

太虛大師年譜目錄

- 一八八九（清光緒十五年）大師生
- 一九〇九（宣統元年）二十一歲
- 一九一二（民國元年）二十四歲
- 一九一四（民國三年）二十六歲
- 一九一九（民國八年）三十一歲
- 一九二一（民國十年）三十三歲
- 一九二三（民國十二年）三十五歲
- 一九二五（民國十四年）三十七歲
- 一九二六（民國十五年）三十八歲
- 一九二八（民國十七年）四十歲
- 一九三〇（民國十九年）四十二歲
- 一九三一（民國二十年）四十三歲
- 一九三二（民國二十一年）四十四歲
- 一九三四（民國二十三年）四十六歲
- 一九三五（民國二十四年）四十七歲
- 一九三六（民國二十五年）四十八歲
- 一九三七（民國二十六年）四十九歲
- 一九三九（民國二十八年）五十一歲
- 一九四〇（民國二十九年）五十二歲
- 一九四一（民國三十年，）五十三歲
- 一九四四（民國三十三年）五十六歲
- 一九四七（民國三十六年）五十九歲

太虛大師年譜

一八八九，清光緒十五年，大師生

十二月廿八日（一八九〇年一月八日），生於浙江省海寧縣長安鎮。乳名淦森，世農工，父呂駿發，原籍石門縣。母張氏。

一八九〇，光緒十六年，二歲

秋，父去世，年二十八。

一八九三，光緒十九年，五歲

夏，生母張氏改嫁李家。太虛依外祖母周氏居於離長安鎮三里之大隱庵。次舅子綱設蒙學於庵，太虛從學讀書，學名沛林。

是年起，常患瘧疾，發則纏綿數月，體虛弱。雖隨舅氏讀書，然以體弱多病，時學時輟；強記善忘，二、三年來，直等於不讀。

一八九六，光緒二十二年，八歲

從舅讀書於錢塘江邊之蒙館，受四書。聽舅氏講解，兼及今古奇觀之類，解力日漸萌發，能對三、五字聯。

一八九七，光緒二十三年，九歲

是年，大師從舅還大隱庵。秋，隨外祖母至安徽九華山進香，中途經平望小九華寺，鎮江金山寺，並入寺瞻禮。往返二三月，為遠遊之始。

一八九八，光緒二十四年，十歲

正月，隨外祖母朝普陀山，住天華堂。順道禮寧波之天童、育王、靈峰諸刹；於寺僧生活，深致歆慕。八月，戊戌政變。冬，外祖父張公其仁卒，年七十餘；舅家日趨衰落。

一九〇一，光緒二十七年，十三歲

春，大師入長安鎮沈震泰百貨商店為學徒。夏，大師生母張氏去世，年二十八，遺李姓子女三。八月，政府令各省州縣設學堂。佛教之寺院寺產，由是漸有被提及被佔者。是年，外祖母離大隱庵，別住某村小庵。

一九〇二，光緒二十八年，十四歲

年初，大師以瘧疾時發退業，還依外祖母於某庵，養息溫讀。年來漸有文思，始學為文。冬，去石門縣祭掃祖塋。大師承外祖母意，擬變賣或租賃祖遺產業，得資供膏火，以事科舉。未為族人所允可，仍回長安。

一九〇三，光緒二十九年，十五歲

是年，大師入長安朱萬裕百貨商店作學徒。然以體弱不堪（為店主）作繁瑣

家事，未能安心學習，時憧憬於佛門之自在。

一九〇五，光緒三十年，十六歲

四月初，大師藉故離長安，擬去普陀山出家。五月，大師出家於蘇州木瀆澣墅鄉。初離長安，展轉抵平望。散步鶯豆湖邊小九華寺；猛憶九歲之秋，曾隨外祖母入寺晉香。宿緣契合，因入寺求度。士達監院允之，攜往蘇州木瀆澣墅鄉某小廟，爲之剃落，法名唯心。九、十月間，士老挈大師往鎮海縣，依師祖樊老於團橋鎮之玉皇殿；爲立表字太虛。樊老慈祥護惜，見其有瘡疾，爲求醫藥，病乃漸愈。十一月，樊老陪大師往寧波天童寺受戒。戒和尚寄禪（註一），教授阿闍黎了餘，尊證阿闍黎道階（註二），開堂師傅淨心，見大師年少質美，咸以法器相許。時戒弟兄爲大師屬意者，有普陀山昱山。

十二月，寄老識大師神慧，囑樊老加意護持，爲修書介紹，往依寧波永豐寺歧昌（註三）受經。

是年，日僧水野梅曉來華。助寺僧於長沙辦湖南僧學堂，以抵制官紳之佔寺奪產；爲中國僧寺辦學保產之始。

一九〇五，光緒三十一年，十七歲

是年，大師從歧老受法華經。間閱指月錄、高僧傳、王鳳洲綱鑑。始以禪錄中「話頭」默自參究。是年，中國同盟會成立於東京。

一九〇六，光緒三十二年，十八歲

春，大師進受楞嚴經，兼習詩文。時圓滄（註四）每袖詩過訪歧老，大師因得與爲文字交。

大師初住禪堂，習爲禪堂生活。一夕，大師入丈室請益，問：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」和尚（寄老）下座，扭住大師鼻孔，大聲斥問：「是誰？」大師擺脫，禮拜而退。

其後，受道老器識，命移住法師寮。飯餘，爲講教觀綱宗、相宗八要。每與圓滄、會泉，學立三支比量。大師於法師寮，得讀弘明集、廣弘明集、法琳傳等護教文獻，遠植日後弘護佛教之因。七月望，「佛教自恣日」，大師於天童御書樓，與圓滄訂盟爲弟兄。圓滄手書盟書，今猶存。

是年（「出家二年」），大師初攝肖影，且自爲題（昧盦詩錄）：『你！你！我認識你！我認識你！你就是你。你自題』。

一九〇七，光緒三十三年，十九歲

是年夏，大師再去天童，聽道老講楞嚴經。閱楞嚴蒙鈔，楞嚴宗通，愛不忍釋。暇從道老受相宗八要及五教儀，於教義乃略植初基。秋，辭歧老，去慈谿汶溪西方寺閱大藏經。初以道老讚歎閱藏利益，心生嚮往。圓滄力贊其成：初爲修書介紹，次復親送大師去汶溪，西方寺閱藏。同閱藏經者，有淨寬（後爲鎮江金山寺方丈）、本一（後爲沙市章華寺方丈）、昱山。昱山（法名慧月，別署懶石，常州人，出家於普陀山普慧菴）與大師同戒，『朝夕晤對，研究唱和者，間續歷二三

載。真摯高純，爲（大師）生平第一益友』。

冬，大師閱般若經有省。蛻脫俗塵，於佛法得新生自此始。如自傳（三）云：『積月餘，大般若經垂盡，身心漸漸凝定。一日，閱經次，忽然失卻身心世界，泯然空寂中，靈光湛湛，無數塵刹煥然炳現，如凌虛影像，明照無邊。座經數小時，如彈指頃；歷好多日，身心猶在輕清安悅中』。旋取閱華嚴經，恍然皆自心中現量境界。伸紙飛筆，隨意舒發，日數十紙，累千萬字。所有禪錄疑團，一概冰釋，心智透脫無滯。所學內學教義，世諦文字，悉能隨心活用。

是年秋冬，大師目光忽成近視。

一九〇八，光緒三十四年，二十歲

初春，溫州華山（雲泉）來西方寺。華山蓋開僧界風氣之先者！見大師神慧，乃爲力陳世界與中國之新趨勢，及佛教非速革流弊，振興僧學不爲功。時大師禪慧資心，頗不謂然，與辯十餘日而莫決。因請觀其所攜新籍（康有爲大同書，梁啓超新民說，章太炎告佛子書、告白衣書，嚴復天演論，譚嗣同仁學），不覺爲之心折，遂與華山訂莫逆交。大師以佛學救世之宏願，由此勃發，一轉先之超俗入真而爲迴真向俗。

一日傍晚，諦老（註六）答學眾問次，明「七識無體，八識有體爲別」。大師就理申問，詰難數番，諦老爲窄眙半嚮。聽眾有非議者，諦老初不以爲忤。

大師於小九華，識革命僧棲雲。從棲雲讀及孫文與章太炎之民報，梁啓超之新民叢報，鄒容之革命軍等。

時寄老主辦寧波（府屬）僧教育會，大師與圓滄、棲雲襄贊之。先數年，清廷廢科舉，興學堂，各地教育會，每藉口經費無著，提僧產充學費，假僧舍作學堂。僧界遑遑不可終日。日僧水野梅曉、伊藤賢道等乘機來中國，誘引中國僧寺受其保護；杭州即有三十餘寺，歸投真宗之本願寺，遇事即由日本領事館出爲維護。事發，清廷乃有保護佛教，僧眾自動興學，自護教產，另立僧教育會之明令。浙江之寄禪、松風、華山，江蘇之月霞，北京之覺先等，先後相共致力於自動興學之舉。時僧教育會會長有二：一出家長老，一地方士紳。惟長老多無能，士紳多土劣，僧寺雖負擔經費以興學，辦理多難完善；。冬，寄老應江蘇省僧教育會之邀，參加（鎮江金山寺）成立大會，大師與棲雲隨行，各有演說。

註：

一. 寄禪，法名敬安，湘潭人。年十八（同治七年），投湘陰法華寺出家。於歧山悟入心地。尋至阿育王寺，燃指供養舍利，因自號八指頭陀。少失學，長而善詩，海內士大夫稱之。光緒二十八年，來主天童。任賢用能，百廢俱舉；夏講冬禪，一無虛歲，天童稱中興焉。是年，年五十四。

二. 道階，法名常踐，湖南衡山人。從南嶽默庵學，宗天臺而兼賢首、唯識。是年，寄老請講彌陀疏鈔於天童，時年三十七。

三. 歧昌，別署水月，鄞縣人。少出家於江東永豐寺。能詩文，精音聲佛事，以表唱水陸懺文名於時。歧老無疾言，無遽色，品德粹然而精，大師歎為不能及。時年五十一。

四. 圓滄，法名宏悟，福建古田人。年十九，投鼓山出家。曾從天寧治開習禪。二十六歲，來天童，依八指頭陀參究禪宗。是年，年二十九，漸以擅長文字見稱。夏，大師入天童，聽道老講法華經，始知佛與仙神不同。曾覆講「十如是」章，瓶寫無遺，聽者無不驚異。

五：太白名山即天童。今悟，為圓滄出家時之法名，乃曹洞宗派，「耀古復騰今」之今。其後，接寧波七塔寺法，乃改名弘悟，故與「圓滄法師事略」不同。又，奎煥樓乃樓之正名；以樓藏清帝御書，因俗稱御書樓。樓有關帝像；然自圓滄主席天童，改建法堂上層為藏經樓，即移供關帝像於法堂樓上。圓滄時年二十九，能屈交十七齡未滿之大師，眼力實有足多者！秋初，仍回永豐寺續受楞嚴，兼閱四書五經。冬，樊老朝峨嵋山回，購得滋補參藥，授令服之；多年痼疾，霍然全愈，色身日臻康健。

六：諦閑，法名古虛，浙江黃巖朱氏子。業藥，困於資，光緒六年投臨海白衣寺出家。九年，初聽法華於敏曦。十二年，初講法華於杭之六通。一再掩關於慈谿蘆山寺，溫州頭陀寺。參禪於金山；得天臺教法於跡端融。法緣甚盛，為當時講師巨擘。是年，講於七塔寺，年五十（寶靜「諦公老法師年譜」；鮑海秋「諦閑法師幼年略狀」）。時圓滄以某寺寺產糾紛，開罪寧波官府，被拘禁於縣衙。大師致函寄老，俠情噴湧，怪其不為營救，語涉過激。寄老來七塔寺，面施呵責；大師乃不待法會終了，避之於平望小九華寺。

七：棲雲俗姓李，湘人。弱冠出家，嘗從寄老參學。歷數年，捨而去日本留學，加入同盟會，與徐錫麟、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。時雖西裝革履，猶復時以僧裝隱僧寺。秋，得寄老諒解，乃返甬。時棲雲以革命嫌疑，陷吳江獄。大師懇樊老，為求寄老向蘇撫（寄老詩友）疏解，因得開脫。

一九〇九，宣統元年，二十一歲

春，大師就學於南京祇洹精舍。凡半年，於古文及詩頗多進益。楊仁老授楞嚴，蘇曼殊授英文，諦老任學監。同學有仁山、智光、開悟、惠敏等；與梅光羲、歐陽漸、邱晞明，亦有同學之誼。

再回西方寺，閱藏過年。是年，道老任北京法源寺住持，北方佛學漸興。圓澠住持寧波接待寺，並辦佛教講習所。大師期望之甚深，賦詩持贈：

『會入一乘皆佛法，纔皈三寶即天人。當爲末劫如來使，刹刹塵塵遍現身。
『三千世界真經典，剖出微塵也大奇！珍重斲輪運斤手，總令機教得相宜』！

一九一〇，宣統二年，二十二歲

正月，棲雲自廣州來西方寺，邀大師去廣州。與廣州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月賓，協助組織僧教育會，未成。

夏，粵僧誌光及魯少皞、鄒海濱、潘達微等，發起於華林寺，迎月賓及棲雲與大師講佛學。大師旋就誌光之獅子林，組設佛學精舍，按時講說。講次，編出「教觀詮要」，「佛教史略」，爲大師講學著述之始。

「教觀詮要」，大師思想自由之適新精神，躍然可見。如云：『善學佛者，依心不依古，依義不依語，隨時變通，巧逗人意。依天然界、進化界種種學問、種種藝術，發明真理，裨益有情，是謂行菩薩道，布施佛法。終不以佛所未說而自畫，佛所已說而自泥，埋沒己靈，人云亦云』。

「佛教史略」，大師思想之特色，充分流露。其一，論歷史之演變重乎人，有望於英雄佛子之興。如云：『脫有馬鳴、龍樹、無著、天親其人，乘此世界文明過渡之潮流，安知其不能化而爲世界佛教之中興與全盛時代乎！人能宏道，非道宏人，歷史第爲英雄之譜牒，寧不信哉』！『余所以一念及而今而後之佛教，每不禁英雄佛子是祝焉』！其二，論佛教之趨變爲世界佛教，宜變出家本位而重在家。如云：『我國佛教之不發達，以佛學拘於僧界，以僧界局於方外阻之也。……其以僧界拘方外局者，皆取形式而不取精神者耳！然今日之中華民國，既度入世界時代，政教學術無一不變，佛教固非變不足以通矣』！『我佛教等視眾生猶如一子，……豈規規然拘親疏於緇白之間哉！維摩詰、李通玄，皆在家之菩薩也。今世之學士，苟有抱偉大之思想，沈重之志願，深遠之慈悲，宏毅之魄力者，荷擔此救世之大使命，是則尤喁喁深望者也』！

是秋，月賓退住持職。眾以大師得粵中達官大紳推重，因舉爲雙溪寺住持；是爲大師住持寺院之始。十一月，與粵中詩僧秋澄，去肇慶訪易哭庵，遍遊鼎湖山、七星巖諸勝。存「舟過羚羊峽」、「鼎湖蓮洞」諸詩。

是年，大師在粵頗與黨人相過從。交有潘達微、莫紀彭、梁尙同等；以是閱及托爾斯泰、巴枯寧、蒲魯東、克魯泡特金、馬克斯等譯著。大師之政治思想，乃由君憲而國民革命，而社會革命，而無政府主義。

是年，江蘇成立僧師範，月霞、諦閑主持之。

一九一一，宣統三年，二十三歲

春，大師講維摩詰經於白雲山。發起改雙溪寺爲摩訶講園，並爲序。大師唱

道之諸宗平等，各有殊勝之義，序文亦見端倪。如云：『竊謂禪教淨律，實須各殊其途，直指旁通，方能普同其歸。唯各盡其分，乃各成其用；唯各成其用，乃各盡其性。全其性，則無乎不具，而實未嘗離乎此，故曰：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」』。

大師與黨人往還日密。黨人間多豪放不羈，大師與之俱化，自謂乃不復若昔之循謹。然各種祕密集會，已時參預。令我煅煉敢以入魔，敢以入險的勇氣豪膽者，亦由於此。黨人殉者，叢葬於黃花崗。大師哀之，作「弔黃花崗」七古。

廣州革命失敗，棲雲為官方所逮，大師弔黃花崗詩，涉革命嫌疑。官方猶以太虛為雙溪寺住持，發兵圍白雲山，索之不得；太虛得訊，匿居潘達微之平民報館。

秋初，大師應寄老召，至天童。時以推行地方自治，佔寺奪產之風益急。諸方集會上海，商推寄老進京請願。大師為擬請願保護及改革振興佛教計劃書。大師應昱山招，三至西方寺閱藏，凡月餘。八月十九日，武昌起義；不旋踵而各方響應。冬，遊慈谿觀音寺；又隨了老訪赭山心愷。

大師養疴於寧波西河沿之觀音寺；寺為瑛老所住持。

江浙光復後，大師即出甬，漫遊滬杭以及江淮。以思想言論之相近，與之聲應氣求者，首為（江亢虎領導）中國社會黨人。

一九一二，民國元年，二十四歲

一月一日（「辛亥十一月十三日」），孫文就臨時大總統職於南京，通令改用陽曆。

大師抵南京，發起組織佛教協進會，設辦事處於毘盧寺。因社會黨員戚君，晉謁孫總統；令與祕書馬君武接談，於協進會事，得其贊可。

大師與仁山等，開佛教協進會成立會於鎮江金山寺，有「大鬧金山」事件，震動佛教界。大師自謂：『我的佛教革命名聲，從此被傳開，受著人們的尊敬，或驚懼、或厭惡、或憐惜』。

二月，清帝遜位；袁世凱就總統職於北京。四月一日，大師應寄老召，於上海參加中華佛教總會。是日，開會於留雲寺，惟以籌款助餉，請求保護為事。大師起而演說：『政府保護僧寺，係當然責任。僧獻軍糧，乃人民當然義務。僧不須以捐獻求政府保護，政府亦不應以保護僧寺要僧籌餉』。

其時，大師本平等普濟之佛法，究談各種社會主義。夏，遊平湖。「當湖泛舟」，訪瀛洲書院。作「懷故人詩八首」。民元前詩文契友，略見於此：「湛庵禪長」豁宣，「明微論師」昱山，「琴志樓主」，「豐城劍人」盛季瑩，「澹寧道丈」汪莘伯，「君木居士」馮君木，「心[山微]畫哲」潘達微，「尙同文俠」梁尙同。

秋，承鐵巖邀，與之偕遊紹興，盤桓二三月，因與劉太白、王子餘、楊一放、王芝如、楊小樓、陳誦洛等交。時為文刊於紹興公報，為普及教育、立憲政治等之宣導。

是年，楊仁老卒。金陵刻經處事，由歐陽漸主持。

一九一三，民國二年，二十五歲

一月八日，寄老入寂於北京法源寺。噩耗南來，大師作「心喪八指頭陀」以誌哀悼：『相隨學道白雲層，棒喝當頭領受曾。從此更無師我者，小窗垂泣涕如繩！『萬樹梅花竟埋骨，一輪明月孰傳心？遺詩自足流千古，翠冷香寒憶苦吟』。

大師於法門師匠，獨折心於寄老，蓋其魄力雄厚，志願堅毅，非一般師家可比。寄老亦期望大師甚殷：『嘗召之至丈室，端容霽顏，縷告以生平所經歷事。並述孟軻氏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一章，勉余（大師）習勞苦而耐枯冷』。

二月，太虛在寄禪追悼會上，提出教理、教產、教制三大改革。計畫組織「佛教弘誓會」，撰寫緣起及組織章程，並擬刊行《宏願雜誌》。

大師所撰（弘誓研究會改組而成）佛教弘誓會章程，可據以窺見大師初期佛教革新之主張，摘略如下：

名義 一 佛教弘誓會，為佛教中之特別團體。

宗旨 一本會以四弘誓願為宗旨。

事業 一甲、利人：當組織宣教團、慈善團、編譯團。

乙、兼利：當修習止觀、改組教團、組研究社、講習所。

丙、自利：當勤修戒定慧，息滅貪瞋癡。

入會 一甲、個人入會：不論僧俗，不拘國籍，凡信仰佛教熱心佛學者。

乙、寺院入會：一、由住持者自願將所住持寺院，加入本會，每年當負保護之責。二、凡寺院完全加入本會者，由本會派人住持，即為本會所公有，皆由本會調處，不得復以私人資格佔為己有。

會員 一甲、權利：會員有受本會保護、教育之權利，有選舉被選舉之權利，有被推為本會寺院住持之權利。

乙、義務：會員有維持本會經濟，信從本會宗旨，遵守本會規約，擴張本會勢力，進行本會事業之義務。

丙、規約：會員當互相警策，互相親愛，遵佛教誡，同心協力，廣行慈善。

地址 一以寧波觀宗講寺為本部，各地由會員發起分設支部。

三月，發起組織「維持佛教同盟會」，撰章程及宣言。論維持佛教，有不可無者五：「不可無自由組合之團體」，「不可無勇猛犧牲之精神」，「不可無受學求教之志願」，「不可無實行博愛之籌備」，「不可無安心立命之修證」。思為自由信仰，感情聯繫，精神一致之自由組合以建設理想僧團。此仍佛教協進會、佛教弘誓會之精神而來。三十一日，「中華佛教總會」正式成立於上海，太虛任《佛教月報》總編輯，作〈上佛教總會全國支會部聯合意見書〉、〈上參眾兩院請願書〉。

大師未出席大會，有「上佛教總會全國支會部聯合意見書」，提議七事：其重要而富有意義者，為：『佛教財產，應為佛教公有。……根本解決之法將奈何？則宜採行集產制度。……必有一法以相輔而行，始無障礙，則個人不得傳法收徒是也』。寺產為僧眾公有，而中國以適應宗法制度，創立剃派法派，形成變相家庭。大師始終反對之。所謂集產制度，蓋總集佛教寺產為佛教公有，僧侶則按勞分配而各取所值。餘如「增設懺摩宗」，專為人誦經禮懺，『與其餘各宗，不致混淆，有妨專修』。「增設異方便宗」，『以五戒十善為基，念佛往生為歸；使善男信女皈依者，皆為有統系之組織』。此二，即後來「法苑」，「正信會」之濫觴。『至於服制，則除袈裟直裰之禮服外，他項似不妨隨俗』。僧裝之革新，此固大師當日率先身教者。

八日，北京開第一屆國會；大師有「上參眾兩院請願書」。略謂：『籲請貴會：根據信仰自由一條，實行承認政教分權。凡佛教範圍內之財產、居宅，得完全由佛教統一機關之佛教總會公有而保護之，以興辦教育、慈善、布教等事業。……否則，亦宜根據一律平等之條，切實保護；并規定佛教徒（僧眾）同有參政之權』。

五月十三日（「四月初八日」），佛誕，大師主編佛教月報創刊。時住上海佛總會辦事處。

是年佛誕，道老於北京法源寺，舉行佛誕二九四〇年大會；朝野畢集，盛況空前。上海亦有舉行，大師（為清海作）筆述「佛誕紀念會演說」，主張：『今年以後，當遵用陽曆四月八日為佛誕』。

年來，大師與新社會黨（沙淦等組織，即紅旗社會黨）過從甚密。時大師以為：『無政府主義與佛教為鄰近，而可由民主社會主義以漸階進』。

是年二月在延慶觀堂之講辭，可據以見良心與革命之如何統一：『人之處事，貴真率耳！德莫德於真，賊莫賊於偽。古之聖賢豪傑，無不成於真也。然偽亦出於古之聖賢豪傑，故老子有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之說。……嗚呼！演及今世，

人智益開，人偽彌甚！袞袞諸公，集大事而享大名者，察其表，觀其言，聖賢豪傑，誠何多讓！但苟一揭去其假面目，則黑暗之裏幕，醜穢雜肆，殆令人不可響邇！此所以真潔高尚之士，憤之嫉之不能自己，慨然欲披髮入山，抱石沈淵，以謝此五濁惡世也！然而悲天憫人之念，梗於胸次，嘗思扶偽披真，必有一根本解決之道，期有以一洗現社會之偽習，促人類黃金時代之實現。太虛不敏，略有一得，請就此以貢陳諸君之前：『名譽者，事行之所著而社會所以酬有功者也。……名譽一成，即為名譽所累。而惜名之甚者，動止顧忌，言行多諱，當為而不敢為，不當為而為，乃無往而不以偽！……若是者，皆終身一名之奴隸而已！縱得名垂萬世，既已自喪其真，復以偽熏偽，流偽毒於天壤，亦罪人之尤者耳！……故吾人立身行事，莫若以真。真何所憑？亦自憑之「良心」而已。「良心」者，萬物之端也。純任良心者，一動一止，一言一行，雖舉世譽之不加勸，盡人毀之不為沮。心如直弦，無所遷就，活潑潑地，不受汙染。維摩曰：「直心是道場」，此也。孟子曰：「浩然之氣，至大至剛」，此也。陽明子曰：「但憑良知，即知即行」，此也。莊子曰：「是進於知者」，此也。無恐怖，無沾滯，無趨避，無顛倒，故大真實人即大解脫人』。

九月，佛教月報以費絀停刊，大師離職去，不復與聞佛教會事。大師於佛教月報（共出四期），嘗發表「致私篇」、「宇宙真相」、「無神論」、「幻住室隨筆」等。致私篇曰：『天下亦私而已矣，無所謂公也』。極力發揚「真我」論，即陸子「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」之義。無神論宣言：『無神即無造物主，亦無靈魂，而一切皆以無為究竟者也』。所論頗為徹底（遮他邊）！論宗教政治之進化階程，實為一極重要之卓見！論云：『余常有一種理想，往來胸次而未嘗吐之言說；因與無神論略有關係，請附及之——蓋政治與宗教界進化之較量也。政治界之進化，由酋長而君主，由君主而共和，由共和而無治（指無政府主義）。宗教界之進化，由多神而一神，由一神而（無神）尚聖，由尚聖而無教。……愈演愈進，世界底於大同，則政治既歸無治；宗教亦即無教，即無神之佛教，亦於以得免忘睇，得魚忘筌，而不復存其名詞矣』！

一九一四，民國三年，二十六歲。

一月，值寄老周年祭，大師撰「中興佛教寄禪安和尚傳」，以誌哀思。

自「佛教協進會」及「中華佛教總會」遭受挫折以來，太虛於佛教頗抱灰心失意。春，太虛決定收拾身心，於佛法再作一番沈潛鑽研的工夫。

十月，大師掩關於普陀山之錫麟禪院，印老來為封關。作「閉關普陀」四律以見意。顏其關房曰「遯無悶廬」，自署曰「昧龕」，作「梅岑答友」以謝諸俗緣：

『芙蓉寶劍葡萄酒，都是迷離舊夢痕！大陸龍蛇莽飛動，故山猿鶴積清怨。三年化碧書生血，千里成虹俠士魂。一到梅岑渾不憶，爐香經梵自晨昏』。

在關中，坐禪、禮佛、閱讀、寫作，日有常課。初溫習台、賢、禪、淨諸撰集，尤留意《楞嚴》、《起信》，於中國佛學深契綱領。世學除諸子典籍外，間及各種西洋譯著。因粵友佩崗崑父請，即舊作「無神論」之彈破造物主者而更審決之，作「破神執論」。是年，作「震旦佛教衰落原因論」，列舉化成、政軛、戒弛、儒T、義喪、流瀛六事。

一九一五，民國四年，二十七歲。

春，致力於三論玄疏，於百論疏契其妙辯。大師關中著作，首成『佛法導論』。論凡七科：一、緒言，二、小乘，三、大乘，四、小乘與大乘之關係，五、佛法與人世間之關係，六、佛法與中國之關係，七、中國佛教之整建與發揚。論小乘以三句攝：「了生死為因，離貪愛為根本，滅盡為究竟」。論大乘亦以三句攝：「菩提心為因，大慈悲為根本，方便為究竟」。論小大之關係，則「小乘是大乘之方便行」，而後世人師，則「無寧先令悟菩提心」。從佛法而論及適行今世，為大師當時之佛法概觀。

其後，繼作「教育新見」、「哲學正觀」、「辨嚴譯」、「訂天演」、「論荀子」、「論周易」、「論韓愈」、「百法明門論的宇宙觀」等論文。大率以佛理論衡世學及世學之涉及佛法者，折其偏邪，誘攝世學者以向佛宗。如以圓覺經之四相以論哲學之優降，以十二緣起格量天演，以唯識論荀子等。教育新見，立「相對的個人主義」，以『養成人人皆為自由人，使就其各個人之相對者（對個人、對家庭、對社會、對國家、對世界），化合之而能經營其自由業』為教育鵠的，揭示「大同世界圓滿生活之教育」，最能表現大師融合社會主義與佛法，由人類一般而階進大乘之思想。

是春，了老任普陀山普濟寺（前寺）住持，大師每為主文稿。五月九日，袁政府部分承認日本二十一條之要求。夏初，許良弼來訪，以「辨嚴譯」各篇，集題曰「嚴譯小辨」，付之刊印流通。

是年夏起，專心於楞伽、深密、瑜伽、攝大乘、成唯識論，尤以唯識述記及法苑義林章用力最多，將及二年之久。時又涉覽律部，留意於僧制。而後知：『整僧之在律，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，奉以為能令久住正法、饒益有情之圭臬』。

時大師『哀華人之盲趨冥行，及悲歐蠻之大相斫』，作「墨子平議」。末曰：『彼海西諸族，殆皆墨翟之苗裔歟！夫癡見共流，愛慢同穴，無所簡擇而務馳騁，

亦苦樂雜然相進而已矣！亂之上也，治之下也。此風今日且靡靡天下，一墨則不足以相掄，眾墨則適足相撓鬥。毘墨之道，一往而無所回顧，則今之世，其去吾人所愛之和平，益以遠矣。悲夫』！

秋，與陳誦洛書，爲論墨子，泛及先秦學術。是秋，大師讀及陳某「中國之阿彌陀佛」，歷言日本密宗之教義。乃有一究密宗之心。

是年冬，大師痛於管理寺廟條例，審度時勢，欲據教理教史以樹立佛教改進運動，乃作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，爲一經意之結撰。本論內容凡四品：

一、論僧，以『中國本部有八十萬僧伽』爲準。別佛徒爲住持部，信眾部，與章太炎之建立宗教論同。其言曰：『非捨俗爲僧者，不足證法身，延慧命；非信僧居俗者，不足以資道業，利民生』。『漢土所流傳尊崇者，其學理全屬大乘系統，而律儀則重聲聞乘。內秘菩薩行，外現聲聞相，漢土佛教化儀之特色乎！……在俗菩薩，既攝在人天乘，則形儀隨俗而不能住持像教。入僧菩薩，則攝在聲聞，聲聞乘眾以波羅提木叉爲師，依毘奈耶處住』。此以住持佛教之責，屬在僧眾，故嚴爲訓範，以佛法之修習爲中心而旁及近代思想，以備弘揚佛法，覺世救人。取僧伽之形儀，重菩薩之精神，爲大師整僧之根本意趣。

二、論宗：『上不徵五天，下不徵各地』。統隋唐來大乘以爲八，小乘附焉。曰：『務使八十萬僧伽，皆不出於八宗之外，常不毘於八宗之一。始從八，最初方便學，門門入道；終成一，圓融無礙行，頭頭是道』。『然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，此之八宗，皆實非權，皆圓非偏，皆妙非羸；皆究竟菩提故，皆同一佛乘故』。

大乘八宗，各有特勝而無不究竟，平等普應，爲大師此期思想綱要。此上承藕益之說而發者。所論分宗專學，頗足針對由來僮侗之病：『初學貴在一門深造，乃能精義入神。久修自知殊途同歸，寧慮局道相斫！所謂「方便有多門，歸元無二路」者也。數百年來，學者病在汗漫，惟汗漫乃適成紛拏。佛法深廣，人智淺狹，取捨莫定，茫昧無歸；以故學不精察，心不明了。……欲祛斯病，則端在分宗專究耳』。

三、論整理制度，分教所、教團、教籍、教產、教規，別別爲之議制。實行集產制度；立法苑、蓮社（即懺摩與異方便）；均同舊議。惟「曆制」主月曆，「衣制」主袍衫如舊，傾向於僧儀之保守，與昔革命時代不同。四、論籌備進行：分三期，以達到政府之廢除管理寺廟條例，承認政教分離，由僧伽自組統一自主之僧團爲鵠的。然上須得政府之承認，下須得僧眾之願意，殊未易實現；『所以必須籌備圓滿，時機成熟，乃得張而施之，而未可鹵莽從事焉』。

統觀本論，依乾隆舊籍，而定論現今僧數之多；以江浙一隅，而例論全國教產之富，均不符實際。所論大乘八宗，上不徵五天，則其源塞；下不徵各地，則其流隘。局於中國內地，拘於舊傳八宗，不獨有武斷之嫌，且亦無以應國際文化交流之世。況大乘八宗，其時或形骸僅存，或形質久絕，乃必欲八宗等暢，寧復可能！尤以「政教分離」，決非中國政情所能許！富思考而未克多爲事實之考察，自不免智者之一失！然所論僧制之改革，要爲唯一有價值之參考書。

大師又作「人乘法論」，以為在家信眾（正信會）之道德軌範。使五戒十善之佛化，得以深入民間，而達改良社會、政治、風化之益。由此正信會之普及，與前住持僧之深入，期以實現佛教救世之精神。「禪關漫興」，亦是冬作，可據以見關中之生活心境：

『海島幽棲似坐船，管寧傳說隱樓顛。心齋恰是涵虛白，門閉原非草太玄。
縷縷爐香經案靜，重重燈影佛臺圓。易驅惜命偷油鼠，難護輕生赴火蝸。
半壁圖書連坑澗，滿壺冰雪耐熬煎。慣聞喜鵲牆頭叫，默透馴蛇瓦眼穿。
送到寺鐘催早起，榻來吟伴擾遲眠。詩思偶逐秋聲壯，瘡勢曾因暑病添。
卻憶狂風驚拔木，每臨清沼念池蓮。雨看千嶂煙嵐積，晴放一房光氣鮮。
老樹窗前青未了，亂山簷下紫堪憐。朝霞燦燦生寒浦，暮色蒼蒼接遠天。
被絮新裝任冬盡，瓶梅斜插欲春研。禪超物外空餘子，鎖斷人間更幾年！
月影夜窺花不動，潮音日說偈無邊。文殊漫把圓通選，此意難教口耳傳』！

一九一六，民國五年，二十八歲。

春初，小病，「病中得聊叟詠雪二絕次韻卻寄」。昱山出關，大師和其圓關詩：『人在永嘉天目間，點紅塵亦不相關。三年牧得牛純白，清笛一聲芳草閑』。六月，袁世凱死，政局日紊。「首楞嚴經攝論」，於是夏脫稿。本論為大師是期專論佛法之名作。楞嚴經為中國佛學之「大通量」：『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，未嘗有一宗貶為權教（？）；應量發明，平等普入』。『該禪淨密律教五，而又各各宗重，各各圓極』（文）。大師本楞嚴以總持大乘，得中國佛學綱要，洵當時思想之結晶！

是（三年）冬，每夜坐禪，專提昔在西方寺閱藏時悟境，作體空觀，漸能成片。一夜，在聞前寺開大靜的一聲鐘下，忽然心斷。心再覺，則音光明圓無際。從泯無內外能所中，漸現能所內外、遠近久暫，回復根身座舍的原狀。則心斷後已坐過一長夜；心再覺，係再聞前寺之晨鐘矣。心空際斷，心再覺漸現身器，符起信楞嚴所說。從茲有一淨[身果]明覺的重心為本，迥不同以前但是空明幻影矣——。乃從楞嚴提唐以後的中國佛學綱要，而楞嚴攝論即成於此時』。又原稿云：『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堪及者』。後修正為：『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——，及從不覺而覺心漸現身器——堪及者』。是則二十八年，猶無悟入楞嚴心境之說。二十九年二月，大師為訪問團員說「我的宗教經驗」，乃始有之。再考之攝論：論初有：『吾別有論，——不出八宗』，即四年冬完成之僧伽制度論。而大師四年夏間，始專究唯識；攝論即多以唯識名義通楞嚴。是則以攝論為民三所作，蓋難取信。大師謂三年冬悟入楞嚴心境，因著楞嚴攝論，殆以近代學者，以楞嚴為華人所造；大師忠於所學，乃不惜為之方便證成歟！今略之以存疑。

是年，大師於唯識義有所悟入。自傳云：『民五，曾於閱述記至釋「假智詮不得自相」一章，朗然玄悟，冥會諸法離言自相，真覺無量情器一一塵根識法，皆別別徹見始終條理，精微嚴密，森然秩然，有萬非昔悟的空靈幻化堪及者』。從此，真俗交徹，表現於理論之風格一變。幽思風發，妙義泉湧，萬非逞辯競筆者能及；因每有肇端而不克終緒之論片，如『成大乘論』，『法界論』，『三明論』，

『王陽明格竹衍論』等作。『夏杪自題』，自稱死於此年，應於此悟有關：『一扇板門蚌開閉，六面玻窗龜藏曳，棺材裏歌薤露篇，死時二十有八歲』。

夏，將日常唱和詩稿，集爲「味龕詩錄」，秋季刊行。適孫中山遊普陀，並爲太虛手題「味龕詩錄」，署姓名於左。大師奉詩一律：『中山先生遊普陀作此即呈道正：「卓犖風雲萬里身，廿年關繫國精神！舒來日月光同化，洗出湖山看又新（民國元年，曾約王文典陪先生赴杭，未果，今聞先生新遊西子湖來也）。佛法指歸平等性，市民終見自由人。林鐘送到歡聲壯，一惹豪吟起比鄰」。五年孟秋之杪，味龕太虛未是草』。十月十九日，（「九月朔」），作『南嶽道階法師小傳』。冬，應陳誦洛浙江月刊索文，爲撰「釋中華民國」。論宗五蘊唯識論義，有『真正之宇宙觀，唯識論也，真正之國家觀，唯民論也』之語。

大師閉關期中，曾有「續宏明集」，「新宏明集」，「佛教詩醇」，「佛教文醇」之選輯，均創始而未竟。

一九一七，民國六年，二十九歲。

二月四日，立春，大師出關。當即遍訪山中知友，紀之以詩：『出關剛值立春日，卻爲立春方出關。山後山前霎時遍，春風浩蕩白雲間』。

出關已，攝影爲紀念。從此剃髮留鬚。老成穩健，非復昔年疏放情態！

時臺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主善慧，建立法會，請圓滄講演佛法，歧老主水陸法事。圓滄以事不克分身，乃介紹大師東行。大師久思去日本，一覬佛教與歐學調劑之方；因要善慧以事畢陪赴日本一行，而定東遊之議。十月，臨行，詩社友人多以詩送行。圓滄有「太虛法師代予遠赴東瀛用木犀香社香用聊當陽關三疊詩」，大師和之：『錫山清夢倦寒香，又說男兒志四方。迦葉當年破顏笑，菩提何處歇心狂！且攜詩鉢貯滄海，待詠梅花傲雪霜。祇恐此行難代得，胸無萬卷玉琳瑯』。

十月，赴臺灣，與日本布教師輪流演說，太虛講「真常之人生」及「佛法兩大要素」，善慧傳譯。太虛寓臺北佛教中學林多日，詢及日本明治維新來之佛教情況，布教歐美，各宗研究及日本僧制等甚詳。

十一月，遊基隆、臺北、新北投、彰化、臺中、鹿港，並在臺中慎齋堂講「我之佛教觀」。

十二月，轉遊日本西京諸佛刹及各佛教大學。十九日，結束二月餘之遊化。考察所得，深覺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有較日本優勝處；於革新僧制之素志，彌增信念。

一九一八，民國七年，三十歲。

一月，大師住寧波觀音寺，集東遊之詩文、遊記，編「東瀛采真錄」。由基隆靈泉寺印行。

八月，與陳元白、蔣作賓、王一亭、章太炎等創立「覺社」，主編《覺社叢書》，開始發表《整理僧伽制度論》，發起佛化覺世的新運動。

九月，大師撰「往生安樂淨土法門略說」。八日，於楊子街寄廬（王國琛家）開講大乘起信論，並編出「大乘起信論略釋」；二十三日講訖。為大師弘化武漢之始。

是月，歐洲大戰終止。十一月（「十月初」），大師主編覺社叢書創刊。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開始發表；並宣布「覺社意趣之概要」，「覺社叢書出版之宣言」。宣言云：『人間何世？非亞美歐洲諸強國，皆已捲入戰禍，各出其全力以苦相抵抗之世乎？民國何日，非南北爭鬥，……惟一派團體為旗幟，惟個人權利為標準之日乎？鐵彈紛射，火燄橫飛，赤血成海，白骨參天。加之以水旱之災，疫癘之禳；所餘鋒鏑疾苦之殘生，農泣於野，商困於廬，士無立達之圖，工墮精勤之業。哀哀四民，芸芸億醜，遂相率而流入乎苟生偷活，窮濫無恥之途。不然，則醇酒婦人，嬉笑怒罵，聊以卒歲，聊以紓死。又不然，則遠遊肥遁，海蹈山埋，廣朱穆絕交之篇，著稽康養生之論。又不然，則疑神見鬼，惑己迷人，妖祥雜興，怪異紛乘（指同善社等）。持世者修羅，生存者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其高者則厭人棄世而獨進乎天。嗟嗟！人道幾希乎息矣！吾儕何心，乃獨皈三寶尊，發四誓願，以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之道倡乎！蓋將以示如來藏，清人心之源；弘菩薩乘，正人道之本也！』

『當此事變繁劇，思潮複雜之世，徵之西洋耶回遺言，理乖趣謬，既不足以應人智之要求，軌範人事。徵之東洋李孔緒論，亦無力制裁攝持此人類之心行矣！於是互偏標榜，競從宗尚，挺荆棘於大道，寶瓦礫為奇珍。輒近更由物質文明之反動，見異思遷，出水入火，播弄精魂，繁興變怪，要皆未改轉其顛倒迷妄之想也。烏乎！菩提所緣，緣苦眾生，諸佛菩薩悲願同切；惟宏佛法，能順佛心。……惟我佛無上正等正覺之教，平等流入大地人類之心中，轉大法輪，咸令自覺；立人之極，建佛之因』。

『乘斯機緣，建斯覺社，固將宏綱異道，普悟迷情，非以徒厭世間獨求解脫也。故本社當修自覺行以回向真如，修覺他行以回向法界一切眾生』。針對中外政局之苦迫，國內思潮之雜亂，發起此佛化覺世新運動。大師晚年自謂：『少壯的我，曾有撥一代之亂而致全世界於治的雄圖，期以人的菩薩心行（無我大悲六度十善），造成人間淨土；這是民國十年以前的事』，所謂「非以徒厭世間獨求解脫也」。覺世救人之道，在乎「立人之極，建佛之因」；以人乘階梯佛乘，亦始終為大師弘法之根本精神。

十一月，任寧波歸元庵住持。

世界佛教居士林，亦是年初創。

一九一九（民國八年），三十一歲

二月二十日（「正月二十日」），覺社講習部，假尚賢堂，請大師開講二十唯識論。劉笠青、史裕如（一如）筆記，成「唯識二十頌講要」。

覺社近得劉笠青、史裕如等維護，因自設社址於愷自邇路。蔣作賓以奉派參觀歐洲戰蹟離去。四月一日（「三月初一日起」），大師於覺社開講觀無量壽經，及因明入正理論等。覺社時有佛教大學部與佛教孤兒院之創議，社員多慮規模大而無以為繼，未獲實現（。是春，大師作「唯物科學與唯識宗學」，「中華民國國民道德與佛教」。大師以唯識之識，含得相分（物質）、見分（精神）、識自證分、證自證分。故以「總含諸法」之真唯識論，方便比擬為近於一元二行之真唯物論，以明唯物科學與唯識之相通。所論唯心之道德，與昔弘誓研究會所講者同。如云：『人復真如之心，道之元也；心契本覺之性，德之本也。其致之也庸易，要在內反而不外驚耳』！五月四日，北京學生為山東問題示威遊行。其後全國學生工人響應，是謂「五四運動」。

六日，北京警察廳將民四之管理寺廟條例，重行布告施行。事先，內務部藉詞清查檔案，指六年章嘉等請立之中華佛教會為抵觸法令、予以廢止。該條例，原由帝制黨參酌諦老草議而成，因帝制傾覆而未見實行。去年諦老入京講經，得交通系要人支持，乃有此重行公布之舉。時諦老商得內務部同意，所製戒牒僧籍，概由觀宗寺專賣。七日，佛誕，大師為黃葆蒼、董慕舒、李錦章剃落於寧波歸源庵。去年葆蒼至重慶，與慕舒、錦章為法友。三人發心深徹，誓願出家專修以事弘揚，以救世人。大師度之出家，字以大慈（葆蒼）、大覺（慕舒）、大勇（錦章）。六月，北京覺先，初因寺廟條例而反對諦老；鄞慈五邑佛教會——時與諦老齟齬日深，亦推竹溪為代表，赴北京請願。竹溪過滬，約大師同行。大師以覺社事委大勇，與竹溪（「五月」）晉京，寓法源寺。奔走月餘，未達取銷寺廟條例目的，而條例亦由是未付實行。

大師在京，歷遊名刹名園。京中學者林宰平、梁漱溟、畢惠康、殷人庵、梁家義、范任卿、黎錦暉等，並先後來法源寺晤談。胡適之曾約晤，大師告以宋明儒之語錄體，創自唐之禪錄。胡因而進為壇經及禪錄之考究。是年夏，留日學生陳定遠，憤日人挾弄喇嘛，回國籌設中國五族佛教聯合會，以期蒙藏內向。適大師在京，乃與道老、覺先參加，並請莊思緘（蘊寬）、夏仲膺（壽康）、湯鑄新（薌銘）、胡子笏（瑞霖）、張仲仁（一塌）、王家襄等，共起提倡以資促成。時黎黃陂居津，大師與陳思遠去津晉謁，為論佛理。惟格於寺廟條例，致佛教會事未成。大師在津，穆穆齋偕之訪黃（鄂）膺白，始與締交。九月，張仲仁等發起己未講經會，推莊蘊寬、夏壽康為會長，請大師講維摩詰經於象坊橋觀音寺。大師隨講出「維摩詰經釋」，文義新穎，言辭暢達，於積集福智資糧，創造淨土，特多發揮。王虛亭、楊榮哉、馬冀平、陶冶公、倪譜香、胡子笏、周秉清等，悉由是起信。王黻彝（尚菩）與黎錦暉（邵西），筆記「經釋」外之口義為「維摩詰經紀聞」。

十月八日，中秋，大師賞月於西山戒壇寺。李隱塵、陳元白聞大師敷講於北京，特自漢口來聽。講畢，因陪遊西山諸勝。

李隱塵、吳璧華、熊希齡等，發起續講大乘起信論，聽眾日多。講畢，秋垂盡矣。十一月五日，大師由天津南下抵南京。翌晨（「十四日」），禮楊仁老之塔。

訪歐陽竟無於支那內學院籌備處；內院時在籌設中。

七日，至滬。即由費範九陪往南通。十日（「十八日」），應張謇（季直）請，講普門品於狼山觀音院，凡三日。且遊覽名勝，參觀建設事業。張謇高弟江謙，時為張謇稱道大師，乃緣成此法會。張氏請大師講經，先以詩請：『此生不分脫娑婆，正要勝煩冶共和。過去聖賢空舍衛，相輔兄弟戰修羅。覺人誰洗心成鏡，觀世豈聞面纈河！師儻能為龍象蹴，安排丈室聽維摩』。

是年，諦老得蒯若木、葉譽虎助，開辦觀宗學舍，成近代佛教之一流。

一九二〇（民國九年），三十二歲

一月七日，彌陀誕，大師為大慈舉行入關禮。玉皇為主席務，大慈次子恭佐（恆演）護侍之（自傳十二）。十日（「十一月二十日」），大師作「太虛宣言」，述整理僧制之志願（文）。

「十一月」，滇督唐繼堯派代表曾子唯來杭，兼電議和代表繆嘉壽，禮聘大師赴滇垣弘法。大師以潮音初編，滇道修遠，辭謝未行。

二月

四日（「十二月十五日」），大師以歐陽竟無之支那內學院章程，有『非養成出家自利為宗旨』語，殊覺藐視僧伽，乃作「支那內學院文件摘疑」。

大師與內院為法義之爭，自此始。其後，內院丘檠（晞明）致函大師云：『以措辭未圓，易啟疑慮，則改為「非養成趣寂自利之士」，亦無不可。要之，非簡出家，乃簡出家唯知自利者。……祛釋疑團，藉免誤會』！舊正月，海潮音創刊。大師發表「覺社宣言」，綜述一年來弘化業績。作「海潮音月刊出現世間的宣言」，略云：『海潮音非他，就是人海思潮中的覺音。……宗旨：發揚大乘佛法真義，應導現代人心正思』。『新思潮者，名之曰現代人心。……第以新思潮之生起，動不由自，唯是隨環境牽動而動（由境界風而動），因不得不動而動（由無明風而動）。……沒有自覺自主的力，也沒有善的標準與真的軌持，不過是糊塗雜亂，混沌齷齪的一代人心的表現罷了！故必須尋出個善的標準與真的軌持，發生出自覺自

主的力量來；乃能順應著這現代人心，使不平者平，不安者安，而咸得其思想之正』。

大師以爲：欲應導現代人心正思，即需發揚大乘佛法真義。大師所推重之大乘真義，即中國臺賢禪淨共依之起信楞嚴。如曰：『大乘佛法的本身，即「眾生心」是。……就我們人類切言之，亦可曰人生心，即是能具能造人生世界種種事物的。……大乘佛法真義，原是人人自心中所本有的。……因爲揭發說明了他，便發生一個覺悟大乘佛法真義的人生心。因爲開發闡明了詮他的經教，便發生了一個發揚大乘佛法真義的海潮音。……將這大乘佛法的真義，稱舉到人海思潮的最高性上去，爲現代人心作正思惟的標準。……將這大乘佛法的真義，宣布到人海思潮的最大性上去，爲現代人心作正思惟的軌持』。

大師被推舉爲西湖彌勒院及大佛寺住持。奘老、士老、大覺等，先後爲之管理。大師仍住淨梵院，時泛一葉扁舟，來往於湖南淨梵、湖北彌勒之間。

四月

大師以新近之思想學術，闡明（三十）唯識論，發揮唯識學之新精神，作「新的唯識論」。

大師卓錫西湖，時與康南海（居蕉石鳴琴）相往來，茗談輒復移晷。大師合彌勒院與大佛寺爲一，復古名兜率寺之舊，康氏爲之書額。

大師時多論評世學之作：「論陳獨秀自殺論」，「昧盒讀書錄」、「論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篇」、「讀梁漱溟君唯識學與佛學」、「近代人生觀的評判」。大師不滿胡適之進化論的歷史觀念，責其抹殺個人之才性，不明佛法所說之心性。梁漱溟時有「唯識述義」公世，右空宗而抑唯識，大師爲論空與唯識，義本一致。於「佛藏擇法眼圖」，評謂：『梁君所言，僅齊三論顯說；其密指者似在禪宗而未能達』。

大師於近代人生觀之評判云：『我以爲：爲人間的安樂計，則人本的、神本的人生觀爲較可。爲理性的真實計，則物本的、我本的人生觀爲較可。至於現代適應上孰爲最宜，則我以爲四種皆有用，而皆當有需乎擇去其迷謬偏蔽之處而已』。離佛法，則世學各有所是、各有所蔽；得佛法以抉擇貫攝之，則各能得其當。大師論衡世學，其方式每多如此。

五月，陳性白來迎大師去武昌。應隱塵、元白、李馥庭等邀請，二十一日（「四月四日」）於龍華寺開講大乘起信論，聽眾甚盛。大師手編「起信論別說」，富禪家筆意；於修行信心分，特有發揮。時講經參用演講方式，開佛門新例。

時國內政局日陷於紛擾割據，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，勢難實行。而俄國革命成功，共產思想日見流行。大師得一新感覺，即僧眾有從事工作，自力生活之必要。乃宣布停刊「僧制論」，發表「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」。次撰「唐代禪宗與社會思潮」，

極力發揚禪者之風格，誘導僧眾以趨向：『務人工以安色身，則貴簡樸；修佛學以嚴法身，則貴真至』。大師以「反信教的學術精神」，「反玄學的實證精神」，「反因襲的創化精神」等，說明禪宗與學術思潮。以「虛無主義的精神」，「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」、「德謨克拉西主義的精神」，說明禪林與社會思潮。於唐代禪者之風格，頗多深入獨到之見。結論謂：『余既以「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」，追攀百丈之高風，以適應傾向中的社會趨勢。復有精審詳密之德謨克拉西整理僧伽制度論，亦以見吾志之不在徒發理論，須見之行事耳』！是年春夏

圓滄講法華、楞嚴於北京。時北五省大旱，法會中發起佛教籌賑會。

七月

（「仲夏之月」），回滬。廣州庚申講經會代表李觀初，已來滬迎候（康寄遙與李同鄉，由是始識大師，發心學佛）。李觀初為國會議員，去秋在京，預維摩法會。南下參加非常國會，因與廣州諸議員，於去冬發起迎大師講經。春間，大師推同學開悟代往。粵方仍盼南行；辭不獲已，乃相偕南下。抵廣州，設講座於東隄議員俱樂部，講佛乘宗要論。論依佛法導言為依，敷衍為八章七十七節；初以「教理行果」統攝大乘諸宗。胡任支譯粵語，與其弟賡支同記錄。皈依者有龍積之等。

八月

粵桂戰事起，龍積之等陪大師與開悟赴香港。陸蓬山、吳子芹等發起，請於名園講佛學三日，開香港宣講佛學之風。

大師留港十餘日，回杭。

時應用進化論之歷史考證法，以研考佛書者日多，大師取極端反對態度，為傳統佛教擔心：『略從日本新出佛書，淺嘗膚受，皮毛亦未窺及，隨便拿來學時髦，出風頭，亂破壞，亂建立』！『這種言論，……不久，於佛教的精神形式，必發生重大變化，故希望以佛教為生活的和尚尼姑，及學佛的居士，都將他研究一下』！

十月

（「九月初」），大師再至武昌。寓皮劍農家，設講座於湖北省教育會，講楞嚴經，編「楞嚴經研究」為講義。講義以攝論為本，略糅餘義而成；十一月十四日（「十月五夕」）編訖。此夕旋聞稍坐，忽覺楞嚴義脈，湧現目前，與唯識宗義相應，因重為科判而殿於研究之末。去年梁漱溟「印度哲學概論」，即以楞嚴為偽；而唯識學風又漸盛。大師殆感楞嚴之將成問題，故為之會通！

大師，時作「論基督教已沒有破壞和建設的必要」，載於新佛教二卷二期。十一月二十四日（「十月十五」），大師於武昌講經會授皈依戒。李隱塵、李時諳、王森甫、

滿心如、陳性白、趙南山、皮劍農、蕭覺天、楊顯慶、孫文樓、劉東青等軍政商學名流，執弟子禮者三十餘人。武漢學佛之風，於是大盛。

湘僧善因（笠居眾生），年來與覺社通音訊。聞大師啓講楞嚴，特遠來與會。大師比年異軍突起，本深厚之佛學素養，以通俗之方法弘教，得京、鄂、滬、粵多數大力者之信護，道譽日隆！而出家僧侶，囿於傳統，拘於宗派，惑於「大鬧金山」之喧染，反而流言四起。觀笠居眾生致德安書，可想見當時情勢：『考太虛法師之行實，及各居士之德行，鮮有不符佛制，如道路所遙傳者。本月十五日，並在武昌講經會弘傳戒律，計男女居士受三皈者九人，受五戒者二十八人，受菩薩戒者十一人，皆當世高年俊傑。……虛師若無過人之德，彼一般高年俊傑，豈肯屈膝膜拜於年輕衲僧之前乎！善因與各居士同住數日，見各居士念佛禮佛，行住坐臥，不肯有稍自放逸之行爲，即在緇門亦難多邁！虛師講經，仍是香華供養，端身正坐，惟不搭衣，無不具威嚴之事。……乃吾輩同侶，心懷妬忌，誹語頻加！座下見地洞徹，幸勿誤聽』！十二月

大師講心經於黃岡會館——帝主宮。史一如筆錄爲「心經述記」。

時信眾之請求皈依戒者踵起，總計達百一十九人。大師乃於心經法會終了，發起漢口佛教會，推李隱塵爲會長，李時諳負責籌備。大師之佛教運動，於武漢日見發展。

十日（「十一月朔」），周拔寰代表湖南趙炎午（恆惕）、林特生、仇亦山等，禮請大師去長沙弘法。是日，大師與善因、李隱塵、陳元白、張錫疇等十餘人，專車去長沙。設座船山學社，講「身心性命之學」三日，法會甚盛。當即發起長沙佛教正信會。

十五日（「六日」），大師等返武昌，商決明年由善因編輯潮音於漢口。

大師於漢口佛教會，講「佛教的人生觀」。所論大乘的人生觀，爲：『圓覺之乘，不外大智慧、大慈悲之二法，而唯人具茲本能。……唯此仁智是圓覺因，即大乘之習所成種姓，亦即人道之乘也。換言之，人道之正乘，即大乘之始階也』。

大師回杭；舟次九江，函覆王弘願所詢唯識義。

一九二一（民國十年）三十三歲

新春

大師鑒於僧寺內外交困，實為佛教復興之大礙；大師乃唱「僧自治說」：『欲實行僧自治，須擯絕撓亂之他力（官府之摧殘，地方痞劣之欺壓）；尤應去除本身腐敗之點，力自整頓而振興之』！

一般學佛者之行不由中，尤為新興佛教前途之危機，特提「行為主義之佛乘」以資警策：『從來為佛教徒者，大多只知以「享受福樂」或「靜定理性」為果。……無論重理解，或重證悟到如何圓妙，都只空理，不成事實，至近乃更厲行。一般知識階級中，或認佛法為達到本體的哲學，或則但認一句禪謎，或則但守一句佛名，或則但以佛的經書、形像、數珠、木魚、蒲團等項為佛事。而不悟盈人間世無一非佛法，無一非佛事』！『吾確見現時學佛的人漸多，大都迷背佛乘，不修習佛之因行。不知一切有益人群之行為皆佛之因行，反厭惡怠惰，其流弊將不可勝言！故大聲疾呼，敢為之告曰：吾人學佛，須從吾人能實行之佛的因行上去普遍修習。盡吾人的能力，專從事利益人群，便是修習佛的因行。要之，凡吾人群中一切正當之事，皆佛之因行，皆當勇猛精進去修去為。廢棄不幹，便是斷絕佛種』！

大師言之若是其剴切沈痛，而學佛者，則終於念佛念咒，了生了死而已！大師以為：『佛的因行，以敬信三寶，報酬四恩為本，隨時代方國之不同而有種種差別』。『在自由的共產主義下』，則以從事農礦、勞工、醫藥、教化、藝術為成佛之因行。『在和平的全民主義下』，則加為警察、律師、官吏議員、商賈等。三月二十三日（「二月」），大師任西湖淨慈寺住持。大師久欲憑藉禪林，以實施理想之改建，為佛教樹新模。適以淨慈虧欠甚巨，無法維持，乃由華山徒屬之因原、如惺介紹，接已故之雪舟和尚法而進院。杭州測量局員王行方、徐柳仙、陸慧生等，發起講經會，請大師於幽冀會館，講唯識三十論。如如記錄，成「唯識三十論講錄」。大師開講於二十四日（「二月十五」），適為進淨慈寺之次日。

大師著手於淨慈寺之興革：取締鴉片酒肉；修濟公殿；嚴飾佛像；陳列佛學書報以公眾閱；改禪堂為角虎堂，以繼永明禪淨雙修之風。且籌辦永明學舍，以作育弘法僧才；設佛教慈兒院，以教育小沙彌。次第推行，百廢俱興。五月，朱謙之來兜率寺，擬從大師出家。朱氏以「將所有佛書，批評一過，從新整理建設起」為目的。大師告以不必出家，為介紹往從歐陽竟無遊。大師提倡佛學，而實不以一般治學方法為是，於此可見。

時大師有「佛法大系」之作。本體為「真如的唯性論」，現行為「意識的唯心論」，究極為「妙覺的唯智論」。以之統論大乘諸宗，為大師大乘三宗論之初型。

二十日，修正管理寺廟條例二十四條公佈。此出程德全請徐總統，乃得撤銷前之卅一條，修正公佈，尚能消極維持。大師嫌其未善，擬「修改管理寺廟條例意見書」三十九條。其特點：一、析別寺廟之性質為宗教寺廟、奉神寺廟、公益寺廟，俾純

正之佛寺，得與耶回教堂同為財團法人（第一條）。二、寺廟之管理人，『權利既視（一般）僧道為重大，賢否尤關寺廟之隆替』，故特定專章以明其責任（第九至十四條）。三、確定寺廟財產之所有權，屬於寺廟自身（第十五條）。寺廟無犯罪之日，但可責諸管理者，寺產不得沒收或提充罰款（第二十條）。對於教徒之繼承私產；收受未成年人為徒；以不正當行為而誘人捐款或入教，確定為應加禁止（第二十六條），而予以處罰（第三十一條）。此雖猶未盡大師之本意，而實寓整頓維持之意。七月五日（「六月初一」），大師於淨慈寺啓講華嚴經之淨行品（自傳十四；海二、五「言說林」）。

講經不數日，杭州白衣寺慧安等諸山住持，摭拾浮詞，誣控大師於官署。事緣大師疏忽，初未循例回拜慧安，因致嫌隙。退居鴻定，以煙癮未除，為大師拒其回寺。乃訴惑溫州同鄉潘國綱，同善社首領張載陽，因有慧安等出面呈控。時縣長王藹南（吉檀），杭紳汪曼鋒等支持大師；而上海新聞界康寄遙等，亦為有力之呼援，其案乃擱置於省署。八月九日，蕭耀南任湖北督軍。蕭與李隱塵有同鄉之誼，故是後大師武漢弘化，頗得其助。

二十三日（「七月二十」），大師應北京辛酉講經會請，離杭北上；過滬，偕史一如同行。九月六日（「八月五日」），大師開講法華經於北京弘慈廣濟寺，十一月七日（「十月初八日」）圓滿。大師依窺基法華經玄贊為講義，周少如（秉清）錄其口說，成「法華講演錄」，逐日載諸亞東新聞。參與法會者，釋遠參、莊思緘、夏仲膺、蔣維喬、胡瑞霖、馬冀平、林宰平、龔緝熙（後出家名能海）、朱芾煌、王虛亭等。大勇自五臺來，李隱塵、陳元白從武漢來，法會極一時之盛。講畢，為平政院長夏壽康等數百人授皈依。

法會期中（「十月初一」起），大師於南池子夏宅，別為蔣維喬等講因明論；為大勇、王虛亭等講金剛經，大勇記之為「金剛義脈」；為遠參講梵網經；為元白領導之女眾，講大阿彌陀經。講說不倦，間有日講七、八小時者。

時北五省旱災甚劇，馬冀平等乘講經會發起金卍字會，以大師領銜通電。馬冀平及道老等辦理數年，教養災童至三、四千人。十月二十七日（「九月二十三日」），大師以善因有病力求回湘，集京中緇素議決：海潮音自十一期起遷北京，由史一如編輯。是年，潮音得唐大圓、張化聲、張希聲投稿，倍有生氣。

日僧覺隨，堅邀大師去日本，以傳學唐代東流之密宗。大師無去意，大勇發心隨行。十一月九日（「十月初十」），大師離京返杭。徐大總統頒贈「南屏正覺」匾額，講經會公推倪譜香陪送。

大師適與張仲仁同車。張以梁漱溟新著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供閱，大師作「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以為評正。梁君比年已迴佛入儒，雖猶稱許佛法為最究竟，而目下不贊同提倡佛法，欲以孔家文化救中國。大師評論之要，如說：『梁君視佛法但為三乘的共法，前遺五乘的共法，後遺大乘的不共法，故劃然以為佛法猶未能適用於今世，且慮反以延長人世之禍亂，乃決意排斥之。其理由，蓋謂東方人民

猶未能戰勝天行，當用西洋化以排除物質之障礙；西洋人猶未能得嘗人生之真味，當用中華化以融洽自然之樂趣。待物質之障礙盡而人生之樂味深，乃能覺悟到與生活俱有的無常之苦，以求根本的解脫生活；於是代表印度化的佛法，始為人生唯一之需要。若現時，則僅為少數處特殊地位者之所能，非一般人之所能也』。『余則視今世為最宜宣揚佛法的時代，一則菩提所緣緣苦眾生，今正五濁惡世之焦點故。二則全地球人類皆已被西洋化同化，外馳之極，反之以究其內情。下者可漸之以五乘的佛法，除惡行善，以增進人世之福樂。中者可漸之以三乘的共佛法，斷妄證真，以解脫人生之苦惱。上者可頓之以大乘的不共法，即人而佛，以圓滿人性之妙覺故。而對於中國，排斥混沌為本的孔老化，受用西洋的科學，同時即施行完全的佛法。以混沌之本拔，則鬼神之迷信破故。若對西洋，則直順時機以施行完全的佛法可也。余所謂完全的佛法，亦未嘗不以三乘的共佛法為中堅，但前不遺五乘的共法，後不遺大乘的不共佛法耳！……明正因果以破迷事無明之異熟愚，則中華宗極混沌、樂為自然之惑祛，而西洋逐物追求、欲得滿足之迷亦除。於是先獲世人之安樂，漸進了生脫死之域，以蘄達乎究竟圓滿之地』。

梁君拘於三乘共法，前遺五乘共之人天法，後遺大乘不共之菩薩法。迴佛入儒，正由其所見佛法之淺狹。然其「眇目曲見」之唾餘，每為時人所摭拾，障礙佛法不淺！

大師回淨慈寺，倪譜香、康南海等以總統匾額送入，反對者亦無如之何。其先，大師離杭，浙江省長沈金鑑，以潘國綱、張載陽關係，撤銷大師淨慈寺住持。大師在京聞之，上訴平政院，事後擱置。關於淨慈寺糾紛，腐僧、土劣、惡吏相勾結，現存大師當時所擬答辯，可以概見一二：

『一、道委指根源為允中法徒，為事實上之錯誤。蓋根源實於允中退住持之後，接已故之雪舟法為住持者。道委殆因其人已死無對證，故為混濛。

『二、根源、鴻定，皆於雪舟故後，繼其法派為淨慈寺住持，太虛何為不可？而淨慈既為傳法寺院，但不紊法派，並出原住持志願，便為正當傳繼；況復經依例呈縣署註冊，及紳眾僧眾送賀，表示贊成，更何有習慣不合，手續欠完之處！

『三、寺院產業，每有由人施入者；然一經施入，即屬寺產，此為常例。前年因合併彌勒院、大佛寺，復兜率寺之古稱。遂將縣公署判屬於彌勒院之宣姓房地，認為宣金彌所施（以彌勒院登記書上，本載明為宣金彌戶而又屬彌勒院者），與彌勒院、大佛寺戶者，俱合為兜率寺戶，以便管業而已。其實此房地屬彌勒院，係太虛聞之僧眾紳眾，據情呈報。倒謂太虛朦蔽官紳，實屬違背！若官斷為宣姓，太虛無爭也。

『四、在鎮江，為創辦佛教協進會，此係團體行為波及者；且事在十年前。在寧波，係由鄞縣某鄉自治委員，准縣諭推舉住持歸源庵。因前住持及債戶與鄉人等有糾葛，控訴鄞縣知事於會稽道（即今錢塘道尹張鼎銘），自退另換。無論其事與住持淨慈無干也，即其事亦何犯教規？

『五、「選賢不符淨慈習慣，已各方公認，應但言傳法」：彼不明承接已故之老和

尚法派以繼住持，乃中國各地叢林常有之例，不獨淨慈前住持鴻定，前前住持根源然也。至既有根源、鴻定如此在前，則太虛更爲有根據耳！道委乃云強名接法，何所見之不廣也！若言太虛何不接鴻定之法，則此亦須出雙方願意。若鴻定必欲太虛接其法，方傳交淨慈住持，則太虛若不願接其法時，在太虛可以不爲淨慈住持卻之，在鴻定亦可以不交淨慈拒之。而此寺乃由願傳交住持之鴻定，邀寺眾及諸山靈隱寺等，請太虛接雪舟法以爲住持，實出雙方願意，豈容有旁人不甘！

『六、謂鴻定紊亂法派，道尹殆不知「法派」二字作何解也！雪舟既屬淨慈寺法派，鴻定繼雪舟法，何謂紊亂法派？若繼非淨慈寺所流傳法派而爲淨慈住持，始爲紊亂法派，若今諭委肇庵是。

『七、據道尹所言，則鴻定已不合淨寺習慣，太虛尤不合淨寺習慣，故皆不合爲住持。此若不合，當更無能合之法？然則試問道尹：將如何產出淨慈寺合習慣之住持？若更無法產出，豈淨慈寺將永無住持乎？

『八、龔少軒，乃錢塘門外一流氓，杭州人多知之。不過有人買使作無聊言耳！試問彌勒院或宣姓或太虛，皆與風馬牛不相及，何得無端捏控？乃道尹道委竟與一鼻孔出氣，奇哉』！

倪譜香等發起，請大師於西湖省教育會講心經，有倪譜香（德薰）之「講錄」行世。

武漢信眾，推陳性白來杭，迎大師去武漢講經。大師偕性白西上，十二月二日（「十一月四日」）抵漢口。

是冬仁王法會，自傳竟亦忘之。元旦抵漢，實爲十四年事。十二月六日（「十一月八日」），大師於漢口佛教會（時佛教會所前棟已完成），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。蕭耀南、劉承恩如期蒞會，聽受禮拜。二十六日（「二十八日」）圓滿。

十一日（「十三日」），兼爲女眾開講佛說阿彌陀經。於彌陀誕，傳授三皈五戒（臘八又傳一次）。是年，持松（密林）赴日學密。

一九二二（民國十一年，）三十四歲

一月（辛酉「十二月十六、十七兩日」），李隱塵、陳元白等，鑒于大師住持淨慈之疊生故障，主純憑理想，新創養成佛教人才之學校。大師乃提出佛學院計劃；東邀武漢政商各界集議其事，決進行籌備。二月十七日（「二月初一」），大師應漢陽歸元寺請，啓講圓覺經。湘、鄂、贛省僧眾來會者，親對音儀，乃漸釋昔來之隔膜。三月十三日（「二月十五日」），開佛學院籌備會於歸元寺。得李隱塵、王森甫、胡子笏、湯鑄新、皮劍農、陳元白、蕭止因、熊雲程、蕭覺天、趙子中、孫自平、王韻香，及長沙佛教正信會周可均等卅餘人，自認爲創辦人。

十七日（「十九日」）起，每晚為四眾開示唯識觀法。武昌佛乘修學會——熊世玉、阮毓崧、饒鳳璜等，函懇草示大意；乃以孫紹基、趙曾儔（壽人）合記之「唯識觀大綱」應之。其中「圓滿一心之唯識觀」，最足見和會起信與唯識之理。大師所談唯識，與專宗唯識者，蓋有所異。四月一日（三月初五），圓覺法會圓滿。法會期間，大師出圓覺經隨順釋科目。（「春」）又作「對辨大乘一乘」，「對辨唯識圓覺宗」，三重法界觀。大師唱道大乘平等，而宗本在臺、禪，得學要於楞嚴起信。此年（唯識大盛），大師特於唯識深研，頗有於平等中，對大乘空宗，統唯識於圓覺而立不空宗之意。故於賢首家貶抑唯識處（如判唯識為法相、為大乘，而自居於一乘、法性），起而為之抉擇貫通。「對辨唯識圓覺宗」有曰：『三論顯性，側重體性之性，唯以遮詮空一切法，殆同有主無賓！劣者未能入於具顯相用之不空性，然固當名之為法性宗也。唯識彰相，深探體相之相，雖以表詮立一切法，未嘗取貌遺神。悟者皆能證於全彰體用之如幻相，固可名之為法相宗，尤當與即相之性——法華等，即性之相——華嚴等，同名為中實宗也』。『般若宗以遠離蕩除一切法相，皆畢竟空而顯性真。……瑜伽宗先分別離析一切法相，皆唯識變而顯性真。……天臺宗法華等經，宏融相同性之教。……賢首宗華嚴等經，宏即性起相之教。……由此四門，同入密嚴。但以無生法性，乃根本智境，是大涅槃果；唯識圓覺乃後得智境，是大菩提果。一可攝小，一獨在大，故復分二宗』。

「三重法界觀」，立物我法界、心緣法界、性如法界。三重法界之立，影略三性而來。本於臺禪之融貫以論三性，猶是高舉唯識，使與臺、賢（圓覺）教義相齊。是三文悉此春出，足以見大師當時之意趣。

八日（「清明後三日」），大師應黃陂縣知事謝鑄陳（健），邑紳趙南山、陳叔澄、柳質皆等邀請，偕了塵、陳元白、李時諳、陳仲皆等赴黃陂；民眾空巷來觀。大師寓前川中學，於前川中學、木蘭女校、自新堂，講佛法三日；王淨元記之為「前川聽法紀聞」（自傳十六；王淨元「前川聽法紀聞」；詩存）。大師次陳叔澄詩以為紀念：『未可栖栖笑仲尼，頻年我亦慣驅馳。春深大楚來今雨，學講前川憶古師。佛海潮聲傳隱約，人天夢影正離奇。法身流轉愴無極，應有維摩病大悲』！

十四日（「三月十八日」），大師應武昌中華大學請，開始授印度哲學及新的唯識論。

大師辭陝西佛教會之迎請，轉為商得漢口華嚴大學講師妙閣同意，赴秦講學。

五月（「四月初」），讓得武昌黎邵平（少屏）宅為院舍。四日，佛誕，大師於漢口佛教會，受院董會（隆重之）禮聘為院長。禮請疏出黃季剛手。大師乃進行招生事宜；章程由創辦人呈湖北軍民長官及內教兩部備案。其時，大師辭去淨慈寺住持，交卸兜率寺。以外得陳性白、倪譜香，內得樊老、玉皇等助，得以和平交卸了事。大師並約大覺、玉皇、智信，來武院助理事務。

二十一日（「四月二十五日」），大師覆李瑄卿書，為論佛法（唯識）與哲學之異，

治性空唯識於一爐：『西洋底哲學，……都是先認定現前底人世是實有底東西，乃從而推究此現前實有底人世，在未有以前，原本是一件什麼東西。於是或說元唯是心，或說元唯是物，或說元唯是心物並行。乃再從而說明原本雖然是一件什麼東西，向後由如何若何，乃變成現前的人世。此在發足點先迷了錯了，故無論如何橫推豎究，終無一是！佛說全不如此，因為現前的人世，現前是空的，就是沒有的。現前的人世既都沒有，又何論現前的人世以前原本是什麼呢？……必先於此有些體會，於佛法方能領解。迷著了夢事為實有，便宛然實有，這便是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的註解了。心識者何？曰迷夢是。三界萬法者何？曰夢事是。迷夢夢事皆畢竟無實，故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亦畢竟無實。必先悟實無心識可唯，乃可談三界唯心、萬法唯識』。

「竟無居士學說質疑」，約此時作。歐主法相、唯識分宗，大師主法相必宗唯識。大師始依傍法苑義林章以論三宗。

三十日，（五月四日），挪威大學哲學教授希爾達，聞大師名德，特自北京來漢口請晤；大師為論佛法，林震東、陳維東譯語。六月，大師回甬。謁柴老，訪故友陳屺懷、金夢麟等。

大師還滬，於古靈山小住。值大勇將再東渡學密。聞志圓談及：時人或以諦老、印老及大師為中國佛教三大派；或以諦老為舊派而大師為新派者。雖大師未嘗有意乎新舊之分，而事實固已形成新舊之勢。七月，抵南京，訪毘盧寺觀同。滌暑湯泉，暢遊燕子磯十二洞之勝。時曼殊揭諦寓毘盧寺，從聞歐陽竟無師資有反對起信論之說。八月，大師沿江西上，至安慶迎江寺。時馬冀平長安徽財廳，與迎江寺竺庵，發起安徽僧學校，禮聘常惺任其事。常惺就大師諮商學課，契仰倍深。大師於佛教會，講「佛法為人生之必要」。遊觀三日，有「大士閣月夜」等詩。

十一日，觀音誕，竺庵陪大師遊廬山，寓大觀樓。漫遊名勝，訪德安於白塔寺，禮遠公塔於東林。天池寺僧坦山來訪；歎息匡廬佛地，乃今盛傳耶教，不聞三寶之音。大師詢知古大林寺遺址，近在不遠，因相偕策杖尋訪。捫石讀碑，知在劃界橋北茅屋草坪錯落間，相與歎息！大師乃有就此修建講堂，以備暑期弘化之意。「牯嶺雜感」，即此時作：『雲頂一峰曇洗跡，大林三寺白香詩。夕陽何處遺蹤覓，煙綠塵紅總可悲』！

大師回武昌，適中華大學舉辦暑期講習會，應陳叔澄校長約，於二十日（「六月二十八」）開講因明入正理論。手編講義，名「因明大綱」。參與講學會者，有梁啟超、高一涵、傅銅（佩青）等。大師始與梁啟超晤交。

武漢佛教會，假中華大學禮堂，請大師、梁啟超、傅佩青，作佛學講演，集聽者千人以上。

二十六日（「七月十三日」），佛學院開董事會成立會。舉梁啟超為院董長（陳元白代），李隱塵為院護。大師乘機建議：於廬山大林寺遺址，修建講堂以供暑期講

學，得梁李等贊同，力任籌劃進行。

大師偕梁啓超、李隱塵等，遊黃岡之赤壁；謁湯化龍墓。盤桓數日，樂談佛學無倦。九月一日（「七月十九」），佛學院舉行開學禮；蕭督亦蒞院致詞。佛學院僧俗兼收，目的在造就師範人才，出家者實行整理僧制工作，在家者組織正信會，推動佛教於廣大人間。是期所聘教師，有空也、史一如（潮音已於夏季移武昌編輯）、陳濟博等。學生六、七十名，僧眾有漱芳、能守、默庵、會覺、觀空、嚴定、法尊、法芳（舫）、量源等。居士有程聖功、陳善勝（其後出家名「淨嚴」）；張宗載、甯達蘊亦自北京平民大學來從學。課程參取日本佛教大學；管理參取禪林規制。早晚禪誦，唯稱念彌勒，迴向兜率為異。大師之建僧運動，發軔於此，中國佛教界始有佛學院之名。

是學期，大師講「佛教各宗派源流」，手編講義（時武昌已成立正信印書館）。講瑜伽論真實義品，默庵記而未全，成「真實義品親聞記」。又講八轉聲及六離合釋等。循循善誘，精神殊佳！

大師於中華大學講印度哲學，每週一時。

時大師讀梁啓超「歷史研究法」，特致書與論佛曆，時猶以佛滅周穆王五十二年說為可信^x。是秋，王虛亭自北京來武昌，從大師出家，字以大嚴。受戒寶華山，即住山未返。十月十六日（「八月二十六日」），大慈以疾卒於杭。冬初（「九月下旬」），從大師多年而維持淨慈甚力之智信，又卒於佛學院，大師並悼之以詩。

十一月六日（「九月十八」），漢口十方女眾叢林成立，請大師講阿彌陀經（海四「壬戌佛教年鑑」）。十二月五日（「十月十七」），大師應湖南緇素請，去長沙。緣寧鄉大瀉山，民國七年毀於匪；千年法庭，淪為墟莽！省教育會復覬覦寺產。大師老友惠敏、開悟，居間勸請。大師乃商定恢復（瀉仰）祖庭，量入為出等條件，允任瀉山住持。至是，偕劉東青同行，嚴定為侍者。抵長沙，即與趙炎午、仇亦山等商定「恢復瀉仰宗及瀉山產業維護整理」計劃。

七日（「十九日」），開悟、曉觀等陪送大師去瀉山。經桃華洞靈雲寺，至寧鄉。便道訪惠敏、眾月於迴龍山。十一日進院，以性修為監院。

按：大師負名義十五年，二十六年始由寶生繼任住持。大師在山，「禮靈祐禪師塔」說偈；並作「讀八指頭陀住持瀉山詩感和」四首，湘中緇素——惠敏、廖名縉等和者甚眾。

十六日（「二十八日」），大師返長沙。趙炎午、吳景鴻等發起，假六星橋湘西公會，請大師講學。大師凡講三日，題為：「對於批評佛法者的批評」，「佛法與宗教及科學」，「佛法為圓滿之哲學」。

大師在長沙，與曉觀等發起創辦孤兒院。二十一日（「十一月四日」），返武昌（自傳十六；嚴定「侍院長大師住持大滬山密印寺記」）。是冬，玉皇（近十年來時為大師服務）辭職還杭，住靈隱寺。

是年，歐陽竟無講成唯識論於內學院；論前先講「唯識抉擇談」，於起信論有所非毀。大師因之作「佛法總抉擇談」。先依唯識三性以通論大乘，曰：『依此三性以抉擇佛法藏，……不共之大乘佛法，則皆圓說三性而無不周盡者也。但其施設言教，所依託、所宗尚之點，則不無偏勝於三性之一者，析之即成三類：一者，偏依託遍計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唯破無立，以遣蕩一切遍計執盡，即得證圓成實而了依他起故。此以十二門、中、百論為其代表；所宗尚則在一切法智都無所得，即此宗所云無得正觀，亦即摩訶般若；而其教以能起行趣證為最勝用。二者，偏依託依他起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有破有立，以若能將一切依他起法如實明了者，則遍計執自遣而圓成實自證故。此以成唯識論等為其代表；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唯識變；而其教以能建理發行為最勝用。三者，偏依託圓成實自性而施設言教者，唯立無破，以開示果地證得之圓成實令起信，策發因地信及之圓成實使求證，則遍計執自然遠離而依他起自然了達故。此以華嚴、法華等經，起信、寶性等論為其代表；所宗尚則在一切法皆真如；而其教以能起信求證為最勝用。此大乘三宗之宗主，基師嘗略現其說於唯識章曰：「攝法歸無為之主，故言一切法皆如也。攝法歸有為之主，故言諸法皆唯識。攝法歸簡擇之主，故言一切皆般若」。攝法，謂統攝法界一切法罄無不盡也。其所宗主之點，雖或在如，或在唯識，或在般若，而由彼宗主所統攝之一切法，則罄無不同，故三宗攝法莫不周盡』。

『然此三宗，雖皆統一切法無遺，其以方便施設言教，則於所託三性各有擴大縮小之異。般若宗最擴大遍計執性而縮小餘二性，凡名想之所及，皆攝入遍計執，唯以絕言無得為依他起圓成實故。故此宗說三性，遍計固遍計，依他圓成亦屬在遍計也。唯識宗最擴大依他起性而縮小餘二性，以佛果有為無漏及遍計執之所遍計者皆攝入依他起，唯以由能遍計而起之能執所執為遍計性，及唯以無為體為真如故。故此宗說三性，依他固依他，遍計圓成亦屬在依他也。真如宗最擴大圓成實性而縮小餘二性，以有為無漏及離執遍計皆攝入圓成實，復從而攝歸於真如無為之主，唯以無明雜染為依他遍計故。故此宗說三性，圓成固圓成，遍計依他亦屬在圓成也』。

其次，本此自義以彈歐陽氏之說：『起信論以世出世間一切法皆不離心，故就心建言，實無異就一切法建言也。一切法共通之本體，則真如也，即所謂大乘體。真如體上之不可離不可滅相（真如自體相，如來藏也。換言之，即無漏種子，即本覺，亦即大乘相大。所起現行即真如用，即能生世出世間善因果之大乘用。其可離可斷相，則無明也）一切染法皆不覺相。換言之，即有漏種子，即違大乘體之逆相；所起現行，則三細六麤等是也。無始攝有順真如體不可離不可滅之本覺無漏種未起現行，亦攝有違真如體可離可滅之無明有漏種恆起現行，故名阿黎耶識；譯者譯為生滅不生滅和合爾。言依如來藏者，以如來藏是順真如體不可離滅之主，而無明是違真如體可離滅之客，故言依也』。

『真如宗以最擴大圓成實故，攝諸法歸如故，在生滅門中亦兼說於真如體不離不滅

之淨相用名爲真如。以諸淨法（佛法）統名真如，而唯以諸雜染（異生法）法爲遍計依他，統名無明或統名念。此起信論所以有「無明熏真如，真如熏無明」之說也。……唯識宗以擴大依他起故，祇以諸法之全體名真如，而真如宗時兼淨相淨用統名真如；此於真如一名所詮義有寬狹，一也。唯識宗於熏習。專以言因緣；真如宗於熏習，亦兼所緣、等無間、增上之三緣以言，二也。明此，……二者各宗一義而說，不相爲例，故不相妨』。

『唯識宗乃依用而顯體，故唯許心之本淨性是空理所顯真如，或心之自證體非煩惱名本淨。若真如宗則依體而彰用，故言：「以有真如法故有於無明」；「是心從本以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」（應如此斷句，不應於自性清淨句下斷句）。其所言之自性清淨，固指即心之真如體，而亦兼指真如體不可離斷之淨相用也。此淨相用從來未起現行，故僅爲無始法爾所具之無漏種子。所言從本以來自性清淨，不但言真如，而亦兼言本具無漏智種於其內。然此心不但從本以來自性清淨，亦從本以來而有無明。爲無明染而有染心，則無始有漏種子恆起現行而成諸雜染法也。雖有染心而常恆不變，則雖有漏現行，而真如體及無始無漏種不以之變失也。此在真如宗之聖教，無不如是說者。……此諸聖教可誹撥者，則攝一切法歸無爲主之真如宗經論，應皆可誹撥之！故今於此，不得不力辨其非也』！

是年，杭州宗淨土之馬一浮，宗禪之劉大心，相爭甚烈。圓瑛遊化新加坡與檳榔嶼。

一九二三（民國十二年），三十五歲

一月十四日（「二十八」），院外研究部成立，大師為講「教觀綱宗」。

二十二日（「臘月六日」），大師作「評（梁啟超）大乘起信論考證」，反對以西洋進化論觀念治佛學。略謂：『西洋人之學術，由向外境測驗得來。……不然者，則向學說上推論得來。……故有發達進化之程序可推測。而東洋人之道術，則皆從內心熏修印證得來；又不然者，則從遺言索隱闡幽得來。故與西洋人學術進化之歷程適相反對，而佛學尤甚焉！用西洋學術進化論以律東洋其餘之道術，已方枘圓鑿，格格不入，況可以之治佛學乎！吾以之哀日本人、西洋人治佛學者，喪本逐末，背內合外，愈趨愈遠，愈說愈枝，愈走愈歧，愈鑽愈晦，不圖吾國人乃亦競投入此迷網耶？』『要之，以佛學言，得十百人能從遺言索隱闡幽，不如有一人向內心熏修印證。一朝證徹心源，則剖一微塵出大千經卷，一切佛法皆湛心海。應機施教，流行無盡，一切名句文皆飛空絕跡、猶神龍之變化無方。否則，……祇竄繞於一切世間從其本際展轉傳來，想自分別共所成立之名相中而已！嗚呼！東西洋之科學、哲學、文學史者！而日本於今日，所以真正佛學者無一人也』！

二十六日，孫中山與越飛發表共同聲明，為國共合作先聲。二月，大師於寒假期中偕陳元白等遊宜昌。度舊曆元旦於沙市舟次。二十日（「初五」）抵宜昌，說法於普濟寺及商會；王容子等及王吟香全家受皈依。

大師於「宜昌舟次」，閱唐煥章之「陳獨秀人生真義之駁正」等，乃作「略評外道唐煥章」。

二十二日（「七日」），江口皮劍農、沙市陳妄清等來迎；因相偕訪全敬存於那惹坪之維摩精舍。三月二日（「正月十五」），大師偕陳、皮、全等至枝江江口，晤本一。於東山寺說法，兼為陸軍某連全連官兵授皈依。

五日（「十八日」），以沙市水警局長徐國瑞專輪來迎，因偕抵沙市，訪章華寺淨月。皈依者有徐國瑞、陳妄清等。

十日（「二十三日」），渡江遊荊州。於承天寺之瓦礫一堆，頗多感慨。

十二日（「二十五日」），大師離沙市回武院；小病。舊曆新年，「佛化新青年」刊出版。甯達蘊、張宗載先曾發起新佛教青年會，編行「新佛化旬刊」於北京。及來學武院，又得悲觀、陳維東、周浩雲等同志，大師乃為改稱佛化新青年會，令甯、張推行佛化青年運動，編佛化新青年。甯、張等奉大師為導師，以「農禪工禪」、「服務社會」、「自食其力」、「和尚下山」等為號召。本大師「人工與佛學之新僧化」而推行之，為大師佛教運動中之左派。

大師鑒於佛教界之囿於小乘離欲，爲佛法宏通之障，乃因「王實」之說，爲在家學佛說法，「論佛法普及當設平易近人情之方便」。略云：『士夫心知佛法之正，故生違異（如李政綱、梁漱溟），或乍入而旋出；與僧中多犯戒行者，何莫非不善處置有關生理情欲之煩惱障，而時時生反應之表徵哉！故處今日而欲圖佛法之普及，則王君所主張「兼足正當愛情，正當生活」之方便，殊有不可不採行之勢也！然此亦不須於佛法別求方便者，其屬於在家士夫者，但當於佛法先求信解而勿慕行證。昔晚清楊仁山居士，……飲食婚宦，悉同常俗，此則人人可行者。而其信解於佛法者，固堅卓不可搖奪矣！進此則爲三皈優蒲，再進此則爲一戒二戒三戒四戒，乃至五戒優蒲。此當精熟於優婆塞經之開遮持犯，固仍以平易近人爲準。……再進之，則當以……菩薩戒本爲登峰造極。其屬在家菩薩，則正當愛情、正當生活猶不在遮禁，而廢事逃禪、悖倫苟安，乃適爲有犯於戒，故在家士夫當深識此！』『其未能入佛法者，勿因恐奪其情欲，裹足不前，或故生反對。其已入門者，亦勿須摹仿僧事，惟以敲磬打魚、宣佛誦經、廢家棄業、離群逃禪爲學佛。但由信而漸求其解，由解而愈堅其信。信隆而三皈、而五戒，而不離常俗婚娶、仕宦、農商工作之事業，以行布施、愛語、利行、同事等菩薩行可耳！但官爲好官，農爲好農，商爲好商，工爲好工，便是行菩薩道』。

當時在家眾之學佛，百弊叢生。不止惡、不行善，或從不修學，肆行輕毀；或初則外抗俗流，內糾教徒，再則出而奴此，別主異說（李政綱之流）；或妄稱先進，除所奉二三外輕斥一切（老居士）；或執此宗而力排他宗（內院之流）；或藉名護法，貪欲爲行（魚肉僧眾之佛棍）。大師作「論學佛者須止惡行善」，大聲疾呼：『佛法！佛法！多少人假汝之名行其罪惡，汝其奈之何』！

上來二文，一示正道，一遮邪徑，使在家學佛者誠能依此爲準繩，中國佛教庶乎有興復之望！

武院春季開學，添聘張化聲爲教授。學科以三論爲中心：大師講三論玄要，十二門論。陳維東（善馨）筆記，成「十二門論講錄」。「三論般若講要」，亦程聖功於此時記。

十六日（「三月一日」），蕭督軍來院參觀。時湘省教育界有提用教產之議，大師致書廖笏堂，請聯絡在京佛徒，共爲制止。五月二十三日，佛誕，傳爲佛元二千九百五十年。武漢佛教徒，假中華大學，舉行盛況空前之紀念大會。蕭耀南、黃季剛、李隱塵、張化聲等均有演說。大師講「紀念佛誕的意義」。是日傳授三皈，數達千人。海潮音社先有「對於今年佛誕紀念會之宣言」。主張：各地召開教務會議，北京舉行全國教務會議，以佛教之統一爲全國統一倡。是夏，大師撰有關教育之論文，託中華大學校長陳時（叔澄），提出於舊金山第一次世界教育會議。

年來以歐陽竟無唯識抉擇談之議及起信論；而梁啓超又作大乘起信論考證。起信論非馬鳴作，非真諦譯，殆成學界定論。梁氏本學術進化眼光以論起信，斷爲國人所

作，引為民族文化之光榮。內院師資，本法相唯識以衡起信，斷為「梁陳小兒」所作，評為「嘆盡慧命」。雖立論不同，抑揚全異，而在以起信論為中國佛學準量者，實感有根本動搖之威脅。大師領導之武漢佛教同人，乃為集「大乘起信論研究」，刻隋慧遠「起信論疏」，明起信為古今共信。維護起信論之教權。大師為「起信論研究」作序：『世之嘖有煩言于歐陽、梁、王三君者，其未知三君權巧之意者乎！夫梁君特以比來昌言學佛，漸流為時髦之風尚，而實則於先覺遺留之三藏至教，鮮有曾用精審博考之研究，由杳然懸解佛法諦理然後信受奉行。大都人云亦云，就流通之一二經論，約略涉覽，輒模糊影響以談修證。夫於教理既未有深造自詣之信解，遂遽事行果而欲求其無所迷謬，其何可得乎？此梁君所以擷錄日人疑辯之餘緒，取今時學佛者所通依之起信論以深錐而痛撲之。縱筆所至，且牽及一切大小乘三藏，使囫圇吞棗之學佛者流，從無疑以生疑；因疑深究，庶幾高閣之寶藏至教，皆浸入學佛之心海，乃能確解而堅信耳！』『至于歐陽君、王君，其意亦同。加以古德據起信而將唯識判為大乘權教，遂致千年來之學佛者，對於唯識無造極之研究。今欲導之壹志專究，須先將蔽在人人目前之起信闕除，亦勢之必然者也。謂予不信，請觀歐陽居士復唐大圓之書云：「今時之最可憐者，無知之佛教徒，好奇之哲學徒，名雖好聽，實則沈淪！不得已而抑起信，或於二者有稍益歟！起信是由小入大過渡之作，有攝大乘論讀，不必讀之可也！」又請觀王君之料簡云：「夫斯論之作，固出於梁陳小兒，無知遍計，亦何深罪！特當有唐之世，大法盛行，唯識法相因明之理，廣博精嚴，甚深抉擇，而此論乃無人料簡。靈泰、智周之徒，雖略斥責而不深討，貽諸後世習尚風行。遂致膚淺模稜，嘆盡慧命！似教既興，正法以墜，而法相唯識千餘年來遂鮮人道及矣！」』『由此觀之，則三君之說，皆菩薩之方便，蓋可知矣。待他日「開權」之時節因緣一到，在三君必自有「顯實」之談，今何用遽興爭辨哉！』

大乘宗地圖，亦是夏創作，為大師大乘八宗無不平等，各有特勝最圓備之解說。其秋，作三唯論圖，為唐大圓略釋。一、唯識論；二、唯境論，依奘基所傳說（實非空宗學者所許）；三、唯根論，依楞嚴經而創立。蓋亦就唯識學者之少分認可，為楞嚴非偽著想。七月十日（「五月二十八日」），大師偕王森甫、史一如等去廬山，主持暑期講習會。去秋嚴少孚去山，以恢復大林寺名勝為由，領地修建講堂，規模粗具。二十三日（「六月初十」），暑期講習會開講；八月十一日（「廿九日」）圓滿。大師凡講四次：「佛法略釋」，「佛法與科學」，「佛法與哲學」，「佛法悟入漸次」，陳維東與程聖功筆記。大師而外，黃季剛、湯用彤、張純一（仲如）並有演講；令華洋神教徒為之驚異。廬山暑期佛化，似此於荆棘蒿萊中開建（。大師開講日，入晚風雷大作，李隱塵詩以紀慶：『大林峰畔講經臺，千載松陰冷碧苔。祇樹孤園原未散，蓮華廬社此重開。曼陀天雨紛瀟采，般若靈源助辯才。十萬魔宮齊震動，夜深岩壑吼風雷』！

大師於大林寺，發起世界佛教聯合會。初以嚴少孚暨一「世界佛教聯合會」牌於講堂前。次有日本大谷大學教授稻田圓成，訪大師於武漢不遇，特轉道來廬山，因談及世界佛教聯合會事，時猶在演講會前。其談話云：『師：先生至中國遊歷甚久，對於中日佛教，有何聯合進行之計劃乎？稻：中日佛教之聯合，以兩國佛教之情形

互相開曉爲先。兩國佛教徒，共謀意思疏通，推廣佛化，今遂有世界佛教聯合之動機。我國佛教徒，已有貴國佛教巡歷之計劃和觀光，大概今秋三十餘名一團可來華。次，留學生交換亦爲一法，予回國後，勸說朋友，選二三學生，擬使留學佛學院，以得如貴校之高野山留學生爲幸！ 師：本會之設，有聯合中日佛教徒，以聯合進行傳布佛教於歐美之意思。……中日國民，近來隔礙殊甚！唯佛教原無國界，且中日兩國素爲佛教盛行之地，中日之佛教徒，當如何設法以融化兩國國民間之隔礙，以發展東亞之文明，而得與歐美人並雄於世界乎？ 稻：貴說同感。切希中日佛教徒親和疏通，爲兩國親善之先驅！布教世界人類，俾佛日增輝，法源常流，一洗西人神我的物質的頭腦，實世界全人類之幸福也』！

迄大林寺法會開始，大爲旅廬日人屬目。日本領事江戶，以日本佛徒名義來參加，並電日本，約派代表明年來會。大師乃著手於明年夏季召開第一次世界佛教聯合會之籌備；由此地方轉呈中央備案。大師之世界佛教運動，於是開始。

其間（「六月十六」），廬山復有世界佛化新青年會之組織；未成立時，先設漢口佛教會。武漢之佛化新青年會，則大師已先期（「五月廿五日」）囑移於北京宣內象坊橋觀音寺。主持者，張宗載、甯達蘊而外，有道階、覺先、悲觀、邵福宸、楊蝶父等。不久，胡瑞霖等爲之向各學校介紹：『有京津滬各大學從根本覺悟之青年學生多人，本佛化之慈悲，作真理之貢獻，共成立佛化新青年會。……加入運動者，達三千餘人。此真青年學生之良藥，新道德之標準也！如此大好陽春，尙恐有腳未至，特此函達，希同情共表，代將此意遍布貴學生！……胡瑞霖、梁啓超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黃炎培、范源濂、許丹、張慰西、江亢虎、傅銅、李佳白、莊士敦同啓』。八月，大師離廬山。以湖北黃梅黃季蘅等邀請，乃偕超一、嚴少孚去黃梅。十五日（「四日」），大師在黃梅講「黃梅在佛教史上的地位」等。所至悉紀以詩，存「老祖山」、「黃梅吟」等五首。

大師回武昌。二十三日（「七月十二日」），漢口佛教宣教講習所畢業，大師致訓詞。

秋季開學，大師講成唯識論、解深密經，兼授教觀綱宗與古潭空月。唐大圓筆記成唯識論之懸論爲「唯識綱要」。解深密經則略敘綱要，默庵記，由唐大圓續講。

大師時感禪林管訓，難達預期思想；而學生程度參差，尤感教授不易。乃決縮短學程（三年）爲二年，另定改善辦法。發表「我新近理想中之佛學院完全組織」，主張：維持本院研究部現狀而外，先自小學部辦起，自小學而中學而學戒而大學而研究之五級，以二十四年學程，養成行解相應之僧才。整齊程度，嚴格訓練，實爲針對佛學院缺點而提出者。惟規模過於遠大，事難卒行。是秋，大覺以病回川。九月一日（「七月二十一日」），日本大地震。（「三十日」），大師會同武漢佛教徒，發啓日災祈安會，以表救災恤鄰之意。是日，到日本領事林久治郎等。十月（「九月」），漢陽水警廳長何錫繁，請大師蒞廳說法；楊開甲、孫自平、唐大圓偕行。

史一如病，海刊自九期起，改由唐大圓編輯。是年秋，廣東孫科大賣佛教寺產。十二月八日（「十一月七日」），佛學院國文教師唐畏三，從大師出家，字大敬，去寶華山受戒。時李時諳，已先期（「九月初八日」）祕密去寶華山受戒，偽稱從大師出家，自號大愚。是年，大愚與嚴少孚（大智）、鄧天民（大悲）（同皈依大師）同受戒寶華，與大敬合稱「四大」。

「論宋明儒學」，「曹溪禪之新擊節」，應是時作。大師析大程與小程（理氣一、理氣異）二流，以朱、陸別承之。於儒者之得於佛，出於佛，有所說明。曹溪禪之新擊節，乃約唯識義通之。『四教先亂般若，五教尤亂瑜伽』，頗引起學者疑難。

是年，大師之佛學院，與歐陽竟無之內學院，每為法義之爭。初有史一如與聶耦庚關於因明作法之爭；次有唐畏三（慧綸）與呂秋逸關於釋尊年代之辨；後有大師與景昌極關於相分有無別種之爭。大師與大圓、一如、維東等，表現中國傳統佛學之風格。大師告景昌極云：『君等乍遊佛法之門，能執利器（名相分別）以防禦邪外，固所樂聞。若將深入堂奧，則當捨干戈而從容趣入之，未應持械以衝牆倒壁為事也！否則增自之惑，益人之迷，兩害無利，何取多言』！

大師泛承舊傳諸宗，內院特宗深密瑜伽一系。在大師，則闢起信，非清辨，類持械之衝牆倒壁；在內院，則視為顯正摧邪，勢不得已。彼此所說，應互有是非。其立場不同，是非蓋亦難言，問題在千百年來舊傳諸宗，是否俱佛法之真。

是年，商務印書館影印日本之「續藏」。

民國十三年，一九二四（癸亥——甲子），大師三十六歲。一月二日（「十一月二十六日」），大師致書張純一，對其年來佛化基督之唱道，備致贊勉。

十三日（「臘月初八日」），武昌正信會成立；會長楊選丞，禮請大師受菩薩戒。

二十日，廣州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，宣言聯俄容共。

二十二日（「十七日」），日本龍谷大學教授禿氏祐祥等來訪。

二十七日（「二十二日」），大勇開壇傳授密法（十八道一尊法）於武院；二月二十七日（「正月二十三日」）圓滿。大師基於八宗平等發展之信念，以得見密宗之復興為志。海刊一卷，載有王弘願譯「曼陀羅通釋」；三卷至五卷，載有「大日經住心品疏續弦祕曲」。比聞大勇歸國，傳密於杭，即以嚴切手書，責以速來武漢，乘寒假期中傳修密法。是次就學者，有李隱塵、趙南山、孫自平、楊選丞、杜漢三、黃子理——六人，女眾三人，選拔院內優秀生十八人，共二十七人。其餘傳一印一明，至三月十七日（「二月十三日」）止，入壇者共二百三十七人。武漢密法，忽焉而盛。

二月五日，甲子元旦，太師編「慈宗三要」。大師特弘彌勒淨土，至此乃確然有所樹立。序曰：『遠稽乾竺，仰慈氏之德風；邇徵大唐，續慈恩之芳燄；歸宗有在，故曰慈宗。三要者，謂瑜伽之真實義品，及菩薩戒本，與觀彌勒上生兜率經；……如次為慈恩境行果之三要也』。『夫世親嘗集境行果三為三十頌，迴施有情；護法諸師解之，大義微言燦然矣！是曰成唯識論。第明境繁細難了，而制行期果，又非急切能致，慧羸者畏焉！或耽玩其名句味，樂以忘疲，不覺老至，造修趨證者卒鮮。今易以解此真實義，持此菩薩戒，祈此內院生，既簡且要，洵為人人之所易能！然真實義詮境之要，菩薩戒範行之要，聞者殆無間然。至觀上生為獲果之要，必猶難首肯，茲申論之』：『十方諸佛刹，雖有緣者皆得生，而凡在蒙蔽，罔知擇趨。惟補處菩薩，法爾須成熟當界有情，故於釋尊遺教中，曾持五戒、受三皈、稱一名者，即為已與慈尊有緣，可求生內院以親近之矣！況乎慈尊應居睹史，與吾人同界同土；而三品九等之生因，行之匪艱，寧不較往生他土倍易乎？一經上生，即皆聞法不退菩提，與往生他土猶滯相凡小者，殊勝迥然矣』！

時又作「志行自述」以告眾，於學佛之特重菩薩戒行，言之殊切！略曰：『昔仲尼志在春秋，行在孝經；余則志在整興僧（住持僧）會（正信會），行在瑜伽菩薩戒本。斯志斯行，余蓋決定於民四之冬，而迄今持之弗渝者也』。『云志在整興僧會者，除散見各條議之外，關於住持僧之項，大備於整理僧伽制度論。而此論於佛教正信會之項，亦略曾兼舉及之』。『云行在瑜伽菩薩戒本者，佛法攝於教理行果，其要唯在於行。……行無數量，攝之為十度，又攝之為三學；嚴核之，則唯在乎戒學而已矣！何者為戒？惡止善作為戒。夫惡無不止，則雜染無不離矣。善無不作，則清淨無不成矣。雜染無不離，清淨無不成，非如來之無上菩提耶？而戒獨能達之，故曰唯在乎戒也。彼定與慧，則戒之輔成者耳』！『知法在行，知行在戒，而戒又必以菩薩戒為歸。以菩薩之戒三聚，……饒益有情之戒聚，實為菩薩戒殊勝殊勝之點。梵網瓔珞諸本，戒相之詳略有殊。其高者或非初心堪任，而復偏於攝律儀、攝善法之共戒。舊譯之彌勒戒本，亦猶有訛略；惟奘譯瑜伽師地論百卷中之菩薩戒本，乃真為菩薩繁興二利。廣修萬行之大標準！而一一事分別應作不應作，又初心菩薩之切於日行者也。竊冀吾儕初行菩薩，皆熟讀深思其義，躬踐而力行焉！故曰行在瑜伽戒本』。『必能踐行此菩薩戒，乃足以整興佛教之僧會。必整興佛教之僧會，此菩薩戒之精神乃實現。吾之志行如是，如有同志同行者，則何樂如之』！時賢首家有不滿大師之抑賢首者，大師乃作「略說賢首義」，以明『所崇重於華嚴者，雖不若墨守賢首家言之甚，而於平等大乘之上，別標華嚴之殊勝處，實不讓持賢首家言者也』。

春季開學，大師續講成唯識論；及關於淨土之彌勒上生經，關於戒律之瑜伽菩薩戒。

大師為武院員生，講「學佛者應知應行之要事」，提出職業與志業說；有感而發，實為佛徒之針石：「高者隱山靜修，卑者賴佛求活，惟以安受坐享為應分，此我國僧尼百年來之弊習，而致佛化不揚，為世詬病之大原因也。予有慨乎是，宣化萌俗；近歲人心丕變，皈嚮漸多。然細按之，新起之在家佛教徒眾，仍不脫僧尼之弊

習，且有傾向日甚之勢。此由未知學佛之正行——八正道，故不爲凡夫之溺塵，即爲外道之逃世也。今所應確知以實行者，……應知職業志業之分是也。學佛者，志業也，從吾志之所好，以趨踐佛之淑吾身，善吾心，增進吾之德性，達到吾之樂地者也。故應以三皈之信，五戒、十善、六度、四攝之行爲柢，而毫忽不得藉此形儀名稱以爲謀一家一身之生活計者。而職業，則於或家、或國、或社會、或世界，隨其勢位之所宜，才力之所能，任一工，操一勞，用與人眾交易其利，以資一身一家之生活者也。此因吾身藉家親國民之互助，方得生養存活，故吾應有以酬其益報其惠焉。否則，吾身於世即有所損，既增他人之累，亦加自己之責；墮落不免，勝進奚冀！故學佛之道，即完成人格之道。第一須盡職業，以報他人資吾身命之恩；第二乃勤志業，以淨自心進吾佛性之德。必如是，佛乃人人可學；必如是，人乃真真學佛！三月（「二月」），武漢信眾迎高野山學密歸來之持松任洪山寶通寺方丈，學密之興趣倍深。四月，仇亦山、張慎齋來訪，時將去英國。大師與談政治，稱美中國政治：『爲治之根本，皆爲隨順人情之所好惡而調劑之，使之無過不及，合乎中道』；於西洋政治，立法以強人服從爲未善。

大師應泰東圖書局趙南公請，爲撰「王陽明全集序」——「論王陽明」。於「良知」及陽明「四句教法」，以唯識義而解其深密，頗多新意。

是年春，王又農從大師出家，字以大剛。大勇則以暮春去北京，從白喇嘛進學藏密。舊「四月初二」，大勇已來函報告抵京。

二十三日，印度詩哲泰戈爾抵北京。佛化新青年會道老等，於二十六日，開會歡迎，賞丁香花於法源寺，徐志摩傳譯，莊蘊寬等作陪。席間，泰戈爾讚美佛法。大師乃作「希望老詩人的泰戈爾變爲佛化的新青年」，勉以勿如中國「無行文人」、「無聊政客」說過完事！

大師時作「佛法之分宗判教」，立「化俗」、「出世」、「正覺」三教，遮破內院「教一乘三」、「法相唯識分宗」。五月十一日，佛誕。武漢佛化新青年會（廬山世界佛化新青年會改名），就中華大學開成立大會。大師及宗藻生、李隱塵、李慧空等均有演說。

十六日（「十三日」），日本融通念佛宗布教師清原實全，過佛學院訪問大師。

二十六日（「二十三日」），大師於武昌佛教會，開講金剛經，六月十一日（「五月初十」）圓滿。薰琴筆記，成「金剛經述記」。陳元白始從大師受皈依。

暑假期前，大師爲武院學生「論教育」，滿智記。析教育爲「動物教育」、「人倫教育」、「天神教育」、「佛化教育」四類。德國樂始爾博士來佛學院，訪大師以大乘佛法，陳維東譯語。六月十五日（「五月十四日」），武院暑期畢業，得六十餘名。大師初擬徹底改革辦法：酌留優材生爲研究部；續招新生，以比丘爲限，注重律儀，施以嚴格生活管理，模仿叢林規制，以樹整理僧制之基。惟以李隱塵表示

異議，未能通過，乃曲從諸董事意，一倣過去辦法。

十七、十八日（「五月十六、十七兩日」），佛學院禮請持松來院，開壇傳密。

暑期前後，泰戈爾來武昌。武漢佛化新青年會，參加武昌之泰戈爾歡迎會。大師與泰戈爾及徐志摩，曾作一席談。

是年春夏，大師門下，以狂熱為教之革新精神，引起長老不安，成新舊之爭。

「春月」，湖南旅鄂沙門漱芳、居士唐大定等，有「上湖南省諸山長老暨諸檀護書」，以興辦佛學院為請。次有江浙同學，「致江浙各叢林寺院啓」，「再致江浙諸山長老書」，以「組織江浙僧界聯合會」，「辦有系統之佛學院」，「設慈兒院」三事為請。時圓滄、禪齋等，均答以讚勉之覆函。北京之佛化新青年會，以「道階、覺先、太虛、現明、明淨、圓滄、轉道、會泉、性願、持松、空也」等名義，發出快郵代電，謂佛教：『三十年來，一迫於戊戌維新，再挫於辛亥革命，三排於外教，四斥於新潮。若無方便護持，將歸天演淘汰；此固非面壁獨修者所關懷，亦非玄談業緣者所能救也』！

於是提出八大使命，充滿革命情緒：『第一件使命，在革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習氣，露出新世運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。……第二件使命，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，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迷，圈牢式的物質迷……』。

電出，各方震動，北京僧界致書大師，表示『有關佛教大局，萬難承認』。

此外，傳單攻訐老僧，亦不一而足，如印老致唐大圓書云：『妄造謠言，編發傳單。……光生而愚拙，概不預社會諸事。而以不附和故，妄受彼等誣謗，加以第一魔王之嘉號。而諦閑為第二，范古農為第三，以馬一浮為破壞佛法之罪魁。其傳單有三數千言，想亦早已見過矣』！。佛化新青年會之動機與八大使命，應有其理論根據與時代背景。然不求以事實獲取信眾同情，張皇鹵莽，徒欲以虛聲奪人，致受打擊而挫折，為可惜也！七月七日（「六月六日」），日本權田雷斧於潮州開壇，傳授密法，一星期而畢。王弘願得傳法灌頂，為廣東居士傳密之始基。大師先聞權田來，曾致書王弘願曰：『讀敬告海內佛學家書，知日本雷斧僧正將至中國，此誠一大事因緣也！以近年聞密教之風而興起者，多得力於居士所譯雷斧諸書者；而雷斧於日本密教之學者中，洵亦一代泰斗！然雖冒僧正之名，實缺僧行。聞之演華師，其年七十餘時猶娶妾（聞日本僧皆如此，已成通俗），所行殆不亞居士非議於淨土真宗之某某上人者。夫密教貴行，空言無行，則祇能以哲學者視之，不能以密教阿闍黎視之也。故私意，當請其周行講學，等之杜威、羅素，而不應有開壇灌頂之事。質之居士，以為何如』？

王弘願大不以為然，且因此深植僧俗、顯密之爭根。時東密勃興，動輒以「六大緣起」為究竟，凌鑠諸家。大師乃作「緣起抉擇論」以折之：『（業感、賴耶、真

如、法界、六大）五種緣起，於所知法，於能知人，皆當以六大緣起為最淺』！

大師綜緣起說為六，大分為三：以六大緣起、業感緣起為「色心緣起」；以空智緣起、無明緣起為「意識緣起」；以真心（法界）緣起、藏識緣起為「心識緣起」。論意識緣起，以為：『起信論之緣起義，乃以登地以上菩薩心境而說。無漏無間續生無漏，無漏無間忽生有漏，可云真如緣起或如來藏緣起。有漏無間忽生無漏，有漏無間續生有漏，可云無明緣起』。

此約等無間緣說緣起，以通起信論，為其後「起信論唯識釋」之所本。論心識緣起，以為：『各現各種，現現增上遍諸法；頓起頓滅，起起不到攝十世』。

此二義為唯識與華嚴之共義。大師年來講成唯識論，於唯識之緣起義，欣尚日深，故極讚：『立言善巧，建議顯了，以唯識為最』！

是月，大師偕武漢縑素上廬山，召開世界佛教聯合會。中國到湖北了塵、湖南性修、江蘇常惺、安徽竺庵、江西李政綱、四川王肅方等十餘人；日本推法相宗長佐伯定胤、帝大教授木村泰賢來會，史維煥為傳譯；英、德、芬、法而自承為佛教徒者數人（中有艾香德）。會期三日：七月十三（「六月十二日」）至十五日。商討中日交換教授學生，喚起緬暹等聯合；議決明年於日本開會，定名「東亞佛教大會」。會期中，常惺、木村泰賢、黃季剛、李政綱均有演講。大師講「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」，以為『西洋文化乃造作工具之文化，東洋文化乃進善人性之文化』。其後，木村泰賢發表其觀感：『其間計劃周詳，規模宏遠，屹立長江上游，有宰制一切之威權，操縱一切之資格者，則為武漢之佛學院與佛教會。佛化報，海潮音，佛化新青年等雜誌，皆其宣傳之機關報。對於佛化運動，甚為活潑而有力也！是等運動，不出於職業宗教家之僧侶，而出於側面之護法精神。彼等所唱之高調，確信能救濟世界之人心』。

大師以明年須出席東亞佛教大會，應合法推出代表，乃與李隱塵等發起籌組中華佛教聯合會，先成立籌備處。會畢，大師偕常惺東下。時常惺嗣泰縣光孝寺培安法，以寺產過豐，紳學界常與為難；因發起禮請大師講經，以資調和。

大師抵滬，覓大勇未見，即晚往鎮江。超岸寺主晴峰，約退居守培、焦山智光、觀音閣仁山、廬潤州等宴敘。

大師偕守培等過揚州，寂山伴遊瘦西湖、平山堂諸勝。

大師偕寂山、仁山、讓之、守培、智光、晴峰、常惺、象賢等，抵泰縣光孝寺。時大愚閉關於此；機警（大醒）始於是見大師。二十五日（「六月二十四日」），大師開講維摩詰經；八月十八日（「七月十八日」）圓滿。法會中，樊老自寧波來聽經，法會傳為盛事。八月十三日，大師為盧敬侯等士紳二、三十人，授三皈依；一

改向來輕蔑佛教之風。大師教以結念佛社，作「泰縣念佛社序」，為泰縣佛教居士林前身。求受皈依者接踵而至，方便開示，無慮千人。

二十日，大師，應如皋紹三等請，往如皋。經淨業寺，小憩說法。抵如皋，佛教利濟會潘海觀等，熱烈歡迎。設座縣議會，大師講「佛教與東西洋之文化」。

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，先期派張純一來如皋禮請。二十三日，大師偕常惺、張純一等去上海。二十四、五兩日，大師講於居士林，題為「眾生法」、「佛法不異世間法」。

大師應約再到鎮江，遊金、焦、鶴林諸勝。盧潤州（佛學研究會會長）請於超岸寺說法，大師講「即俗即真的大乘行者」，象賢記。

三十一日（「八月二日」），大師回抵武院，翌日開學。新生有寄塵、機警、亦幻、墨禪、虞佛心（德元）、蘇秋濤等。是期，改推湯鑄新為院董長。請善因為都講，唐大圓、張化聲任教。研究部生，大師自為教導，授大乘五蘊論、發菩提心論，並發端而未竟。「四大種之研究」，「律儀之研究」，「知識行為能力是否一致」，均是時講。是年秋，武昌佛教女眾院創立。九月十三日，「中秋」，集院眾賞月（朱善純「甲子中秋佛學院同人賞月記」）。大師有和隱塵詩：『萬方正多難，秋月又圓明。忽悟塵勞海，原為法樂城。大悲來地獄，至德發天聲！翹首瞻空際，無言意自傾』！十月（「九月」），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停頓，甯、張離京返川。前以僧界反對；次（「七月二十八日」）有民生通信社發出消息，指張宗載為留俄共產分子（長老反對，伎倆原來如此）！雖經向中外報章聲明，民生通信社道歉了事，而形勢日非，迫得暫告停頓。

十一日（「九月十三日」），大勇於北京慈因寺成立「藏文學院」開學。武院之大剛、超一、法尊、觀空、嚴定、法舫等往從之。大勇此舉，得湯鑄新、胡子笏、但怒剛、劉亞休、陶初白等贊助。

海潮音自九期起，改由張化聲主編。

二十四日（「九月二十六日」），蕭耀南往寶通寺，禮請持松修護國般若經法七日；繼又開結緣灌頂法會六日。

秋杪（「九月」），大師忽召集全院員生，宣布院務暫交善因代行；留函致院董會，辭院長職。即日搭輪離漢。突如其來之行動，頗滋武漢緇素疑訝。離院原因，自傳謂：『春起，我已得了胃病，入夏漸劇。……擬作短期完全休息。又因第二期係隨他意辦，亦減少了熱心及鬆懈了責任』。今謂：因病休養，亦其一因。大勇於去年七月十日來書，即有：『尊恙實由思考過度，腦力損傷所致。……靜養數年之說，不可緩也』。大抵法務繁冗之餘，體力或感不勝，遇事緣乖舛，則思退休。而辦學不能如己意，實為主因。『隱塵（大部分院董）對我亦漸持異議』；其所以異

議，一則信仰傾向密宗；隱塵同鄉蕭督，亦轉就寶通寺求修密法。信仰異趣，經濟亦轉用於彼。去年「理想之佛學院計劃」，今年暑期提出之辦法，均以經費藉口而不行。再則，佛化新青年會若此革新，與隱塵等轉趨於神祕，寧無不快之感！武漢信眾之日見離心，實大師突然離院之因！大師以見密宗之興為幸，密宗起而大師之事業挫折。大師含容廣大，卒以矛盾礙其統一，當非初料所及！

按：自傳謂抵南京時，適「齊盧之戰將作」。考是戰起於九月三日，此行決不在此時；殆上次回武院時所經情形。

大師抵上海，謁士老。適樊老來滬。朗清邀住雪竇分院，始與朗清締交。大師訪趙南公，取「人生觀的論戰」，科學與哲學等書。從樊老回甬，靜養於鄞江橋之黃杜願之雲石洞，凡月餘。

歐戰引起西方文明破產之說，而儒佛一時興起，諦老、印老、大師與歐陽竟無等廣事弘揚，並乘此氣運而來。然西方文明破產而並未毀滅，迨五四運動起，西方文明又日見抬頭。去年，以張君勱之人生觀演辭，引起丁文江之駁斥，有科學與玄學之戰。是年，以印哲泰戈爾來華，更轉為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之爭。爭辯續未已，唐鉞與張東蓀均有意見發表。大師靜居巖洞，尋其爭論所在，乃發前「唯物科學與唯識宗學」之義，撰「人生觀的科學」。大師尊重科學之經驗，且以一切學術根源於經驗：『科學以能致謹於經驗見長，洵為自悟悟他最良之方法。然據我的觀察，宗教、玄學、哲學，亦同以感覺的徵驗為出發點，不過其感驗有誠諦不誠諦，……依之由思念推辨所知之義理，有契當不契當』。

但一般之科學經驗，未得究竟，佛法乃足以完成之。故云：『現時狹義的科學，猶未能擴充心覺以得全宇宙之誠驗，故不足以達究竟。復次，現時狹義的科學家所用科學方法，未能自祛其能感知上的心病；又於所用方法，及所獲成績——知識及由科學知識所成之事物，不免沾沾自喜，得少為喜而生執著，故其錯誤仍難盡去』！

『科學的方法，當以擴充感驗的能力為最要。而今於視覺、聽覺，雖已有擴充方法，然於嗅覺、嘗覺、觸覺之擴充方法既極短缺，而於意覺又祇有論理訓練之一法，……不能施於意覺發動幽微之際，而分解修繕之以擴充其純正感覺之力量。……余認「瑜伽方法」加入於現時狹義的科學方法，即為廣義的科學方法。以之得成由純正感驗所獲之明確理知，即為廣義的科學，亦由乎此。蓋瑜伽方法，不先立何標的（禪宗），但先澄靜其意覺而進為分析之觀察，由是得到直接之感驗，而構為善巧之說明，俾眾同喻。依純正感驗所構成之明確理知，此非科學，則科學復是何物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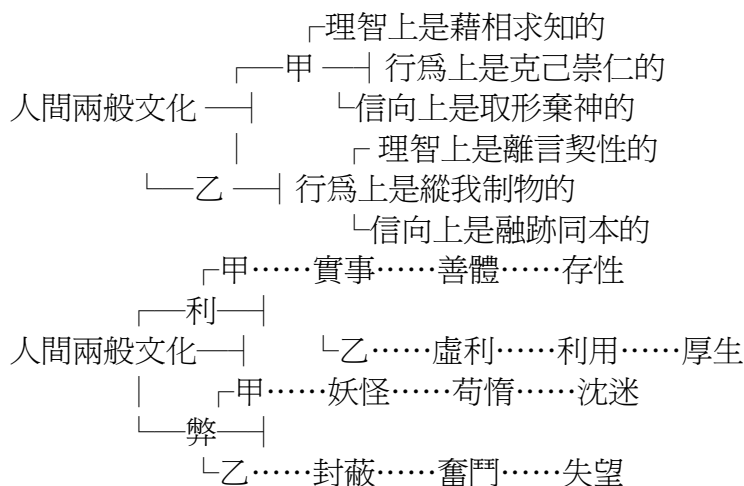
論及人生觀，大師抨擊梁漱溟之以佛法為「反復勦絕」，說明即人成佛之真義：

『人乘法，原是佛教直接佛乘的主要基礎，即是佛乘習所成種的修行信心位。故並非是改造的，且發揮出來正是佛教的真面目。此因釋迦出世的本懷，見於華嚴、法華，其始原欲為世人顯示——人生等事實三真相（遍覺的、律法的、調和的），俾由修行信心進趣人生究竟之佛乘。……無如僅有少數大心凡夫若善財童子等，及積行大士若文殊、普賢等，能領受其意。其餘大多數科學幼稚、人情寡薄，……如聾

如盲，不能同喻。為適應此印度的群眾心理：乃不得已而示說人天乘福業不動業之報，及聲聞乘、獨覺乘解脫之道』。『以今日征服天然、發達自我之科學的人世，已打破向神求人天福德，及向未有以前求外道解脫之印度群眾心理；正須施行從佛本懷所流出之佛的人乘，以謀征服天然後欲望熾盛，及發達自我後情志衝突之救濟。且可施行此佛的人乘，俾現時科學的人世，基之以進達人生究竟，以稱佛教本懷，以顯示佛教之真正面目』！

病愈，大師慕雪竇寺名勝，偕柴老往遊。適一雨三日，竟不得出門縱觀。乃繙閱山志，哦詩遣悶，「雪竇寺八詠」，皆臥遊所成。大師抵甬，慈谿保國寺主一齋，邀往遊憩，住可一月。日居無事，又作「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」，及「起信論唯識釋」二書。

「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」，曾再講於廬山、如皋，蓋針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之爭而作。大意謂：兩般文化，為東方西方所共有，特有所偏重。再則此兩者各有利弊，應以大乘導化之使完善。此為大師融通世學之根本方式。



「起信論唯識釋」，所以通唯識家（內院師資）之駁難者；繼「緣起抉擇論」之說意識緣起以引申論究之。其主要之意見，為審定論主依據之心境：『聖位菩薩之造論，皆依自證現量智境。……則馬鳴造此論之依據點，必在八地或初地以上之菩薩心境』。『登地以上菩薩心境，……有時有漏同異生，亦有時無漏同如來；有時執障相應染法現行，亦有時智證真如而無明暫斷現行。……成唯識論之說等無間緣，第七轉識有漏無漏容互相生，第六轉識亦容互作等無間緣；皆依此登地以上菩薩心境說』。『此論示大乘法，謂眾生心。……唯依據亦有漏可代表六凡，亦無漏可代表四聖之地上菩薩心，能說明之。此即予謂馬鳴造此論依據點之所在也』。

其後王恩洋復作「起信論唯識釋質疑」，大師復略答之。十二月四日，孫中山應北方請抵津，主開國民代表大會以解決時局。

大師自謂：其時發生兩種新覺悟：『一曰、中華佛化之特質在乎禪宗。欲構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寶，當於律儀與教理之基礎上，重振禪門宗風為根本。二曰、中國人心之轉移繫乎歐化：於正信佛法之新社會，當將佛法傳播於國際文化，先從變易西洋學者之思想入手』。

一九二五（民國十四年）三十七歲

一月，武院院董會，推孫文樓來寧波，訪謁大師於保國寺，懇回武院住持。適大勇、胡子笏函來，北京發起仁王護國般若法會，請北上講經。大師乃允短期回鄂一行。

大師出甬抵滬。以「科學的人生觀」及「大乘與人間兩般文化」，交泰東圖書局發行。晤章太炎，與談起信論義，及人乘階漸佛乘義，頗得章氏激賞。

二十三日（「臘月念八日」），史一如病卒於滬。

二十五日，乙丑元旦，大師抵漢口。回武院，對院務逐加整理，為學生講二十唯識論。「世間萬有為進化抑為退化」，「以佛法批評社會主義」，「佛法是否哲學」，「佛教心理學之研究」，均此時為研究員講。大師評社會主義，確認其目的之正確，而嫌其手段之偏謬：「見環境而忘本身」，「專物產而遺心德」，「齊現果而昧業因」，「除我所而存我執」。故主「改造本身」，「究源心德」，「進善業因」，「伏斷我執」，以正其偏而庶乎能實現其目的。論心理學，大師依楞嚴經，析為情的，想的，智的。時革命空氣漸高，大師乃作「大乘之革命」。其『革命之工具，即二空觀』。

是月，北京佛化新青年會復活，邵福宸負責進行。甯、張在川，亦有重慶及四川（在成都）分會之設立。「張宗載宣言」，誇張猶昔。二月八日（「十五日」），李隱塵等約蕭衡珊（耀南）、何韻香、陳叔澄等，發起就中華大學，請大師開講護國仁王般若經。講數日，講務由善因代座。

鍾益亭、汪奉持等，是年受皈依。三月六日（「二月十一日」），大師偕王森甫等一行二十餘人北上。至京，蒞車站歡迎者數千人，駐錫慈因寺。

十四日（「十九日」），大師於中央公園社稷壇，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，聽眾日常千人。法尊、法芳譯語兼記錄，成『仁王護國般若經講錄』。四月十六日（「三月二十三」）圓滿，克蘭佩、衛禮賢、多傑覺拔、貢覺仲尼，均來法會參聽。講次，值孫中山先生逝世，停靈社稷壇（經筵臨時旁移數日）。大師往謁遺體致敬，輓云：『但知愛國利民，革命歷艱危，屢仆屢興成大業。不忘悟人覺世，捨身示群眾，即空即假入中觀』。

大覺亦於三月十二日（「二月十七日」）卒於重慶之歸元寺。

時段祺瑞執政，召集善後會議。通電呼籲和平，有『誰本孔子一貫之旨，凜佛家造孽之誠』語，大師乃舉三義以致書執政。太原大同學校，試驗理想教育之德人衛西琴（禮賢），讀及大師有關教育之論文，特來京訪晤，諮詢佛之教育法。其後常通音問，友誼頗篤。四月，大師與白普仁、莊思緘等，設中華佛教聯合會籌備處於北京，呈內政部備案，以便推派代表，出席今秋東亞佛教大會。大師作「中華佛教聯

合會應如何組織耶」，主在家、出家分組而後合組。

法會期間，大師兼為藏文學院講『攝大乘論』，法尊記，僅至「所知依分」。大師論及大乘三宗，於平等中顯有淺深之跡：『一、法空觀慧宗，……重破小乘法執。二、法相唯識宗，前宗雖以空慧洗盡法執，然離執之法相則未廣明，故以此宗繼之。……真如淨德宗，凡有言說可安立者，前宗攝盡而無餘。此宗所明者，乃法空觀慧所生所顯，法相唯識所明所證之體也』。

十九日，大師應燕京大學約，往講「為學所以求真實」。熊東明由此發心學佛（。是春，班禪來京謁段執政。

非宗教同盟，一時風起。

文殊誕（四月二十七日）左近，大師偕胡子笏（妙觀）朝五臺山，宿碧山寺廣濟茅蓬。適風雪瀾天，僅禮北臺菩薩頂。五月，大師偕子笏抵太原。以莊蘊寬、汪大燮、葉恭綽、許世英、孫寶琦、熊希齡、湯薌銘等先容，受閻百川之招待。惟晤談之餘，意趣不盡愜洽。大師訪山西村政；遊晉祠（五月五日）等名勝。於洗心社之自省堂，講「佛法與孔子之道」。

大師經石家莊回北京。時大勇決改組藏文學院為留藏學法團，專學藏密。因乞大師開示，書四偈示之：『心佛眾生，一如無別；下同悲仰，上齊慈力（本依）。

率身律儀，澡心冰雪；嚴己正人，住持體立（嚴正）。寬消峻怨，和凝厚德；事緣吉羊，成由福德（寬和）。隨順時機，施行法教；攝化無方，廣學善巧』（攝化）。

大勇後以六月四日（「閏四月十三日」）成行。

能海之入藏學密，亦是年三、四月（「三月」）事。

大師離京南下，沿途經濟南、南京、常州、無錫、蘇州，並小住遊覽，所至均紀以詩。

時佛化新青年會復活，而武院同學會，是春又出版新僧——大醒、迦林、寄塵負責，老僧為之驚恨。大師遊歷歸來，作「箴新僧」，以緩和老僧惡感。

大師抵上海，天童寺退居淨心，住持文質，已在滬迎候。偕赴寧波，禮育王舍利塔已，去天童寺講楞伽經。六月初開講，陳慧乘記錄，成「楞伽經義記」。

經期中山居閒適，遊天童諸勝，皆有題詠。「悲圓居士集序」，「大覺苾芻塔銘並序」，均作於此時。

大師爲東亞佛教大會，撰「敬告亞洲佛教徒」，蔡伯毅爲譯成日文。

講畢，大師抵滬。七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（「初八初九兩日」），在世界佛教居士林講演佛乘。

。八月四日（「六月十四日」），大師抵廬山大林寺。十日起，開暑期講演會三日。北大教授張怡蓀，台灣故友善慧，並參預演講。大師講世俗諦的人生觀，發揮「仁義禮樂之仁德」：『今雖欲行儒之行，而本之於佛而又歸之於佛也』。

大師是年多以儒爲方便。致段執政書：『擷華夏之文化，體佛用儒』；復衛禮賢書：『先從大乘佛化，以得到符合內外上下，渾然一體之宇宙人生實際之孔家儒化與大乘佛化，乃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』；在太原，講『佛法與孔子之道』；其後復作「中國人用中國法之自救」。自謂：感於中國之日亂，列強之不足恃，主張發揚宋元來之「國民性道德」——三教融合之精義，淬礪而振作之。其項目爲「一、建佛法以建信基」，「二、用老莊以解世紛」，「三、宗孔孟以全人德」，「四、歸佛法以暢生性」。大師晚年論發揚中國文化，要不出此。是年夏秋，大師設廬山學窘於大林寺，以會覺、大醒、滿智、迦林爲學員，令習英文與佛學（熊東明從學佛法於山），爲寰遊歐美布教之預備。大師素以振興佛教（唯中國能振興大乘佛教）救世界，今乃欲先著手於世界運動，格化西人，庶乎國人因西人之信仰佛法而信佛。方針一變。是秋，唐大圓回湘；海潮音移廬山，九期起，改由會覺編輯。

支那內學院，擴設法相大學。廈門南普陀寺，禮請常惺創辦閩南佛學院。

國民大學函商增設佛學史，或印度哲學史，請大師爲教授，辭之未就。

時東密藏密，泛濫日深。蒙藏喇嘛，『形服同俗，酒肉公開』。東密則：『曰俗形居中臺也，曰定妃爲女形也』，而居士據以傳法；且誇『即身成佛爲獨具之勝義』。大師慨中國佛教漸陷混亂，有『弁髦戒行，上苴淨業』之危（普陀印老同感）。春日，大師作「今佛教中之男女僧俗顯密問題」。在廬山學窘，更講「論即身成佛」，「中國現時密宗復興之趨勢」。主張：納於教理，軌以戒律，嚴其限制。望大心比丘，深入東密藏密而治爲中密。讀大師致王弘願書，可概見當時爭論情形：『比年天下洶洶，人失其性，莫非值利譽則貪癡即縱，處人已則瞋慢相陵。播流四毒，構成眾凶。乃知非先自降伏煩惱，則凡百皆爲資福之具耳。宏法！宏法！多少人將假此名以行其惡！語之曷勝痛心。去春雷斧之事，日僧演華等續續來信，且宣誓以證其所云之皆實。余以君等已心喪其主，客氣用事，不能止惡，徒以長瞋，因之默爾而息。其意在不添火宅之燄，非有他也。近衡時局，稍發危言。乃聞門弟述君於所撰之報紙，公然惡口相加；余惟有痛自慚愧，祝君心快而已，他復何言』！

大師廬山講學，更有「阿陀那識論」，「論法相必宗唯識」，「議佛教辦學法」。大師立法相定義：「空前之法執非法相」，「遮破法執之空慧非法相」，「安立非安立圓融之法界非法相」；據是遮落聲聞、般若等經論，法相爲慈氏系獨得，而明

其必宗唯識。是年，編廬山講稿為「廬山學」，由泰東書局印行。十月九日，大師由廬山過南京，大醒等隨行（學窘停辦）。大師訪歐陽竟無，參觀法相大學；受邀說法，講「認識的地位論」。時武院研究生，有數人於此受學）。

十日，抵蘇州。應北寺昭三，及張仲仁等請，講仁王護國般若經於北塔寺，有李印泉（根源）等參聽。二十六日（「八日」），受皈戒者三百餘人；法會圓滿。當日還滬。

法會期中，大師於東吳大學講「我之宗教觀」；師範學校講「人生問題之解決」；基督教青年會講「佛法」。大師論及宗教之將來，以為：『人世既長有不滿足而邀求無限永存之心意，即宗教有長在之餘地』。『人心要求滿足之心不一致，……由宗教要求而有宗教之存在，宗教即不能統一』。

其時，大師雖再受任為武昌佛學院院長，然以信眾離心，未能實現建僧本意，大有捨棄之心。得昭三同意，擬接收北塔寺，籌辦中華佛教大學。廬山所講「議佛教辦學法」，即此時主張。「佛教僧伽過渡之大學辦法」，不辦小中學而專辦大學；不收俗眾而重戒律；不分宗派以免偏注。

大師回滬，參加東亞佛教大會之中華代表團，全團二十六人，有道階、持松、弘傘、曼殊揭諦、王一亭、胡瑞霖、韓德清、徐森玉、楊鶴慶、張宗載、甯達蘊、劉仁宣等；滿智為侍錄。當晚，團員赴日本俱樂部，應留滬日僑之歡迎。

二十七日，大師等全團放洋赴日。翌日，組成中華佛教代表團，道老、大師、王一亭、胡瑞霖，被推為團長。大師以任團長故，各處致辭演講，十九由大師任之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等一行抵神戶。日本總招待水野梅曉、大西良慶等來迎。出席神戶佛教聯合會歡迎會，大師致答詞。

三十日午，車抵東京。日本佛教聯合會主事窪川，及佐伯定胤、木村泰賢等來迎，歡迎者不下萬人。同赴芝公園增上寺安住。十一月一日，東亞佛教大會，於增上寺大殿行開會式。午後，赴少女少年團之歡迎會。下午，開教義研究會，大師宣讀論文——「阿陀那識論」。晚，赴帝國俱樂部，出席日本關係中國之五團體歡迎會。

二日，大師出席教義研究會。鑒於日本佛教之俗化，主宣傳佛教之根本方法，在乎「僧格之養成」。其說得日本律宗管長同情，其後特來訪晤。

三日下午，大會行閉會式，大師演說。

四日，中華佛教代表團，由水野梅曉等陪導，出發各處參觀。是日，遊日光。

五日，上午，參觀帝國大學。大師於帝大青年會，講「人生問題之解決」；列舉不同之解決，而歸宗於「正覺人生之解決」。續參觀帝國博物館；往赴日本文部大臣之盛宴。午後，超薦前年震災之亡者。晚，應府市聯合會之招待。

六日，參訪奈川鶴見町總持寺——曹洞宗本山；及日蓮宗本山，立正大學。大師於立正大學，『讚揚法華之殊勝』。

七日，全團別東京，向名古屋進行。過靜岡，有盛大之佛徒歡迎會。抵名古屋，出席市政公會所開歡迎演講會，大師講「佛教與吾人之現在及未來」。晚，宿日暹寺。

八日，向福井縣出發，晚宿曹洞宗本山永平寺。大師「永平寺即景」詩：『東亞有高會，紅葉正深秋。塵海佛光普，關山客夢悠。久懷永平寺，來作采真遊。一笑忘言說，風徽仰古猷』。

九日，抵京都，歡迎者萬人。晚宿南禪寺。

十日，至奈良，參觀正倉院、東大寺、法隆寺；回宿南禪寺。

十一日，參觀大谷大學，大師發表「傳教西洋之提議」。繼參觀市政公所，應歡迎之茶會。大師講「中日佛法之異點」。晚宿南禪寺。

十二日，參觀東西本願寺。繼至龍谷大學，大師講「淨土之要義」。次參觀妙心寺，回南禪寺。

十三日，參觀石山寺。去劫本港，晚宿延曆寺。

十四日，去日吉，參觀三井寺。參禮黃檗山臨濟大學，大師講「臨濟四賓主」。次去木幡，參禮王寺；宿信貴山。

十五日，至奈良，重遊東大寺。往參觀興福寺，大師於歡迎會中，講「從奈良說到佛法之本源」。回南禪寺宿。

十六日，參禮知恩院、建仁寺、清水寺。參觀博物館已，往瞻禮三十三間堂。回南禪寺。南禪寺為天臺一山國師來日開山，中華佛教代表團，特為致祭；大師撰疏。

十七日，全團赴高野山，晚宿龍光院。

十八日，參禮奧之院，赴金崗峰寺茶會。次出席高野山大學講演會。金山穆韶講「弘法大師之密教觀」，語中涉及大師之密教評論；大師乃出以溫和之應戰，講「金山教授之說與感想」。

十九日，至大阪，遊觀天王寺。出席各新聞社之歡迎。晚宿難波別院。

二十日，回抵神戶。赴華僑講學會之午餐；大師講「菩薩行先從人道做起」。次在中華會館，出席中日聯合歡迎會，大師致謝辭。此行大會三日，遊觀參訪十七日，大師領導團員，克成使命。水野梅野（仰止生）撰「民國佛教界之盟主太虛法師」，以表示其觀感。略云：『肩挑民國佛教界，胡來胡現、漢來漢現之英靈漢，我太虛法師，與記者相識，不過十有餘年。……為中華民國佛教代表團團長，偕二十餘緇素共來赴會，造日華兩國佛教史上未曾有之記錄！……法師欲依佛教主義之宣傳，令歐美人改造對世界之基礎觀念；於謀世界人類之和平與福祉之大抱負下，不以其勞為勞，誠精力絕人之勇者也！……日本佛教徒於法師，得一新同事，及將來發揮東方文化於世界之好伴侶。……希兩國佛教徒，皆以法師為中心，互取其長而補其短，以期佛教之宣揚於世界！幸法師自重，以全此大任為禱』！

藤井草宣於奉公雜誌之介紹，亦謂：『法師年齡，聞僅三十有七，實令人抱一非常之感』！

大師赴會期中，日本之名教授，如南條文雄，井上圓了，村上專精，大內青巒，高楠順次郎，鈴木大拙，渡邊海旭，常盤大定，木村泰賢，金山穆韶等，並來訪談。而德駐日大使索爾夫，帝大教授（德人）昆支莫莎，並特約大師晤談。得值參事卜爾熙（後任駐華公使），願為介紹柏林友人，歡迎大師去德講學，為大師西遊一助緣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與劉仁宣等離日返國（道老及甯達蘊、張宗載去臺灣，轉廈門）。臨行，代表團發表「留別日本諸佛教同袍文」，大師作：『蓋聞心不孤起，託事現行；教不虛張，因事施設。以歐美偏霸之動，遂孔釋中和之探；啓西方之哲人，慕東化乎儒佛。又聞大火燎原，發星火於片石；洪流沃野，出岷源之濫觴。由去夏廬阜椎輪，來今日蓬瀛大輅。空成規乎既往，曠進化乎將來！』於是增上淨緣，開唯一無二高會；觀音淺草，留歷劫不壞金身。緇素俱集，商研究宣傳於法義；士女交參，議教育社會之事業。應後藤主爵茗談，為帝大學生演說。活潑少年，歡呼雷震；莊嚴古佛，宴坐花飛。四座之眾咸傾，三日之功既畢。『總持訪洞上高禪，本門立日蓮正法。植物園張文部之宴，被服廠叩災骨之鐘。由是名古屋宿覺王山，煥然新制；福井縣參永平寺，卓爾古風！見皆堪學，十年勝過讀書；迎即有辭，一路歡聲入洛！』南禪創於一山，東化紐乎兩國。探古正倉，隆性相之大法；博物帝館，謁東西之本願。兩谷學府，燦梵藏緬暹之文；一心妙明，超名句言思之表。湖泛琵琶，經延厝而黃檗，山遊貴信，賞深秋以丹楓。再會奈良之群麋，綜攬京都之諸勝。『高野為祕密之玄都，輝騰覺海，大阪蔚工商之大國，寺麗天王。吞佛剎於毛孔，隱顯無方；歷神仙之樂邦，出入以戶。一語半言，心光互映；千珍百品，紀念無窮。』喜馬拉兮高何極！太平洋兮深莫測！森羅萬有兮昭一心，華夏扶桑兮融大日。賦同袍兮天地寬，轉法輪兮歐美入。話別情兮聊贈言，申謝忱兮欲奚說』！

大師回滬。二十五日，應國民大學章炳麟、殷芝麟約。往講「能知之地位上之所知

諸法」。

大師再去蘇州，為少數人作楞伽經之研究。「大乘入楞伽經釋」約此時作；發端而未竟其緒。大師初擬「十月二十三日」接收北寺，為佛教大學校基，囑大醒往為管理。然以債務繁重，中止進行。是冬明春，大師常往來於上海蘇州之間。

按：楞伽經之研究，自傳與誌憶，未明言為第二次來事。依時事，知有楞伽學社，定於仁王經畢講開講。仁王講畢，大師即去日，推知必係此時所講。

大師日本歸來，撰「由職志的種種國際組織造成人世和樂國」，載諸東方雜誌。其理想為：『一業一業皆成爲一種一種之國際組織；而由此一業之國際組織的團體，以自治理其一業所關係之大事。換言之，教育界即於全人類之世界上自成爲一教育國，宗教界即於全人類之世界上成爲一宗教國，……而此一一國（即一一成爲國際組織的國體）皆交互周遍於全人類世界，無人種、民族、國籍、領土之區別。譬如一室多燈，光光相網然。則世人不難由此進一步爲總組織之統一，而造成一平治豐樂之世界國』。

本論目的，著重於「佛教徒當首先進行佛教的國際組織」，此則僧伽應負其責。一則，當修養成職志一致之僧格（即「僧格之養成」），評「今世耽妻室、甘肉食而號爲僧者，應知其實非僧也」。二則，當統率信徒組成有秩序之國際團體盡力於弘法利人。大師建僧而不滿日本式、蒙藏式，實爲一根本觀點。

是月二十一日，大勇率眾至康定，為藏方所拒，留康修學。

一九二六（民國十五年）三十八歲

一月二十一日，大師在上海，參加居士林之釋迦成道紀念會。

武漢佛教同人，推大智來蘇專迓，大師偕與抵漢口，講經授皈依而回。過武院，爲學生講「能知地位差別上之所知諸法」，善長記。二月七日（「二十五」），大師應蘇州自造寺（佛學會）寺主本醒約，往寺略作開示，象賢記。

大師至浙西硤ㄨ，修彌勒七過舊年。十三日，丙寅元旦，大師撰「居家士女學佛之程序」。比來之學佛者：『或盲從他人以附和，自無心中之所主，或好奇趨時以標榜，惟任妄情之所馳；或徒託佛以逃世；或更藉佛以沽譽』。

大師乃爲明確指出：『居士學佛，則期以普及乎全人類，風俗因以淳良，社會由之清寧者也。由遵行人倫道德，養成人格而漸修十善菩薩行』。

按：自傳以此爲在上海，然「居士學佛之程序」未署：『丙寅元旦草於浙西彌勒閣』，其非上海可知。會覺曾偶與編者談及：「大師行蹤，間有人所未知。舊曆十四年底，住某處過年。新年函廬山——會覺在山編潮音，郵戮蓋「硤ㄨ」字樣」。竊疑此或海寧縣之硤石鎮。今雖難確指，然決非上海。彌勒閣不必爲寺名、殿名，蓋從修彌勒七得名。二十七日（「元宵後二日」），覆體參書，爲論彥明「轉識論之研究」。是年春，大師應劉仁宣等請，約熊希齡、章太炎、王一亭等，發起全亞佛化教育社（後改名中華佛化教育社），作佛化運動。社址設虹口，由劉仁宣編心燈旬刊。大師則寓雪竇分院，或育王分院（息廬），就近指導。三月二十二日（「二月初十」），大師講「身心之病及醫藥」於蘇州之江蘇醫科大學，嘿庵、象賢從行。

二十八日，居士林組「法相唯識研究會」，請大師開講「法相唯識學概論」。每星期日講，僅三次而止。「楞伽大旨」，「唯識之淨土」，「中國信願行淨土與日本教行信證真宗」，並去冬今春，先後於居士林講。

是月，白喇嘛於杭州，啓建金光明法會。五月（「四月初一日」）再建法會於南京毘廬寺。四月二十一日（「三月初十」），大師應杭州佛學會吳璧華等請，講仁王護國經護國品三日，設座功德林。王九齡來會參聽。大師一別西湖，倏忽五年，訪靈隱、昭慶、彌陀諸寺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在省教育會講演。

時政局日緊，班禪於四月五日，通電全國，願有助於和平。大師亦漸注意時政，聯合杭州學佛同人，向各軍政長官呼籲和平（佛誕日發）。大師且致書孫馨遠（傳芳），爲論政有王道、霸道、戰國之道，冀其「能從事於王霸之道」。論及提倡佛法，則告以『非今人所提倡之禳災祈福、拜像諷經之佛化』，蓋指杭州、南京金光明法會而言。六月中，復致書雲南唐繼堯，勉以『睦鄰以止外紛，專志以隆內治』。五月十九日，佛誕。大師時在漢口佛教會，講佛說無量壽經。善長、梵燈合記，成「佛

說無量壽經要義」。大師過武院數日，為學生講「佛法大系」。時多傑在漢口傳密法。

大師回滬時，上廬山，收拾書物，將海潮音移滬佛化教育社，委陳秉良編輯；在山一餐而去。

是夏，黃懺華初謁大師於上海之某寺分院。晤對音儀，一翻過去之誤會，誓志追隨。

「評寶明君中國佛教之現勢」，亦此時作；勸其「勿分新舊而以派別拘」。中有云：『晚唐來禪講律淨——中華佛法，實以禪宗為骨子。禪衰而趨乎淨，雖若有江河日下之概，但中華之佛教，如能復興也，必不在於真言密咒或法相唯識，而仍在乎禪』。

大師新近覺悟：「中華佛化之特質在禪」，蓋即此意。去夏天童講楞伽；冬於蘇州講楞伽；今春於居士林又有「楞伽大旨」之說；應與「特質在禪」之心境有關。惟禪之宗重，有賴以身作則；惜大師悲心所轉，未之能從事也！六月五日，蔣中正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出師北伐。

二十一日（「十二日」）圓瑛與甯達蘊、張宗載等十九人，自閩抵新加坡。七月，大師再至杭州，應佛學會請，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，是月六日圓滿。

大師在杭，作「建設人間淨土論」。緣起於山東臧貫禪之一再函請。大師所論「人間淨土之建設」，為世界佛徒聯合國際之組織，與建設一佛化特區以資觀感。惟中國佛徒毫無組織，憑何與世界佛徒相聯合？佛教未為社會中堅分子所重，佛化特區必難得政府容認。然則人間淨土，從何著手建設！

是月，大師應汪大燮、熊希齡、莊蘊寬、胡瑞霖、蔣尊禕、梁密、張相文等發起之北京講經會電邀進京。過南京時，往訪蔣作莊、唐大圓於東南大學。遇王隆中，邀以偕訪孫馨遠，傾談頗洽。

大師主持之中華佛化教育社，以是得其贊助（覺乎否乎可以覺矣）。

大師偕唐大圓入京，寓安福胡同王驥陸所辦佛教閱經社。二十八日（「六月十九」），在中央公園社稷壇，開講四十二章經；八月八日（「七月初一」）圓滿。是會聽眾簽名者二千餘人，可謂極盛。周少如、王尚菩、黃通園、駱馨吾筆記，羅庸（膺中）整編為四十二章經講錄。法會圓滿日，（英）克蘭柔夫婦，梵文學者岡和泰，國本睦雅，貢卻仲尼，均來會。分贈摺扇為紀念；扇係法會特製，由曹謙繪大師肖影，汪伯棠繪洛陽白馬寺塔影，莊思緘書四十二章經歷史，湯定之繪社稷壇圖。

三十一日（「二十二日」），大師應彌勒院臺源請，蒞院為學生略示「唯識之名義」。

京中教育界，就佛教閱經社，組佛學研究會。八月一日（「二十三日」），請大師講「佛學概論」。聽者張怡蓀、羅庸、羅培常等，均為各大學師生。羅庸筆記成書。論以「因緣所生法」為五乘共學；「三法印」為出世三乘共學；「一實相印」為大乘不共學。條理佛法之義理為三階，為大師晚年定論。

發表「論華日當聯布佛教於歐美」，主以日本退還庚款為之。

時大師將有南洋之遊，因為宣傳歐美之籌備。十五日，大師與胡子笏等，議設世界佛教聯合會北京辦事處於萬壽寺；擬籌資先辦寰球佛教圖書館。

按：寰遊記作「世界佛學院圖書館」，乃其後改名。八月十九日（「七月十二」），大師回滬。次日，乘伏見丸南行去星洲。初以去春，廈門佛化新青年會會員蔣慧雄（劍一）、蘇慧純（鶴松）、黃慧玄（謙六）等皈依大師。夏季南遊星島，從事商業。約轉道等籌組星洲講經會，迎大師說法，規模甚大，希望甚遠（。

按：自傳作「六月底」回抵淞滬，誤。海刊七卷十期「紀事」，「二十七日由滬南下」，七字疑衍，或一之誤。九月二日，大師抵星洲。歡迎至福州會館，與華僑信眾相見，大師為「祝南洋佛教之聯合」。

五日（「二十九日」），大師出席假座中華總商會之歡迎大會，講「略祛世人對於佛法之誤會」。

六日，大師應許公遂領事之歡譙。席間，議及南洋佛教聯合會之籌設。

十日起，大師於新落成之維多利亞紀念堂，開講「覺世救人之佛法」，三日而畢。

二十二日起，大師間續於江夏堂，開講「佛乘宗要論」大意，「維摩詰經」大綱，心經。是月底，大師以不慣熱帶生活致病。在星洲攝臥病影，戲記以詩：『雙林橫臥日當空，百萬人天罔測中。死活一時俱示現，一場遊戲亦神通』。

大師在星洲，遊宴演講，不一而足。陳嘉庚導大師參觀其橡樹園、工廠、商店。胡文虎函詢有關佛法與商業，面晤款談，憩息其涼屋數日。蔣劍雄、蘇慧純等，陪遊柔佛。

大師受盛大歡迎於星島，圓瑛適在星島某地而未曾晤面。大師門下信眾，間不滿圓瑛之言論，啓大師與圓瑛晚年隔礙之始。事以有記者往訪圓瑛，以太虛法師學德何如為詢；圓瑛意存輕抑，告以「太虛乃其學人」。消息既播，致引起少數人不滿。自此以前，佛化新青年會通電，列圓瑛之名；江浙同學致書諸山長老，圓瑛覆函，願以追隨；十四年夏，天童推圓瑛為住持（後未就），武院學生致函稱賀；是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，大師函約圓瑛同行。大師與圓瑛，雖風格志業不盡同，然以昔年盟好，大師及其學人，未嘗不樂於引為同調。自後日趨疏隙，惜哉！

按：圓瑛信眾，傳有大師曾為圓瑛法子之說。編者特訪柴老於天童（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（「十月一日」），時圓瑛適自滬至天童）。柴老謂：事出有因。非光緒三十四年，即宣統元年。圓瑛大病數月，柴老親為護侍。圓瑛之病甚奇，發則神情頓異，纏綿欲絕。時人視為鬼擾，圓瑛亦自必死。間常哭語柴老：「從七塔寺慈運老和尚得法，未曾傳出，設一旦逝去，法脈自我而斬，何以對祖師！且（寧波）老會館數載經營，一旦付諸非人，亦屬唐喪全功。望太虛能接其法派，願以老會館相交」。柴老以語大師，大師不可。柴老以為：彼此友情素篤，應通權允之，稍慰其臨死苦迫之情。如病愈，圓瑛自當知其亂命（分屬盟兄弟，如何倒作師資）而一笑了之。是事，柴老一手包辦；圓瑛於病中，曾書法卷、字據與之。字據有「生西之後，老會館交與太虛，他人不得爭奪」之語。其後病竟愈。當年或隔一年，柴老將法卷與字據交還。柴老又謂：圓瑛長於太虛十一歲，無論佛法與詩文，大師出家之初，俱對之大有助益；且常有經濟援助云。柴老率真，對圓瑛友情，更非泛泛。其言如此，應可信也！十月八日，大師出席江夏堂之歡送大會。大師原擬遊歷宣化，遠去歐美；以不慣熱帶生活，乃決意回國。

十日，國民革命軍克武昌。佛學院及漢口佛教會，均陷於停頓。善因離佛學院返湘；學院由大敬守屋。

十一日，大師乘德加大輪船啓程回國。與前廈門大學校長黃琬（孟珪）同舟，傾談頗不寂寞。十五日，重九，舟過香港。大師偕黃琬登太平山頂。次日，曾星瑚等陪遊青山寺。值寺中開戒，寺主顯奇率眾歡迎，請為開示。

十八（九？）日晚，輪過廈門，會泉、轉逢、常惺、王拯邦等來迎，強大師小留。曲從眾意，上岸宿日光岩。

二十日，過廈門，經市場向南普陀寺，沿途受盛大之歡迎。洪鴻儒、余超、繆子才、神田慧雲等，預歡迎之行列。至寺，赴閩南佛學院之歡迎會。

二十一日，南普陀寺，柬約紳商學僧界領袖，舉行隆重之歡讌。與大師同席者，林文慶、周樹人（魯迅）、孫貴定、張頤（真如）、沈士遠、莊澤宣、顧頡剛、陳定謨、羅培常、繆子才等。魯迅對大師之印象，為『和易近人，思想通泰』。陳定謨由是發心學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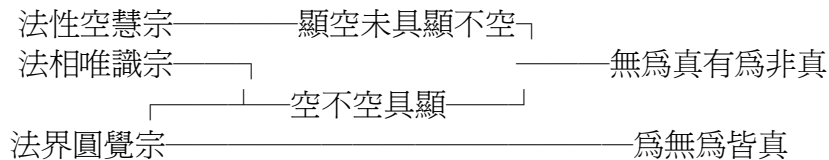
二十二日，大師偕常惺、蕙庭等，赴廈門大學參觀，應約為講「緣起性空之宇宙觀」，常惺記。

二十三日，各界假教育會，歡迎大師說法，大師為講「大乘佛法的真義」，為現實與精進。

二十五日，觀音誕。大師往遊白鹿洞、虎溪岩等。時有「南普陀題石」一律：『南海普陀崇佛刹，虎溪白鹿擬匡廬。千岩百洞奇難狀，隕石飛星古所都。水鳥皆談不生法，雲林巧繪太平圖。山獅十八驚呼起，一吼當令萬象蘇』！

大師抵滬之翌日，送別日本之中華佛教視察團於輪中。由佛化教育社，約集上海新聞界戈公振等，大師發表南洋遊化之談話。十一月十四日，大師應尚賢堂李佳白約，講「佛法應如何普及今世」，李氏譯之以載字林報。其中論及天神創造說等之謬妄，引起西人之難問，大師復為文答之。韓人玉觀彬，因聽講而發心皈信，大師名以「慧觀」。某星期日，大師於尚賢堂講「愛之崇拜」。李佳白以中國當時之反宗教運動，由於缺乏愛之觀念。大師乃謂：不應盲從我執之愛，愛亦為戰爭苦惱之因，故應崇拜依覺悟人生萬物而起之大慈悲。其時，大師電孫馨遠，就其轄內，宣傳佛化教育；得孫氏贊許。大師乃約王一亭、劉仁宣、張煌等會商，決定五項辦法。後聯軍劉參謀催往講演，大師攜嘿庵同行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（「十一月二十二」），大嚴卒於寶華。

時大師有「論賢首與慧苑之判教」之作。所論大乘三宗，有以「法性空慧」為不了之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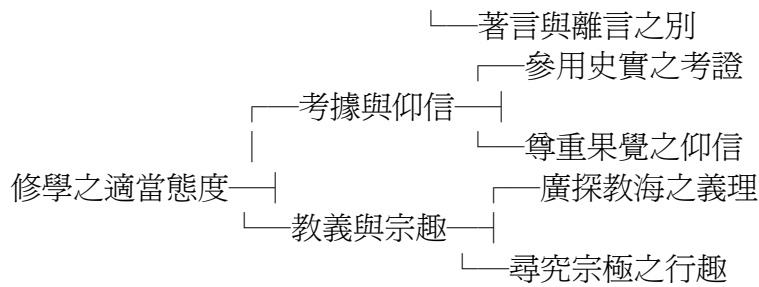
是年冬，兩湖佛教，陷於革命之大混亂中。僧界組湖南民眾佛化協會以適時，有「佛法不是宗教」，「擁護佛法即是擁護革命」，「要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的精神努力革命」等口號。曉觀、開悟等，集僧侶千餘人，一致加入國民革命會。然佔寺奪產之風未曾稍戢。時大愚掩關廬山，痛心湘鄂贛間之大混亂，悲心激切，志求速得神通以救世。

一九二七（民國十六年）三十九歲

一月九日，日人石井澄來滬視察佛教，訪大師於佛化教育社。

十六日，大師開講「佛之修學法」於尚賢堂，凡三講（逢星期日），唐大定記。大師對佛法之重要意見，悉攝於此，茲列為科目表以見一斑：





時教難因革命軍事擴展而日益嚴重。顯教、大醒、悅安等，集詢應付辦法。大師知「僧伽制度論」已失時效，乃作「僧制今論」。定僧數為二十萬人，合教區為五區，析僧眾為長老、學行、服務、尼——四眾；析信眾為皈依、研究、女——三眾。論曰：『今佛化重心移信眾。而時代趨勢又側重生計，僧眾亦不能不為生利分子以謀自立於社會』。『此七眾：一者、可廣攝學理之研究者；二者、可別開僧眾中之從事於資生事業者。此依今此佛化眾情狀，及適應現社會，不得不然也』。按：「自傳」與「整理僧伽制度論跋」，以此為十五年（或冬）作。「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辭」及「建僧大綱」，則謂十六年作。十五年冬，應是指舊曆說。

二月二日，「丁卯元旦」，大師於上海籌備之「法苑」，舉行開幕禮。章太炎、王一亭、謝鑄陳、王森甫、陳維東等，並來參法會。法苑乃本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而設立，為一改良經懺（除去其迷妄，擴大其內容）組織。謀於此獲得經濟基礎，以作新僧運動。經濟之援助者，為玉慧觀。助理進行者，為嘿庵、悅安等。時革命風暴，迫在目前，大師不依「僧制今論」，與研究佛學者相聯絡，導一般僧眾從事資生工作，乃欲藉改良愚迷陋習之經懺生活以謀發展，似非善策！使當年三民主義革命而真能實現，則「經懺」決為取消而非改良也！

是年大師，多與章太炎晤談。章氏書「性空彼此無差別，力大乾坤可跌交」一聯以贈。

二十四日（「二十三日」），法苑之祈禱息災會開始，凡七日。大師略說「楞伽大意」。時李開侁、陳元白、湯薌銘等，並因戰事集滬，時來法苑。李開侁從持松修密。

大師於法苑，為張歆海及王森甫，依佛式婚儀主婚，引起舊派之猛烈反對，甚或指法苑為共黨機關。法苑之經懺來源，因以大受影響。三月，國民革命軍入上海、南京。南京法相大學解體；內學院亦陷入窘境。時張宗載西抵武漢，忽以鋤奸會名義，遍發傳單，大罵僧尼，誣加罪狀。在漢口辦無畏月刊，以涉及顧淨緣，被捕多月佛化新青年會，於是而息。佛化新青年會，初意未嘗無建樹之熱忱（陳維東、甯達蘊、邵福宸，始終未失信仰）。然以經濟來源之不正常，佛教信解之不充分，而大師又未嘗予以堅強之領導；乃於革命潮來，灰飛煙滅！

大師感於政教之失序，發表「以佛法解決現世困難」；「告強資階級」以施捨，「告貧弱階級」以戒忍；「告摧殘道德文化者」，「告保持道德文化者」；「告毀壞佛

教者」，「告佛教內外護」。告保持道德文化者之言論，可發人深省：『勿空言以保持道德文化為號召！不發真切慈悲之意，不求適宜方便之行，徒以陳腐古板，違時鳴高為保持，則愈招反動之摧殘；名為保持，實銷滅之矣！慎之！勉之』！

海潮音自第四期起，由楞伽山民（悅安）編輯。

四月二日，南京開始清黨。

時廈門南普陀寺，住持會泉任滿；大眾感於僧寺之危機，因常惺推薦，公舉大師為住持。轉逢、常惺、轉岸來滬禮請。法苑適陷於維持為難，遂允就其請；而法苑宣告結束。

大師偕常惺先去福州，謀定護持福建僧寺之本。晤方聲濤、陳石遺等，語以維護。軍政當局歡譙大師於功德林，大師為說信仰佛法與從事革命之相成。

值胡任支，因得李子寬（基鴻、了空）從中調護，閩省僧寺稍安。大師在福州，應青年覺（般若）社，圓覺學社等信眾之歡迎；兼遊鼓山、怡山諸勝。

二十九日（「三月二十八日」），大師於廈門南普陀寺，行住持進院禮，兼任閩南佛學院院長。寺務，以轉岸、覺斌為監院，轉逢為都監以統理之。

大師為閱院員生，講「行為學與唯根論及唯身論」，蕙庭記。大師不滿行為派心理學之強調行為以代替心理，以其為佛法之大障。特引楞嚴之唯根論，范縝神滅論之唯身論，明行為心理學近似於佛法；然此為不了義說，究竟則為阿陀那識為本之唯識。是年一月，大師有「行為學與心理學」之發表；冬，有「再論心理學與行為學」，「候爾特意識學與佛學」之作。大師於唯物論之行為派心理學，嚴切注意如此！

五月初（七日前），大師回滬。

六月五日，大師於上海作「說革命」。

大師時撰「以大同的道德教育造成世界和平」，將偕陳定謨出席坎拿大之世界教育會議，進而遊化歐美。由楊明塵兄弟，及南普陀寺助以旅費。瀕行，以事未果，乃託郭秉文代為提出。此為理想教育之又一型。雖緣飾於禮運之「大同」，孫中山之「天下為公」，而目標則仍在佛教：『宗教修養，即大同的道德教育之綱骨』。

『修養之究竟，莫過於圓成正覺，普濟群生』。

是年夏，謝慧堅（鑄陳）編成「太虛法師文鈔」。初集凡三編：雅言，世論，佛學；交中華書局印行。大師約晤胞妹於上海敬心寺。時止安將往廈門，於敬心寺親見之（止安為編者說）。考自傳原稿，於生母病卒下，有『母親遺在李家的三個弟妹，也更無消息。在民國十六年，偶過長安，聞一熟人談及』。書至此，即勾去之。大師必從是得弟妹消息，故一度約晤。七月

大師至杭州靈隱寺休夏，得住持慧明、監院玉皇之厚遇。時歐陽竟無發表「論作師」一文，主在家得為出家者之師，得受出家者之禮拜。大師不以為然，作「與竟無居士論作師」，決言住持佛法為出家者之責。結論云：『於穢土中，七眾律儀，大小共遵。非別出家在家即為小乘，而大乘無出家在家之分宜也。於此七眾律儀，不惟住某眾不守某眾戒條為毀犯，其住某眾不安某眾之分，如以近事凌躡比丘，尤為毀壞七眾全部律儀，亦即為毀一切菩薩律儀。故具大悲方便而護法護有情者，此宜知慎』！

大師編「佛法救世主義」，亦名「淨化主義」，十九為剪裁舊作綴輯而成。論以「心的淨化」（立志、修行、成德），「器的淨化」，「眾的淨化」為次。

時大師休夏靈隱，『靜居觀物變，渾欲入山深』，態度頗為消極。潮音編者云：『友人造訪歸來言：法師近似抱有消極之觀念。嘗曰：今佛法既衰，僧亦不振，外摧內腐，其何以自存哉！余雖力竭聲嘶，其奈如聾若啞之僧徒何』！

七月十五日，武漢政府反共。

八月十二日，蔣中正辭職下野。夏秋間浙江省府有逐僧之議。上海程雪樓、施省之、王一亭等，組佛教維持會，向當局呼籲。時弘一在杭，致書有關當局，推薦由大師與弘傘出為整理。九月，蔣中正電邀大師遊奉化雪竇寺（黃膺白時稱道大師於蔣氏之前，因有此約）。

大師抵雪竇，與蔣氏長談竟日。因相偕（及吳禮卿，張文白）遊千丈巖。翌日（十日），「中秋」，大師寓溪口文昌閣。相與賞月，為蔣氏夫婦（經國之母），及張吳等略說心經大意。大師即景賦詩，有『千古相知有明月，一生難忘是中秋』句。國民政府下之佛教，得以從狂風暴雨中復歸安定，得以泄沓混日，確與此夜此人有關。大師和玉皇贈蔣歸隱詩以贈：『黨國安危繫，青山未是歸。出曾驚鬼侮，退豈貽人譏！此日藏雲豹，他年縛海豨。大雄能大忍，莫使素心違』！

十一日，大師返甬，致函申謝，並告以赴歐美遊化之意。蔣氏因囑陳果夫，以三千元為助。

二十七日（「九月二日」），大師於廈門主持閩院秋季開學禮。時常惺以王竹蛤邀，先於暑期離閩，赴滇弘法；教務由蕙庭主持，會覺、滿智為教師。

大師留廈期間，於閩院講「救僧運動」，談玄記。大師極言：住持佛教，「必須有出家的真僧」。所論救僧之道，積極則：「真修實證以成果」，「捨身利眾以成行」，「勤學明理以傳教」。消極則：「自營生計以離譏」，「嚴擇出家以清源」，「寬許還俗以除偽」。「帝制於神民制於佛之根據」，亦此時講。十月

十四日，觀音誕。大師致書常惺，勸以勿去西藏學密：『融攝魔梵，漸喪佛真之

汎神祕密乘，殊非建立三寶之根本。「經書十倍華土」，「聖證多有其人」，藏僧誇言，未堪保信！且試探藏密，僧俗已有多人；法師自可遊心三十七菩提分法，以之奮追千古，宏範三界，何用門頭戶底去依傍之也！因有相知之雅，敢盡進言之責。非太虛不能言此，非法師不足信此！若息緣之處，則泉州雪峰亦上選也。願法師決之！大師偕會泉、陳定謨，遊漳州南山寺，訪白雲巖朱熹解經處。

時湘省佛教，以唐生智老師顧淨緣，組佛化會，秋初辦兩湖佛教講習所，強力接收寺院財產，逮捕住持，槍殺佛學院學生素禪，全湘騷然。迨唐以十一月下野，佛化會解散，僧魂乃得稍定。

十月，大師回杭，住靈隱寺，潛心著述。撰現實主義。後改名真現實論，且以當時編集，為真現實之宗依編。本論規模宏大，極其量，足以貫攝一切佛法，破攝一切世學。大師獨到之思想，多含攝其中。其以現實論為名，蓋深有苦衷。如「救僧運動」云：『今時從唯物論產生出來的科學思想，根本與佛教異趣。……現代最普遍之思想，則有人本主義與實驗主義。這二種，立足在人身眼耳鼻舌所能見能聞能嗅能味之上。佛法「以心為本」，而所說的三世因果，五趣流轉，幾成為他們射矢之的』。

大師為此而論現實，論徹底之現實。即常前具體之變現事實而析其因素（現變實事——無始恆轉），因素非事變外，故不得執色等質素為本以成事。據此變現事素而明實性（現事實性——無性緣成），實理非事素外，故不得執實理為本以起事。即此現事理性以如實覺（現覺實性——無相真如），則如理實證，不偏不謬。本此現覺以觀實變（現覺實變——無元心樞），則變非心外，乃顯「無元心樞」之不思議現實。此本現實如是，而唯佛能實證實說，唯佛法能盡現實之量：大師如此以成立「以心為本」之佛法。進言之，則唯佛法乃為真現實，如云：『何謂現實主義乃佛陀無主義之主義耶？除佛陀外，莫不為非現實而有主義之主義故。宗教執唯神故；哲學與科學，執唯我或唯物故；實驗主義或實際主義、實用主義、又現實主義、實證主義，似為現實主義，然未脫唯我或唯物之執；孔家哲學似為現實主義，然未窮現實之量而猶有拘局；故佛陀為無主義主義之現實主義者。而現實主義，雖鏡涵萬流，含容一切，要非佛陀不足以正其名也。以簡別世俗現實主義，故名曰真現實論』。

十一月

基督將軍馮玉祥，下毀佛令，河南佛教被摧殘殆盡。

十二月

大師著自由史觀，為大師名作之一。大師謂：『第三活動系（有情），完備「聚散變化」、「死限生殖」、「永續統攝」、「自覺進化」之四潛能也，故有充分自由活動而表現為有情類也』。『動物而至人類，其自由性遂臻高度，然其被囚之桎梏猶在焉。得身體而生也，則為身體饑寒、淫疲、病死所囚；依社會而存也，則為社會制度、習慣、風尚所囚；藉根境而知也，則為心境、時空、名數、事物所囚。

故吾人正當之所爲，唯自用自由源泉之心知活動，自解放重重被囚之桎梏，以增進其自由而完成其自由之本性耳』。

大師以爲：專權而反自由之原理，爲唯神、唯我、唯物。近代史上之自由運動，爲唯神、唯我、唯物之各式帝國主義所障礙而未能完成，故應以佛陀現實主義之自由原理——四真觀境，八正道行，三德藏果——而完成之。其要在：創建自由史觀之世界教育，社會經濟，國際政治。而『真社會主義之經濟，與真民治主義之政治，皆待真共和之世界教育而成功』。此項思想，蓋仍民元來社會革命觀點而完成之。是冬明春

大師多評論世學之作：「評郭沫若論文化」，「評（邁格文）佛家哲學通論」，「說四度以上的事」，「論（韋爾斯）世界史綱」，「評（渡邊秀方）中國學術史概論」，「東方雜誌短評四則」，「評胡適戴震哲學」等。大師於論世界史綱，提出「無始進化說」，有其獨到之見：『其法，應剖三史：曰人文史，曰地質史，曰天體史。以現今實際之人物地球星系天空爲立足點。從作史之年，逆推而上。……先廣搜地球人類一切文語傳記，旁參諸現存之古刹古物爲材料，細心推析，以忠實之純客觀，察果求因，以敘其後先之變嬗。上推至無復文語傳記而止，約六千餘載，曰人文史。從是，石器岩層更上推之，曰地質史。遠至地球由日裂生、與各星及天空中無數恆星系；且觀此太陽系未成以前，此處爲一空洞無物之以太電子界，曰天體史。於是爲察因求果之推斷，結論今此地球人類之果，由若何演成；并預言今後之人物地球當若何，以至今後此一太陽系終當壞滅，再爲空洞無物之以太電子果』。

如此，則世界爲無始恆轉之世界，不斷流轉於「成住壞空」之歷程，進化僅爲片面之真理。

時吳稚暉受梁漱溟等影響，誤會佛法，以佛法爲「人死觀」，大師特致長函，與論佛法及政治。

發表告徒眾書。大師初冬有海潮音停刊之議，徒眾多有籌商維持者。大師因指出佛教運動之重大危機，爲「俗之僧奪」，「僧之俗變」，而告覺社以來之根本主張：

『夫此（佛法救世）運動之失敗，舊佛徒不足責，獨責出家在家之新佛徒，昧於分宜耳！在家新佛徒昧其分宜，不及者，則腐化僻化於舊僧，於是遂欲以齋公齋婆放生念佛了之；或由有錢及欲發財以過安閒生活了之；江浙之在家佛徒比比然也。太過者，則以僧之無能而不足崇也，欲奪住持佛教之僧位而代之，爲法相、真言之學者又比比然也。殊不知其分內所宜爲者，當上摧隱逸之僻化，下破迷俗之腐化，敬佛法僧，信業果報以安定心志，行十善法、作四攝事以立身處群』。『出家新佛教徒昧其分宜，不及者，亦腐化僻化於舊僧，遂欲以當寺職、充院主了之；或欲以逸居無事，念佛等死了之。太過者，則唯知以辦學、宣傳、服務、作工爲事，而欲取僧之寺院產業，皆化爲基督教青年會式而後快。無法以達之也，則紛紛退僧而返俗，以自尋其新式之生活。殊不知其分內之所宜爲者，固當以持戒、忍辱、苦行爲本，深入僻僧中以自爲出世之修證，而開發彼爲法爲眾之悲願；深入腐僧中以潛行應世之教化，而引起彼求學持戒之慚愧』。

覺社以來對於佛法之一貫宗旨，即三寶觀。今摘其第一項：『佛之根本觀念，必在釋迦牟尼佛』。『一切經律，皆源本佛所宣說之聲教，由佛徒歷次結集而成者』。

『勝義僧寶，雖在三乘聖眾或賢眾中，但此土之住持僧寶，必在出家五眾，尤在苾芻眾』。

海潮音，後得泰縣信徒錢誠善、王誠普發心，移泰縣居士林編發，第九卷得以續刊。

一九二八（民國十七年）四十歲

一月九日，大師一度來滬，與玉慧觀、山田謙吉等，作中日佛教徒聯誼之聚餐，希予創辦中之寰球佛教圖書館以協助。

大師度舊年於祖籍之崇德（明耀——古華法子——為佛性說）。今存「崇德訪古華禪兄詠福嚴寺四景」。時大師心情陷於極度失望，大有民初光景。出關來以佛法救世之雄心，民十受挫於淨慈，知憑藉禪林以改進之不易。十三年再受挫於武院，知憑藉信眾資助之不易。革命洪流澎湃，而新起之法相真言學者，唯日爭住持佛教之分；新起之出家眾，則唯宣傳虛囂而甚或離佛以去。何以適應大時代而扶佛法！大師頗有捨僧入俗之意趣。十六年，過長安；夏，約晤其胞妹；茲又度舊年於崇德。大師與故鄉、俗眷而生關係，唯獨此年。貫串以尋，不難見其心跡。且此固大師所明確論及者，如告徒眾書云：『就出家之新佛徒言：余近在閩南演說之「救僧運動」：一、真修實證以成聖果，二、獻身利群以勤勝行，三、博學深究以昌教理。……就在家之新佛徒言……：能有一領袖以團結之，皆十善菩薩為中心的新社會也』。

『余則徘徊瞻顧於積極救僧運動之第二（獻身利群）第三項（博學深究），或轉身從事於十善菩薩行，猶待觀機再為選定焉』。

「或轉身從事十善菩薩行」，即入俗之意。然大師信願真切，決非一般捨佛之類。就大師觀之，佛法唯是隨宜適化。如出家而有益於佛教，則出家；使在家而更有益於佛教，則在家。出家在家，胥視適應而異。而其本則造次弗離。了解大師對於佛法之心境，此固無可非議者也。

二月

十二日（「正月廿一日」），武昌佛學院院董會改組，推王慧力（森甫）為院董長。

十四日，「立春有感」：『微雪明明見，寒雲密密封。遠山增黯淡，流水自叮咚。人已度新歲，天猶帶舊冬。乾坤不終蟄，一震起潛龍』！

是月，大師命大醒、芝峰先後去閩南佛學院，主持學務。去冬，閩院發生學潮。會覺離院去南山寺；蕙庭解決乏術，事態惡化，寺務院務均陷停頓。蕙庭及學生代表傅戒（巨贊）來杭迎大師；大師委大醒、芝峰往為整理。下學期始復正軌。其後數年中，閩院遂為大師教育事業中心。大醒去廈門不久，編行「現代僧伽」，多涉人之臧否，為老派痛心。如淨心致大師書云：『舊派意見，不難化除，而新派恐非易融洽。……昨閱現代僧伽一書，批評諦老、印老、及王一亭、黃涵老等。……任意汙謗，云是豬頭長老，蛆蟲居士』。

按：自傳以蕙庭離廈，至夏初閩院發生學潮，全誤。又鬧學潮之主要者，為懷璞、悟開，自傳所記之慈航、談玄等，實無多大關係。蓋大師未曾親處其事，僅泛憶有此幾人耳。

是春，大師仍住靈隱。德人衛禮賢，於佛郎府大學組中國學院，函聘大師為院董，並請往講學。

（一月）蔣中正復任總司令職。春，遊杭之靈隱。與大師、玉皇（卻非）合影以為紀念。

程演生、趙壽人，過靈隱相訪。

暮春一別十年之老友昱山，重晤於靈隱，盤桓三日，大師和其韻三首，一云：『春滿湖山花滿林，連朝陰雨阻探尋。老天不解如人意，何日方能慰此心！儻得狂風騰虎嘯，盡教枯木作龍吟。浮雲掃卻晴空現，湧出紅曦換綠霖』！

大師於失望中雄心猶昔，與前立春有感詩同。昱山贈詩慰之：『性定曾經悟上乘，廿年煅煉更相應。青蓮火裏光華燦，信是人間第一僧』！『佛法雙肩早自承，青年逸氣逐雲騰。道宏世濁相知少，歐海波瀾展未能』！

時大師集抉擇大乘，或抑或揚以導歸中正之舊作，編為大乘宗地引論，交光華書局發行。是春多評內院之作：「生活與生死」，對呂澂「印度佛教史略」作；「論掌珍論之有為空量」，對呂澂「因明綱要」作；「再論唯識與法相」，對歐陽竟無「攝大乘論大意」作。三月，內政部長薛篤弼，有改僧寺為學校之議。中大教授邵爽秋，有廟產興學之具體方案，擬向全國教育會議提出，僧界大受震動。現代僧伽社等呼籲反對。大師以「中國信佛的革命民眾領袖」名義，發表「對於邵爽秋廟產興學運動的修正」。時革命空氣尚存，即專志淨土之印老，亦考慮僧制之整建，謂：『佛制固不可不遵，而因時制宜之道，亦不可不亟亟研求，以預防乎世變時遷』。然時佛教猶無政府認可之合法組織，交涉殊感不易！

四月

二十一日，大師作「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」。大師計劃之佛教革命方案，「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」，曾略述謂：『最根本者，為革命僧團之能有健全的組織。其宗旨為：一、革除：甲、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；乙、家族化剝派法派的私傳產制。二、革改；甲、遯隱改精進修習，化導社會；乙、度死奉事鬼神，改資生服務人群。三、建設：甲、依三民主義文化，建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；乙、以人生佛教，建中國僧寺制；丙、收新化舊成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；丁、以人生佛教，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』。就其建設次第，稱為三佛主義——佛僧、佛化、佛國；即「建設」之乙丙丁三項。大師首重建僧，故極力抨擊拋棄佛僧主義而空言佛教之社會化。如云：『中國的佛教革命，決不能拋棄有二千年歷史為背景的僧寺。若拋棄了僧寺。以言廣泛的學術化、社會化的佛教革命，則如拋棄了民族主義而言世界革命一樣危險』！

大師自謂：訓詞本以作革命僧團運動之綱領者，惜為大醒、芝峰公開發表，致革命僧團未曾實行組織。

二十三日，沈嗣莊以克魯泡特金譯稿相訪，因作「克魯泡特金的人生善行學」。一般所稱之倫理學、人生哲學、道德學，大師以爲名「人生善行學」爲當。

大師應之江大學約，講「生命之研究」。春杪，大師病神經痛，移滬醫治。

五月三日，日兵於濟南造成慘案；七日陷濟南。大師以「中國全國佛教會議代表」名義，與瑩照致電日本佛教聯合會，望其勸日本當局撤兵。

時大師在滬，發起「全國佛教徒代表會議」，主消除僧界之歧見（新舊之爭），容納各種提案，成爲全會決議，然後成立佛教統一機構以資執行。

時江浙有江浙佛教聯合會之組織，圓滄入京請願。大師應上海儉德儲蓄會請，講「人生的佛學」。以後人生佛教之甚多講述，內容不外乎此：『佛法雖普爲一切有情類，而以適應現代之文化故，當以「人類」爲中心，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。『佛法雖無間生死存亡，而以適應現代之現實的人生化故，當以「求人類生存發達」爲中心，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，是爲人生佛學之第一義。『佛法雖亦容無我的個人解脫之小乘佛學，今以適應現代人生組織的群眾化故，當以「大悲大智普爲群眾而起義之大乘法」爲中心，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，是爲人生佛學之第二義。『大乘法，雖爲令一切有情普皆成佛之究竟圓滿法，然大乘有圓漸圓頓之別，今以適應重徵驗、重秩序、重證據之現代科學化故，當以圓漸之大乘法爲中心，而施設契時機之佛學，是爲人生佛學之第三義』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大師應蔣總司令之邀（以大師電告放洋日期），偕瑩照自上海赴南京，寓毘盧寺，謁蔣於總司令部。翌日，偕遊湯山。大師談及：『佛學爲世界人類最高理想之表現，其救世之精神，非其他學術宗教所可及。必適應時代之思潮，國民之生活，方可推行無阻。際此訓政伊始，百度維新之際，最好能組織一能統一僧俗兩界之佛學團體，俾收民富國強，政修俗美之效』。

蔣氏贊同其說，因爲作函介紹，往晤譚組安、蔡子民、鈕惕生、薛子良（篤弼）、王儒堂（正廷）、李協和（烈鈞）、張子歆（靜江）諸氏，洽商進行。

按：佛教要聞謂：大師與蔣氏同車晉京，蓋傳聞之誤。

七月二十八日，大師於南京毘盧寺，成立中國佛學會籌備處，開預備會三日。此即得蔣總司令介紹訪晤之成果。初擬稱佛教會，以蔡子民、張靜江等，謂此時不便提倡宗教，以設立佛學會爲宜。至此，國民政府下，中國佛教始有正式組織雛型。尙不能揭出「佛教」名義，其艱苦何如！會中決議：推觀同、惠宗、王一亭爲籌備主任；成立「佛教工作僧眾訓練班」，遠行及唐大圓負責；編中國佛教旬刊，由甯達蘊負責。

其間，大師發「恭告全國僧界文」，告以決先組佛學會，催開佛教徒代表會議。大師列舉意見，且告以即日出國。佛教會事，希各方好自爲之（文）！時大師爲維護

佛教，先後多所論述：「佛教僧寺財產權之確定」，「條陳整理宗教文」，「爲禮制官制致薛部長書」，「呈五次中央執監會、國民政府請願文」。

八月一日，大師在南京毘盧寺，開講「佛陀學綱」，凡三日而畢。李烈鈞來參預法會。黃懺華、甯達蘊記（文「注」；略史）。學綱雖簡單，實集大師思想之綜匯。大目爲：一 原理——現實主義（法爾如是）二 動機——平等主義（大慈悲）三 辦法——進化主義（由人生成佛）四 效果——自由主義（無障礙）

大師回滬。偕陳維東訪問證道學會。

十一日，大師偕譯人鄭太朴（松堂）、趙壽人，乘安特雷朋號，離滬西遊。

民國十四年以來籌備之遊化歐美，至此乃告實現。先一日，王一亭、程演生、張君勳、李國杰、黃警頑、吳貽芳等，爲大師餞行於滄州別墅，與會士女六、七十。臨行，孫厚在、趙充和、黃警頑、黃懺華、謝鑄陳、大醒等來送別。爲大師介紹歐美友人者，英人克蘭柔、德使卜爾熙外，蔡子民、張君勳、胡適之、程演生、王正廷、金純儒等。

十四日晨，舟過香港。登岸，訪老友潘達微及證道學會。

十七日，舟抵西貢，留三日。寓大觀園。南圻日報總編輯陳肇琪來訪，意致殷勤。邀往李卓人家午餐，參觀中法學校，晤校長羅珀。

十九日晚，船復行。同舟有英人翰密登，美人希爾筏，精研佛學，將往暹羅出家。大師乃約與深談。

二十二日，過星洲。中印兩佛教會代表胡治安、黃錫權等，及轉道、瑞于諸師來歡迎。赴中華佛教會演說，旋即登輪復行。

約經五日，舟抵錫蘭哥倫布。大師登陸，參觀佛寺及佛教大學。

九月

經蘇彝士運河，泊南口。大師偕鄭趙二君登陸，遊埃及首都之開羅。渡尼羅河大橋，至古開羅，觀金字塔之雄勝。

十一日，船入地中海。先時，路式導、江鏡如、張作人等，發起中華國民同舟會，大師爲撰緣起。至是，正式開會。會後，編同舟錄，（十三日）大師復爲作後序。

是行凡月餘，大師不病風浪，日與同舟華人晤談。若路式導、阮毅成、何銳濱、孫世傑、張作人等。加爾各答大學教授達塔，信釋迦爲聖人，與談特多。

十四日晨，舟抵法之馬賽，東方文化學會趙冠五來迎。相偕乘車過里昂，翌晨遂抵

巴黎。

十六日，大師偕丁雄東，首訪中國駐法使館。余乃仁假法人俞休將軍第，設蔬歡宴大師。席間，大師發表「西來講佛學之意趣」。『一、歐人所知之佛學之偏謬：僅知小乘上座部巴利文一派之偏狹；用歐人歷史眼光考證之謬誤；譯大乘經典一二麟爪之偏謬。』『二、歐人未知真正佛學：梵文大乘淪沒不全，藏文亦偏蔽於混雜婆羅門行法之密教；真正佛學，今僅存於華文及華人之實證者；歐人鮮能暢達中國文語，精研佛學，及虛懷訪問於佛學有實證之華人。』『三、歐人今有聞真正佛學以實行修證之根基：以哲學之批評及科學之發明，已漸摧神教及空想之迷執，而接近佛學所顯示之宇宙人生實相；犧牲一切以專心試驗，求證真實，及向變化中前進，以期造成美善之果；習於有組織有規律之社會生活，能輕身家以爲國群民族人世之公益。』『四、對歐人信受佛學後之期望：以堅忍勤勇之精神，於佛學得成實行實證之效果；以哲學的科學的方法，洗除佛教流行各時代方土所附雜之偽習，而顯出佛學真相；以有組織有規律、輕身家重社會之品德，能闡揚佛學真理，以普及世界人類，造成正覺和樂之人世！』『五、在歐講佛學之態度：當仁不讓，以攻破偏謬而顯示真正；及時無間，以應付機遇而實現期望；開誠布公，以待求真正佛學者之訪問。』『歐洲今富聖人之才而缺聖人之道，吾人今有聖人之道而乏聖人之才。有道乏才，則不足以證其道；富才缺道，則不足以盡其才。得聖人之才以授聖人之道，是爲吾至歐講佛學之總意趣』。

旬日間頗爲閒適，余乃仁、章冠五、崑崙、馬古烈輩，時導大師遊巴黎名勝，一一紀之以詩。

某日，東方語言學校校長馬古烈，爲大師約諸東方學者，設茶會於東方博物院。

二十七日：東方文化學會，邀大師講學於巴黎哲人廳，題爲「佛學與科學哲學及宗教之異同」。胡詠麟譯語，周逸雲、徐公肅記。次偕胡詠麟、趙壽人，赴齊代辦駐法使館之歡宴。同席者，有劉文島、巴黎大學教授葛拉乃、東方語言學校校長卜也。

二十八日，卜也約往參觀東方語文學校。爲大師介紹與法國天主教大主教相晤見，論及中國之反宗教運動，及信仰自由問題。

是日，卜麗都女士造寓相訪。以聽講發心學佛，乞受皈依，乃名以信源。日人友松圓諦、藤岡正隆、山口益、大谷馨、淺野研真、岡本貫瑩等亦相偕來訪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參觀東方博物院，院長阿甘導觀說明。

是月，國內佛教，仍一無起色。一日，佛學會常會，議決另設佛教會。

蓋以南京會議時，圓澆猶多和同。迨返滬，爲滬、杭名流居士所包圍，競主佛會設上海覺園（便於控制），南京設辦事處。佛學會分子，乃主別設佛教會，保留佛學會以觀其變（聞黃懺華說）。王一亭致書鍾康侯，亦謂佛會應設首都，以設覺園爲

不妥。前此本有江浙聯合會之設，是時居士全體辭職。一以常務辦事者多為居士；二以浙江諸山別有興樹，為江蘇方面所不滿。王一亭以維護佛法，面請於蔣總司令。蔣謂：『一、真正依佛教行持的僧徒，可以保存。二、藉教育以造就有知識的僧徒，可以保存。三、寺院須清淨莊嚴，不可使非僧非俗的人住持。且對於社會，要辦有益的事業，可以保存』。

政府於佛教，固予以新生之機，其如老上座、名居士之別有會心乎！

十月，某日，胡詠麟為設茶會於某旅社，因識中國法律顧問愛斯嘉拉，始談及發起世界佛學院事。愛氏以告葛拉乃，葛邀大師過其家商議。

九日，陳濟博自比利時來見大師。

十日，國慶。中國駐法公使館招待外賓，大師被邀出席。晚，大師應國民黨駐歐總支部招，參觀慶祝。

十一日，法國信佛者馬格爾、里維也等來訪。大師語以組織巴黎佛教會，以聯絡信佛同志。

十四日，應法國各界請，於東方博物院，講「佛學之源流及其新運動」，院長阿甘譯語。講稿分「佛學的發源」，「佛學在印度的流行」，「佛學在中國的流行」，「現今佛教在世界上的三個中心」，「余之佛學新運動」——五日。論「佛學在中國的流行」，揭露大師對於中國佛學之激賞：『從中國民族第一流人士，自尊獨創的民族特性，以達磨西來的啓發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而直從釋迦未開口說法前的覺源心海，打開了自心徹天徹地的大光明藏，佛心自心，印合無間。與佛一般無二的圓明了體現了法界諸法實相，即身便成了與佛陀一般無二的真覺者。然後應用一切方言的俗言雅語，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，活潑潑以表現指示其悟境於世人，使世人各各直證佛陀的心境。此為佛學之核心，為中國佛學之骨髓。唯中國佛學握得此佛學之核心，故釋迦以來真正之佛學，現今唯在於中國』。

論及「余之佛學新運動」，舉其特色為：「人生的佛學」，「科學的佛學」，「實證的佛學」，「世界的佛學」。大師法音既播，報章多對之有好評。

十五日，訪法國有名印度學者（新自日本歸國）希爾筏勒肥，與談發起世院事。

其間，曾任駐華法館職德禮克之夫人，發心為大師畫像，永留法蘭西畫苑為紀念。

二十日，大師召集巴黎友人，於東方博物院，商世界佛學院事。宗旨為：『昌明佛學，陶鑄文化，增進人生之福慧，達成世界之安樂』。發起人：太虛、（法國為）希爾筏勒肥、阿甘、葛拉乃、胡雪、愛斯嘉拉、馬古烈、臘爾華、伯希和、馬格爾、龍舒貝勒等二十餘人。商定設通訊處於東方博物院；大師先付五千法郎為籌備費。由大師擔任，中國南京毘盧寺，設中國通訊處，並邀集發起人。大師乃發：「告國

內佛學同志書」；「致蔣總司令書」，報道經過而希望奮起提倡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講演於靈智（證道、通神）學會，講「有情與流轉之進化」，信源及胡詠麟（覺始）譯語。大師在巴黎，更有靈智學會初講之「佛學一變」；佛教美術講演會所講「佛法與美」，胡詠麟譯語；巴黎大學講演會所講「中國禪宗」，葛拉乃譯語；並遊記所未詳。大師之講演辭，由巴黎佛學會出版之「講演集」（英文），英人擺乃能為之序。埃而剛書店編譯之「佛學」（法文），晦謬幾不可讀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設茶會，答謝中外友人之盛意，致告別辭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偕馬古烈、陳濟博，自巴黎抵英之倫敦。

按：陳濟博追記「與羅素先生之談話」，時日遲寰遊記一日，今依記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訪中國駐英使館陳秩三代辦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赴三真社（印人）達斯果菩塔之約，略講「我之佛化新運動」，于煥譯語。別有講耶、回、印度教義者，有混融各民族各宗教之偉觀（。

二十八日，應大英博物館東方文書部賈爾士之招，偕馬、陳同往參觀，『閱富堪稱第一』！

二十九日，賀雪夫人邀大師赴美以美會之紀念大會，晤大主教及內閣總理鮑爾溫。旋由賀雪夫人，牛津大學教授蘇息爾，陳秩三代辦，偕赴東方文字學校，應中國學會講演之約。大師講「佛法之過去現在及將來」，于煥譯語。

按：中國學會之講演，寰遊記作二十六日，又作二十八日。然依記推尋，應為二十九。

三十日，魏士特敏士特寺長福克士立樂立，邀大師往寺參觀茶敘。寺為英皇加冕處，歷代英后咸葬於此。是晚，大師與倫敦佛教會長亨利士，公開講演佛學與某社。

十一月

一日，章士釗來寓訪晤，談東西文化。大師遊觀所得，乃知『東方文化一名，所指極廣。……決非舉一二種可為之代表；亦非立一二種概念，如所謂西方是物質文化，東方是精神文化等類所能說明』。

三日，大師以蔡子民之介，得羅素電約，偕陳濟博訪於海濱之山舍。其談話，略云：
『師：吾為研究佛陀所說大小乘法之理論者。……於先生之學說，亦頗曾涉略。……喜先生之卓見迥不猶人！……今日深幸得與先生一談。羅：吾亦思研究佛學，但恨未能耳！不知吾之哲學，與佛學有相同之點否？

師：先生之哲學，頗多與佛學同點。……先生既祇認有如飛而遊之感覺，與感覺「今有」，而又創說有「中立特體」。此之中立特體，其即感覺或感覺今有耶？抑為感覺與感覺今有之下，更根本之另一法耶？若為另一法，則有違只認有感覺與感覺今有之主張！若即感覺與感覺今有，則何須更說此中立特體焉？

羅：此問題，吾尚在思考中，猶難更為決定。

師：先生所謂之中立特體，為各各獨立存在之非因緣生法耶？仰與若心若物等同為因緣所生法耶？

羅：此中立特體，是否亦為因緣所生法，乃如旅行到荒漠中，尙未能決定其方向一樣。

師：若中立特體為各各獨立存在之非因緣所生法，則近於佛學中小乘一切有部之實有法。若亦為因緣所生法，則近於大乘緣生性空之法。此有小乘之阿毘達磨毘婆沙論，及大乘之中觀論等，主張其說，似可供給先生之解決前二問題之參考。先生亦曾研究之乎！

羅：若於佛學書，只看過幾冊英文譯本。所學二論，恐唯中國文所有，惜不能研究之！吾昔年遊歷中國，知中國為今後世界中極有希望之一國。大師新從中國來，中國之政治情形，可言其大略乎？

師：據吾離開中國時所知者以言，則中國已統一於國民黨政府。內部能融合一致而不分裂，則中國從此走上安內攘外之政治軌道」。

四日，大師應摩訶菩提會倫敦分會（祕書達耶海瓦維塔恩）之約，往講「小乘與大乘之關係」，陳濟博譯語。大師勉以為世界佛教聯合之組織。

五日晚，赴倫敦佛教會，講「佛學聯合研究之必要」，曾憲孚譯語。并議定：該會所出佛學月刊，任傳譯中國佛學之責。由會長亨佛利士，任聯絡英國佛學界，籌設世界佛學院倫敦籌備處。今存倫敦無線電臺廣播之「告全球佛學同志」，疑即此晚所講。

六日，大師偕陳濟博抵比京。

七日，訪王公使景歧；偕赴中比友誼會之聚餐會。大師與王公使、比駐華公使華洛斯、國那社社長泰士合影。

八日，大師偕陳濟博，應齊爾教授之約晤；會見梵文教授杜門，希臘文教授格列古爾，波多大學哲學教授兌生，星洲新國民報記者胡鑑民。大師與齊爾談其自由哲學，與大師自由史觀，意見為近。翌日，鑑民以所譯自由哲學來，大師因為之作跋。鑑民作「太虛法師在歐州」，載於星洲日報；介紹大師學業，頗致推崇。

九日，應東方學會約，晤會長普善，荷蘭佛學者費式爾等。

十一日，參加王公使夫人發起之海外拒毒後援會成立會。

十二日，大師與陳濟博，訪滑鐵盧之古戰場，觀戰地寫真之油畫。

十三日，應東方學會之茶會。費式爾贈大師以菩薩地經（殘片）梵文法文華文之會譯。

十四日，鄭松堂以德國佛郎府大學中國學院衛禮賢院長之函來迓。

十五日，費爾式來寓，諮訪佛學。大師為略說成唯識論大意。是晚，大師偕鄭松堂（太朴）乘車去德，王公使等均來送別。

十六日，大師抵德之佛郎府。寓雷博爾脫私家宿舍，幽靜閒曠，乃暫息征塵。

十七日，晤衛禮賢。商定：鄭君為大師譯華成德，編書交敏興之雪洛斯書店出版。中國學院學員詹顯哲，常來為大師譯語。

某日，大師訪詩人歌德之遺屋。

某日，達姆斯達德城之開在林伯爵，得張君勸介紹，函約大師往遊。開氏於佛學頗有所見；大師與談禪宗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講「身命觀與人生觀」於佛郎府大學，衛禮賢譯語；聽者六、七百人，多半為該校員生。大師舊識卜爾熙公使，亦專誠來聽。是講稿，以緣起之「和合」「相續」為身命，而以唯識、中觀義說之。德人讀此稿，多有來函商討者。

五日，大師返佛郎府。寓中國學院，常占一室以誦經。

十二日晨，大師著衣誦經次，卜爾熙公使來。卜使約大師及衛禮賢，作萊茵河探勝之遊。與卜使談及：國際間相忌相侵，終無以得人世之和樂。

十四日，大師講演「佛學之變遷大勢及其新傾向」於中國學院，衛院長譯語。聽者二、三百人，皆熱心東方文化及哲學與佛學之研究者。其間，大師與衛禮賢商決：以中國學院為世院之德國通訊處，招集發起人。於院刊譯載中文佛經。

十七日晚，詹顯哲陪大師赴萊勃齊，應海里士、萬燦之教授之請。至則時值寒假，乃改訂後期。

十八日，萬燦之來訪。以海里士之邀，往參觀東方學院，與海里士、魏勒晤談。下午，應杜里舒教授之約晤（蔡子民、張君勸介紹）。大師詢其「隱德來希，為原始

唯一而終歸於一，抑生物始終各有其一」？杜氏承認前說，而以始終之間，則各生物各有其一。

十九日，應愛吉士教授之邀晤。愛氏謂：『在科學思想上能建立世界新宗教者，唯有佛教』。

二十日，抵柏林。時詹顯哲應國府之法院編修職，大師乃與話別。

某日，訪中國公使館，晤梁祕書穎文。年底無事，日與留德學生俞大維、趙懋華、周自新、錢子寧、李祖冰、鄧名方等相晤談。并晤鄧演達、黃祺翔、任右民、巴玉藻諸君。遊覽過年。

一九三〇（民國十九年），四十二歲

一月

十九日，「太虛大師寰遊記」編成，作跋，付大東書局印行（跋）。其「雜觀」中，有「宗教觀」，「社會觀」，「國俗觀」，可據以見西遊之觀感。其「宗教觀」，隨順西人之說，改易前義，而視馬克思之共產主義，孫文之三民主義為宗教。

大師偕轉逢、芝峰、蘇慧純等遊泉州，駐錫開元寺。遊泉州三刹——開元、承天、崇福；參觀葉青眼主辦之孤兒院。大師於泉州民眾教育館，講「從無我唯心的宇宙觀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觀」，芝峰記。以緣起無我說平等，唯識熏變說自由，後乃時時說之。又應晉江縣佛教會歡迎，講「佛教會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組成的」，亦芝峰記。

按：自傳作「十八年冬」，指舊曆而言。又自傳所記行程，簡略不盡。

二十九日，（「己巳歲盡」），大師遊洛陽橋。偕弘一、轉逢、芝峰等，去小雪峰寺度舊年。拈偈贈弘一律師：『聖教照心，佛律嚴身，內外清淨，菩提之因』。

大師回廈，途經安海一宿，應安海養正中學請，為拈「安海養正」講之。

二月

二十八日，大師開始為閩院學眾，作課外講學（「閩南佛學院本年大事記」）。先後講有「大乘位與大乘各宗」（即起信論唯識說之意而擴充之），「佛學之宗旨及目的」，「僧教育要建立在律儀之上」，「西洋哲學與印度哲學概觀」；寶忍、岫廬、慧童、默如等記。

大師以叢林之精神盡失，而政府未能扶助佛教，佛教會亦難得改善，覺得：『非從一般佛徒中，吸取一部分真正於佛法有修學，而且具有弘法願行者為重新之建設，不能振興佛教於今後』。乃重新議訂建僧計劃，講題為「建設現代中國僧制大綱」，簡稱「建僧大綱」，大醒記。以「三寶之信產生僧格」，「以六度之學養成僧格」。建僧四萬人，分學僧、職僧、德僧三級；學僧則經「律儀院」二年，「普通教理院」四年，「高等教理院」三年，「觀行參學處」三年之學程。此於僧伽制度論頗有修正，如僧數之大減少，及知各宗已失其寺院之意義。然昔年所提倡「人工之新僧化」，「僧制今論」之服勞眾，悉棄而不論，蓋取法於西洋神教之僧制。

時印老移住蘇州之報國寺。三月十三日，大師於閩院講彌勒經大意（。

十六日，大師於南普陀寺，開講普門品。十八日，觀音誕，圓滿。

二十五日，上海開第二次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；時省佛會組織，猶未得內政部許可。

時閩院研究部，大師分爲「法相唯識系」，「法性般若系」，「小乘俱舍系」，「中國佛學系」，「融通應用系」——五系，由研究員選習。大師於漳州南山寺，成立「錫蘭留學團」，習英文以備留學。

四月

一日，大師以任滿，辭南普陀寺住持。經大眾懇留，允爲連任。

八日，佛誕紀念，大師講「紀念釋迦牟尼佛」，默如記（「閩南佛學院本年大事記」）。

是月，大師創議爲「華文佛學分科研究編輯」，由佛學書局印行。其力法與目的爲：
『依大藏佛典爲原料，從各種科學之立場，分門別類以爲採集之研究，更憑其研究之所得而組成各科學；乃可提供現代思想界中各科學學者之參考，又使研究各科學者，皆得分途進入於佛學。于是乎佛學乃成科學之哲學，佛教乃成科學之宗教；以之綜合現代之思想而建立現代人類之新信仰』！

其後，唯有周某之「經濟學與佛學」應世，而內容直不知所云！於此實不禁佛教無人之慨！

大師留閩期間，應世界書局之約，改編「佛學概論」爲「佛學ABC」以行世。

大師應廈門大學之約，往講「佛學在今後人世之意義」，芝峰記。大師以爲：『人類的文化，是依各宗教爲集中點而彼此有歧異』，故主以耶、回、佛爲三大文化總線索而研究之。歐美澳以耶，亞西及非洲以回，而亞南亞東之文化，則以佛教得以見其總線索。分別研究，再『將三大系的文化，鎔冶在一爐，使之鑄成爲全人類瑰瑋燦爛的新文化』。而近來之哲學，如新實在論之「中立元子」而「論理構成」；唯用論之「純粹經驗」而「知識彫成」，大師論爲漸近佛法之「諸法眾緣生」與「諸法唯識現」。時又講「民國與佛教」於雙十中學，亦芝峰記（記者「附識」）。「評（西田幾多郎）善之研究」，「書（菊池寬）復讎以後」，「附從譯本裏研究古禪法及禪學古史考之後」，蓋閒閱閩院藏書而作之短評。

十一日，大師離廈回滬。

大師遊天目山。「紀遊」十二絕，有「桐花滿地著春痕」之句。五月，大師過杭，作「靈隱寺慧明照和尚行述」。慧明卒於二月，卻非乃繼任方丈。

十一日，大師以北平楊明塵，代表朱慶瀾、齊耀珊等來滬歡迎，因偕赴北平。

十八日，抵平，駐錫柏林寺，受住持台源及大眾之歡迎。

二十日，北平佛教界，於華北居士林，開會歡迎，大師講「學佛的下手方便」。其後，更講有「國家觀在宇宙觀上的根據」，「人生的自由問題」。

大師應華北居士林請，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。

二十八日，四川省佛教會來電，歡迎大師入川弘法。以本年初以來，劉文輝（自乾）以私事致嫌隙，提賣寺產，防區內四十五縣，悉遭摧殘。六月，三時學會韓清淨等，招遊香山別墅。大師擇定北平北海內小西天寺為世界佛學苑苑址。

有持陳公博唯物論文以詢，大師乃作「什麼是物」以破之，載大公報。

大師回滬，順道遊青島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在上海，出席中國佛教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常務會議。

時法舫以世苑事，奉召自漢口來滬，謁大師於淨業社。

時康藏留學團團員恆演（大慈子）回國一行，編有「略述西藏之佛教」，大師為序於「覺園」。宗喀巴之三士道次，教團基於律儀，密宗之納於教理軌於律儀，與大師意見相合，而受世信毀不同。敘中有曰：『宗師以行修果證，與宗繼有人之故，久成勝業。吾乃徒託空言，不唯為世所嘲侮，而從予起信入佛門之弟子，亦有違越而不聽受者；則又不禁悲慚塞心，而俛仰無以自安者也』！蓋以康藏留學團，大勇卒後，由大剛率領。山居乳食既久，乃不知今日何日！不滿大師弘化苦心，建設世界佛學苑本意，迭陳兩電，望大師先往西藏修學正法，再事弘通。大師門下而顯露叛離情緒者，此為其開始。武漢王森甫、羅奉僧、張純一，馳電折之：『兩電奉勸虛公，殷殷以先學後教為請。用意雖佳，而為計已左。同人等一再討論，未便冒昧轉呈。……區區藏文，何足勞虛公一盼！即令含義宏深，已有法師及諸同學，留學多年，專精研究，自能負網羅介紹之全部責任。更不煩虛公捨全就偏，拘於一隅，有礙世界佛學苑之進程序也』！

大師去甬，轉慈谿保國寺度夏。

時圓瑛初任天童寺住持，大師往訪之。

遊奉化雪竇寺，有「雪竇為石侯畫師題山水」，「仿宋覺範禪師畫梅贈奉化蔣公」二詩。

八月，大師應瑩照約，偕李了空（子寬）遊普陀，卓錫息耒院（詩存）。

九月，北平世界佛學苑（華英文系）柏林教理院成立，台源、常惺任院長。閩南「錫蘭留學團」，移柏林寺。法舫（武昌停辦研究部，會覺為管理）偕塵空抵平，移世苑設備處於柏林寺。胡瑞霖主財政，法舫任書記，兼柏林教理院監學。

十三日，大師偕克全，乘直航重慶之福順輪，自滬入川弘法。

二十四日晚，大師抵重慶，慈雲寺住持雲巖等，迎宿南岸獅子山。

二十五日，過江，赴長安佛學社之歡迎會。大師略示「佛學」，克全記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應馮均逸（縣長）之請，於舊縣議會議場，講「破妄顯真」，克全記。其間，於報恩寺川東中等佛學傳習所，講「僧教育之宗旨」，克全記。

十月

四日，重慶南岸獅子山，延諾那喇嘛，開西南和平法會，凡四十九日。

大師離重慶去成都。六日，「中秋」，大師等抵遂寧。趙伯福（參謀長）與臧縣長等，留度中秋，駐錫梵雲山。於遂寧公園，講「佛學之原理及其建立」。大師與趙伯福，商談整理佛教事。

九日，大師抵蓉（成都），駐錫文殊院。

十一日，大師赴四川省佛教會之歡迎會，與會者七、八百人。講「建設適應時代之中國佛教」，克全記。

十二日，赴少城公園，應成都佛學社（社長皮懷白）請，講「諸法眾緣生唯識現」，聽眾千餘人。

十三日，大師偕曾普馨等赴峨嵋，瞻禮普賢道場。十八日，至接引殿。凡所遊禮，悉紀以詩，存「自成都至峨山用譚峰峨圖記勝三六韻」。下山，至峨嵋縣佛教會，就遊觀所得，講「峨山僧自治芻議」，以供僧眾參考。

二十四日（「初三」），大師還成都道中，經嘉州，遊大佛、烏尤諸勝。翌日，於嘉州公園（佛學社）講「改善人心之漸教」，克全記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於成都文殊院，開講「瑜伽菩薩戒本」，克全與普超記。十一月五日圓滿（海十一、十「佛教史料」；來富隆。

大師峨山返蓉，函劉自乾，建議整頓峨山，籌設僧自治會。

十一月

一日，中央大學邵爽秋等之廟產興學運動復活，發表宣言，成立廟產興學運動促進委員會。案經國民黨第三屆第四次全體會議議決：「本案經教育組審查，認為應送政府，發交教育部，會同內政部及古物保管委員會，妥擬辦理」。於是僧界又復震動，佛教會、現代僧伽社等，一致呼籲反對。

五日，大師應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約，蒞院講「大乘漸教與進化論」，濮冠雲記。某日又講「佛學的現實論」於川大外國文學院，袁輔臣、王天中記。

六日，大師移錫公園成都佛學社，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，王普照、余蒼一、樓維克合記，成「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可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講錄」。

十一日，蒞成都大學，講「寰遊所得之佛法程序」。下午去新繁龍藏寺，於體育場講演「中國今日所最要者是何事」，克全記。

十四日，劉自乾、鄧錫候、田頌堯（馬瑤生，王瀛泉代）三軍長，假通俗教育館，設蔬歡宴，大師講「佛法之真精神」，克全記。

十五日（「二十五日」），經期圓滿，大師授瑜伽戒。

十七日，大師赴成都臨時執法處，應處長劉輔周請，為政治犯講「緣生史觀」，克全記（海十一、十一——十二「佛教史料」）。其間，以華西大學費爾樸相約，蒞校講「佛法之理證與事行」，克全記（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；西來說法集）。講稿，皮懷白囑來隆富集為西來演說集，由劉肇乾施資刊行。

十八日，大師離蓉赴重慶。經敘府，於敘府佛學社講「佛教之新趨勢及其修學方針」，克全記。

二十七日（「初八日」），大師於重慶佛學社，開講心經。續講瑜伽菩薩戒本，隆賢記（海十一、十一——十二「佛教史料」）大師在渝，於重慶大學講「菩薩的人生觀與公民道德」；四川第二女師講「怎樣做現代女子」；巴縣監獄講「緣成史觀」。

遊老君山、佛圖關、華岩寺諸勝。

某日，劉甫澄（湘）於楊柳街招待所，歡宴大師。談次，劉擬選派漢僧入藏 留學，以通漢藏之文化友誼。大師因告以世苑之組織，不如先就川省設學校，集漢藏僧青年而訓教之為便。潘仲三、何北衡、王旭東、王曉西等踴其議；何北衡建議，以衰廢不堪之縉雲寺為院址。漢藏教理院，即緣此發起。

大師乃復溯嘉陵江而上，遊北碚，參觀江巴壁合峽防局，受盧作孚之招待。

大師講「創造人間淨土」克全記。遊北溫泉，望縉雲山之雄勝。

又吳從周「太虛大師在縉雲寺之前後的我見」，謂：『在渝出發後，首先即到北碚縉雲寺』。不但詩存編次於成都歸來後，且「川東雜詠」之「由重慶赴合川道中」，有『一日輪舟三百里，合川城已到東隅』；及「沿嘉陵江赴成都」之「小三峽」，有『溫泉二巖合，浮石半灘邊；饒有園林趣，遙瞻意興騫』之句。則知由重慶去合川，中途並未登北碚及北泉遊覽。

大師在渝在蓉，頗望能就川省施行「建立中國現代佛教住持僧」，與劉自乾、劉甫澄、蔣特生、趙伯福，李哲生等均有論及，然卒無成（致蔣特生書；復李哲生書；致劉甫澄及川東各信佛者書）。十二月，大師離重慶至漢口。「十一月十五日」，為王森甫五秩之慶。佛教正信會，乃於二十三日（「初四日」），請大師開講維摩詰經為壽。

一九三一（民國二十年），四十三歲

一月

一日，大師被邀參與漢口律師公會之新年團拜，講「法與佛學」，周文瀾記。

大師以中國佛教會函催東下。過南京，晤梅擷雲（光羲）。

大師偕李子寬去寶華山，訪戴季陶，商世苑建設事。值寶華山戒期，大師爲示「戒爲定慧之基」，李子寬記。

十六日，大師出席上海中國佛教會第一次常務會議。議決：三月十五日，召集江浙諸山開特別會議；四月八日開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，約各省區、蒙藏、四大名山、佛學院、居士林等派代表來會。

是年，海潮音改由滿智編輯。柏林教理院創刊「佛教評論」。

大師抵廈門南普陀寺——閩院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應鼓浪嶼武榮中學陳存瑤校長邀請，蒞校講「釋迦牟尼的教育」，芝峰記。中華中學所講「亞歐美佛教之鳥瞰」，亦此時講；宏度記。二月，大師應閩南信眾請，就蔡慧誠（契誠）湧蓮精舍，講唯識三十論。岫廬記，成「唯識三十論講要」。

十五日，大師作「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（梅擷雲作）書後」。以爲：『舊譯（流支、真諦譯）之異於新譯（玄奘譯）者，……當視爲傳泛世親學或誤傳者，而正世親學乃應以新譯爲準』。

十七日，「元旦」，書「維摩詰經中正信會員格言」：『「執持正法攝諸長幼」：謂深信佛教之正法，以攝化若長若幼之群眾也。此爲總句，本會會員皆應本此以行；而總務部、修持部員，尤須身體力行之！』

「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而不以喜悅」：謂經營實業，治理生產，而能輕財樂施也。本會會員皆所應行！

「遊諸四衢饒益眾生」：謂作社會教育家、公益家、慈善家也。本會慈濟團、宣化團員所應行！

「入治正法救護一切」：謂政治家、法律家、軍事家，當存救世護民之心也。本會護法社社員所應行！

「入講論處化以大乘」：謂入諸學術研究院、研究館、講演會、討論會等，皆以大乘佛學融貫之也。本院研究社社員所應行！

「入諸學堂誘開童蒙」：謂開辦小中大學，教育青年，啓發佛慧也。本會宣化團團員所應行」！

二十一日，撰「成實論大意」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於閩院，開講「大乘宗地圖」，寶忍記。

三月

十六日，大師爲閩院學僧，講「學僧修學綱要」，以「立志的標準」，「爲學的宗旨」，「院眾的和合」，「環境的適應」爲訓。

是春，李子寬以受派赴臺灣考察臺灣財政之便，來廈晉謁，大師偕以登五老峰。李氏因發心築「太虛臺」以爲紀念。

時常惺還江蘇任光孝寺住持。

四月

一日，大師應南京中國佛學會請，假覺林講「法與人之研究」，凡三日，胡法智記。大師晉京，爲世苑苑址事。太平門外佛國寺住持如民，願讓寺址寺產爲世苑苑址。四月六日，由李子寬洽商成議，代表世苑接收。地處首都，勝於北平。

八日至十日，大師出席上海之全國佛教徒會議，被選爲執行委員。會議中，大師提出「告全國佛教徒代表」，堅決表示：敷衍之教會，有不如無。略云：『廟產興學已打銷，再言整頓僧寺、興辦教務等，徒惹人厭』！『本會第二屆以來，經費益枯窘，人才益凋敝。常務委員開會，每不合會章。如委託非本會委員爲代理人，及一人同時代理二人之違反辦事細則第八條。他若開會不推定主席、記錄，不具開會儀等。又名爲佛教會總辦事處，而辦事員中甚至無一僧人或正信居士，如此何能構成爲全國佛教最高機關，而期其能得全國佛教徒之信託，振興佛教事業耶？今謂如中國佛教會要續辦者：一、必須精選才德僧伽、正信居士，以構成常務委員會及總辦事處。每半月須將議辦之事，通知全體執監委員與各省佛會，以憑糾察。二、最少須籌有確定之常費三萬元，除常委及辦事員能有安定之辦事經費外，并辦一萬不可少之會報，及急需之「全國各級佛教會辦事僧員訓練班」，以期各省各縣佛教會，陸續可得有能貫徹本會宗旨之辦事僧員。否則，空掛一招牌，而每徒耗討乞得來之數千元經費，反爲佛教增加許多不合理不體面之情節，倒不如從速將中國佛教會自動解散取銷之爲愈』！『不能振作，應即取銷！願先決，然後改選』。

會議改選結果，大師一系獲勝利（一向包辦操縱之滬杭名流失敗），仁山、台源、謝鑄陳、黃懺華並任執委。黃健六、鍾康侯等落選。新舊之間，顯然趨於破裂。如黃健六致滿智書云：『開會三日中，一再詳觀詳審，一方面（舊派）則精神渙散，

一味憂憤；一方面則抱定決心，惟知一意孤行。雖以常惺法師之穩健，平日議論最能持平，而此次亦驟然急進，意志異常堅決」！

十一日，中國佛教會開第三屆第一次執行委員會議，聞蘭亭來函辭職。當推舉太虛、圓瑛、仁山、台源、德寬、王一亭、關炯之、黃懺華為常委。下午，開第一次常務會議，圓瑛來函辭職。大師與仁山、王一亭、謝鑄陳等，全部接管中佛會，移至南京毘盧寺。

大師作「由第二次廟產興學運動說到第三屆佛教徒全國代表大會」。

是春，大師募款捐助摩訶菩提會——興復鹿野苑之建築。

大師駐錫南京佛會辦事。五月，國民會議開會，大師「上國民會議代表諸公意見書」。擬就保護寺產之建議，經班禪代表提出會議通過。十三日（「元」），致電達賴，請其來京與班禪修好（蓋時大師與班禪晤談，知班、達間之隔礙，起於徒屬）。其後八月一日，國府乃公布維護寺產之明令，謂：『以後無論軍警，以及機關團體個人等，如有侵奪佔用佛寺僧產者，概依法津辦理』。中佛會之成立，至是始獲得中央黨部之認可。

大師駐京期間，隨時弘化：講心經於中國佛學會，李了空與胡法智記，成「般若波羅蜜多經講義」；講「佛學與國術」於中央國術館，傅戒、胡法智記；講「現代人生對於佛學之需要」於基督教青年會，談玄、胡法智記。

時以圓瑛等辭職，諸山承認之經費抗而不繳，不合作運動，陷會務於無法進行。而黃健六致書大師，且印刷分發，指會議選舉為不合法，建議中佛會移滬辦事。大師鑒於事之難行，亦於六月三日（申報）聲明辭職。

十四日，上海部分執委，以協和挽留名義，於上海功德林，召開第三屆第二次執行委員會。議案如下：『一、王一亭居士提議：請辭職各執監委員一致挽留，請求復職。議決：通過，去函敦請。』『二、王一亭居士提議：南京設立會所，上海仍應設駐滬辦事處，並於四屆大會提出追認。議決：京會請太虛法師、謝鑄陳居士主持會務。上海設駐滬辦事處。常會由會召集，或即在上海開會。公推圓瑛法師暨王一亭居士為辦事處主持，有事開會公議。又公推鍾康侯居士為本會駐滬辦事處祕書長，每月致送車費五十元』。此非協議挽留，實乃偷天換日，棄京會於不問。大師佛教會之工作，完全失敗。圓瑛為江浙諸山叢林、名流居士所擁戴，以反對佛教之革新，大師與圓瑛間，乃不可復合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主持中國佛學會之改選，加強組織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離京抵北平。七月二日，發出退職之通告，以明今後之責任。時雲南、四川等省佛教會，攻訐黃健六而挽留大師之函電，編集為「黃鐘」。茲錄有關函件二種，以略見當時情形。大師復黃健六書云：『惠書展悉。雖則溢譽之辭，

才追繡虎；其如無悔之意，德躍亢龍。然此個己之間，亦何關於得失！憶前者華札朝至，蕪緘夕復。亦既披陳實情，冀祛疑滯。並云；如有良方，願承明教；儻求改進，儘可提商。乃遽爾印刷分發，挑起教內之鬥爭；報章騰播，引來俗間之非毀。致令已認之半數經費，抗延不繳；議決之會務僧員養成，設辦莫從。百事阻撓，群凶肆擾。不惟口吐刀矛，上搖監察院之聽；直欲身為屠膾，下挾流氓幫之威。弟兄反目，邪外快心。廟產興學，雖打銷於國民會議而又促成立；佛會許設，雖通過於中央黨部而仍莫進行。事至於斯，勢安可為！宣布退出，夫豈容已！紙老虎戮穿，不堪再用；破沙盆扶起，但逞偏鋒。鹵莽為能，未嘗非法而竟成非法；駢枝亂設（指上海辦事處），已是糟糕而更成糟糕！未見調和有方，硬為拉扯奚益！應移居士之熱誠，從事眾頑之感化。稍解唯我唯私之癡，微發為教為眾之意。勿存把持，重謀組織。欲建僧寶之住持，必為僧制之整理；斯言決定，可喻金剛！實施方案，能立初步基礎；新進危言，本祇什一希冀。若得提攜之道，不難和合以行。吾自審捨身捨心，救僧救世，慧德無讓古賢，福緣乃遜時僧！每逢隨俗浮沈，可括囊無咎無譽；纔一發心拯拔，輒招致疑神疑鬼。進無可許，退猶不容！憎（↑+疾）所加，濫小報詈為修羅；顛倒之極，捏名信誣為郃（爽秋）黨。縱無傷吾之毫髮，亦可規世之響趨。出任勞苦，徒損自他，則不惟我應忘世，而世亦應忘我矣！嗟乎！居士！亦能永忘之歟！』！

黃健六致滿智書云：『不得已，始致書太虛法師，有所商榷。意圖挽救於萬一耳。而昧者不察，一味以私心妄想測度，先後以謗書十餘種紛投沓至，捏詞誣陷，遍發傳單。舉凡人間之卑劣手段，皆不惜引而用之。或盜用安慶迎江寺之名；或假託正信會三萬餘人之眾；或捏稱安慶佛教會改組促進會名義。無中生有，盡情誣辱。一時知名之彥謝鑄陳居士……，來書亦斤斤於職負去就為辭，何示人識量之不廣耶？』？

大師抵平，駐錫居士林。當晚為大師洗塵，到靳雲鵬、祁大鳴、熊東明、胡子笏、汪波止、台源等四十餘人。

七月

一日，大師應華北居士林暑期佛學講習會請，講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」，胡繼羅、繼歐、繼木合記，成「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釋」。後又講「大乘入道章次第章」大意。

三日，大師講「僧教育之目的與程序」於柏林教理院，化城記。

五日，大師開始於柏林教理院，講大乘宗地圖。逢星期日星期一開講，凡三十小時而畢。法舫記，成「大乘宗地圖釋」。本圖釋，為大師八宗平等各有殊勝之極則，分「教法」與「宗義」面廣明。一切佛法，概從第六意識為中心而觀察之，蓋深得唯識學之心髓。然此為大師過去之佛法統系，講時已心不在是，故曰：『此圖為華文佛法之總綱，總持華文所詮表之一切佛法也。最近創世界佛學苑，其研究佛法之根據，又較吾昔根據華文者大有擴充』。『今後之佛學，應趨於世界性，作最普遍之研究修證與發揚。……今後研究佛學，非復一宗一派之研究，當於經論中選

取若干要中之要，作深切之研究，而後博通且融會一切經律論，成圓滿精密之勝解』。

「上不徵五天，下不徵各地」之拘局，時已大為解脫。昔擬作大乘宗地之引論、本論、餘論，僅成引論，且以此圖釋作本論，而餘論不出。其後，以「現實主義」為本，改名真現實論，以前所出者為「宗依」，且將作「宗體」、「宗用」論，以完成其全體思想。其間，以梅立德之約，大師講「宗教對於現代人類的貢獻」於協和醫院華文學校，法舫記。由於彌勒院佛教學校，講「現代學僧畢業後的出路」。

八月

十二日，申報有慧空、大覺等聲明，攻訐大師，不數日，慧空等聯名否認。蓋時黃健六本師諦老，講涅槃經於上海玉佛寺。現代僧伽社員，多憤黃健六之作梗。適心道以諦老十六年所作金剛經新疏——詔為老人三十年持誦之獨到者，實為清溥晚經疏之抄襲，告於芝峰，乃以「覺道」為名而揭發於現代僧伽。諦老徒屬不忍，因有捏名慧空等意外之誹毀。大師知係現代僧伽招來反響，置之不理。此為中佛會事件之餘波。

十八日，靳雲鵬（翼青）從大師受皈依，請於華北居士林講「八識規矩頌」為紀念。胡繼歐記，成「八識規矩頌講錄」。大師先明順轉雜染分，以第六、前五、第八、第七識為次第；次明逆轉清淨分，以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前五識為次第。悉以意識為出發，頗便初學。

時大師於居士林，更講有「從世界危機說到佛教救濟」；「念佛往生的原理」。「佛教應辦之教育與僧教育」；「從中國一般教育說到僧教育」，當時佛學院之僧教育，不盡如大師理想，以為：『仿辦（世俗學校）的佛學院，亦幾於為「寺僧社會」添造出不切實際、不符宗旨的游僧』！『今日的僧教育，應速為兩大支：一支為汰除的僧教育，使之退為沙彌或優蒲，以習農工而自食其力。一支為考取的僧教育，使之入律儀院二年，教理院七年，參學處三年的學僧；養成弘法利人的職僧；由選拔為職僧，推定為德僧者以主持佛教』。

大師以為：不如是，則興辦佛學院，非功德而實為罪過！大師理想中之建僧教育，始終未得少分實行；一般侈談僧教育者，似絕少領解於此！九月一日，大師以夏秋間大水遍十六省，武漢尤甚，作「告武漢民眾書」，「敬請全國僧寺努力救災啓」。「根本救災在全國人心的悔悟」，亦先後作。是日，又作「告全國僧寺住持書」，主組織「僧寺聯合會」，「佛教護法社」，僧俗各別組織，『勿為魚肉僧寺之劣紳土豪』所得便。

十八日，瀋陽事變發生（十月發），大師撰「為瀋陽事件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」，勉以秉承佛訓，起而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。書云：『現代歐洲國家，走上帝國主義極端而被民族革命所反抗，走上資本主義極端而被共產革命所反抗；於是歐洲文明陷入於全體崩潰之末路。吾人方期以智悲兼充，福慧雙隆，自他俱利，心色交融之佛法，為亞洲各民族文化之總線索，以之復興亞洲之民族文化，復興亞洲之民族國家，相資互助，濟弱扶傾，以成為講信修睦之大聯合，進而化轉歐洲之

立國精神，同趨入國際和平世界大同之盛軌。而可為亞洲各民族之導率者，要唯印度、中華、日本之佛教民眾。乃不圖佛教徒確佔過半數之日本民族，今竟不能自抑其貪欲瞋恚，迷昧因果之理，造作凶暴之行。妄動干戈，強佔中華民國東北之遼吉兩省；復運其海軍陸戰隊，威脅天津、青島、海州、上海，以及長江各都市；且強迫滿人蒙人為傀儡而誑言獨立。十惡五逆，一時俱作，以殘毀五族共和之中華民國，亦即為逼令東亞以至南亞全亞佛教民眾，入於自相殘殺之一途。將亞洲民族之活路突然堵塞，亦將進於世界和平之基礎忽爾摧壞。若循日本最近對中國之行動而進展，誠思以地大人眾，新興蓬勃之中國民族，又豈能為日本完全吞滅！則勢須出於兵連禍結，相持不下；甚而引歐美各國，相率來此東亞以作戰場，發生二次世界戰爭。中國固首受其害，而日本數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濟的優勢，殆將一舉而歸於毀滅，亦寧日本之利！進言之，不惟東亞以及全亞各民族聯合復興之機緣為破壞，即國際和平亦為之崩裂，使世界常陷於紛爭而莫出。『然此蓋日本少數貴族軍閥政客之所為耳，不惟非日本全國民眾之公意，而明達事理人士且多反對之者；特處於軍閥政客暴威之下，無可如何而已！可憐哉！日本以及朝鮮臺灣之民眾！日本之軍閥政客，將迫之永歸淪滅，何可不速起自救乎？瑜伽師地論菩薩地戒品云：「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，上品暴惡，於諸有情無有慈愍，專行逼惱。菩薩見已，起憐愍心，發生利益安樂意樂，隨力所能，若廢若黜增上等位。由是因緣，於菩薩戒無所違犯，生多功德」。因此，我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信佛民眾，應速速成為一大聯合，以菩薩大悲大無畏之神力，曉諭日本軍閥政客因果之正法，制止其一切非法行動。如勸阻而不聽從，則進而與東亞南亞以及全球之佛教聯合，組織成佛教之國際，以聯合振興亞洲各民族皆獲平等自由為職志，亦以聯合世界上平等相待各民族，實現永久和平為歸趣；起而若廢若黜日本軍閥政客之增上名位，使不能憑藉以施行其上品之暴惡，逼惱中國民族以及臺灣朝鮮日本一切無辜之民眾。咄！咄！我臺灣朝鮮日本之四千萬「從佛口生，從法化生」之同胞，君等其真為信佛民眾乎？君等其真以佛菩薩之心為心乎？君等其真正奉行佛菩薩之教訓者乎？將以君等對日本軍閥政客能否制止其非法行動以決之。咄！咄！我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同胞其速起！速起！速起！』！

是年，大師在平，遊溫泉、明陵、南口、湯山、紅螺山諸勝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應陝西辛未講經會之請，離北平南下，化城為侍錄。

三十日，大師受鄭州各界之歡迎。講「從地理上交通的中心說到國家社會的中心」於商會，淨嚴與化城記。趙際五（處長）與黃縣長，招待甚殷。

十月

二日，大師以張伯英等電請，及淨嚴、袁西航、馬一乘、黃壽椿、余乃仁等來鄭歡迎，故折往開封一行。即日，偕余乃仁、邱寄蘋、袁西航等，遊龍亭、繁塔、相國寺諸名勝。於河南佛學社開示；「顯示真實相所開的三重方便門」，淨嚴與袁西航記。

三日，應劉峙主席之歡宴。下午，應省立水利工程學校及河南大學農學院約，就水專大禮堂，講「對於學生救國之商榷」。

四日，上午，講「佛法之四現實觀」於河南大學，樂天愚記。下午，各界假人民會場開歡迎大會，劉主席夫婦、李局長夫婦等均來與會，聽眾逾萬。大師講「中國之危機及其救濟」，淨嚴、化城、心海合記。翌日，離開封西行。

七日，大師抵洛陽。馬青苑師長歡宴於西工。翌日，遊龍門、白馬寺諸勝。

十日，大師過臨潼，就浴於華清池。傍晚，偕康寄遙至西安。

十一日，西安佛教界及善團，假臥龍寺佛教會，舉行歡迎會。大師講「西安佛教復興之希望」。

十二日，大師往城南，瞻禮大薦福寺，大興善寺，大慈恩寺。翌日，往興教寺，禮玄奘、窺基、圓測之塔。歸途、禮杜順塔。

十六日，大師在寂園——康寄遙母墳園，開慈恩宗寺勅立會，大師被舉為宗長。

十七日，大師講「佛教對於中國文化之影響」於西安高級中學。

十八日，上午，民樂園開各界歡迎大會；大師講「大雄大力大無畏之佛法」。下午，楊虎城主席歡宴大師於西關新城大樓，與王參謀長一山，來祕書長等晤談。大師為講「心理革命」。

大師在陝，與陝中緇素，「為日本犯中國電告其國佛教徒」。

十九日，大師開講「彌勒上生經」於慈恩寺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再遊臨潼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於臥龍寺，開講金剛經；十一月六日圓滿。

十一月

一日，大師詣大慈恩寺，開慈恩宗寺第一次檀護會。

三日，大師至第一中學，講「舊新思潮之變遷與佛學之關係」。

七日，參觀竟化小學。

八日，大師應西安建設廳養成所之請，蒞所講「心理建設」。

十日，大師偕康寄遙遊終南山，十五日還，賦「終南遊」以紀之。

二十二日，西安佛教界，公舉大師為崇仁寺住持。二十六日入院，以化城為監院。

十二月八日，大師至佛化社說法。

大師還南，經南京，至上海。與玉慧觀等籌備佛慈藥廠。

是月，北碚縉雲山漢藏教理院，籌備就緒，大師撰「漢藏教理院緣起」。

柏林教理院，以九一八事故，經費無著停辦。世苑設備處移南京佛國寺。大師命法舫離北平，率學生塵空、本光、葦舫等，回武昌佛學院。會覺則於臘八離去。是年冬，圓滄以泉州開元寺轉道傳戒，抵泉州。是年，朱慶瀾、葉恭綽、範成，於上海影印磧沙版宋藏。

一九三二（民國二十一年）四十四歲

一月

大師遊奉化雪竇寺。時蔣中正（十二月）辭職還里。大師有「雪竇贈某君」詩『四登雪竇初飛雪，乍惜梅花未放梅；應是待令寒徹骨，好教撲鼻冷香來』！

遊普陀度舊年，住瑩照之息耒院（李子寬同住多時），將及二月。

二十八日，上海日軍夜襲閘北，有淞滬之役。

時漢院即將進行籌備開學，大學命滿智入川主持，海潮音改由法舫編輯。

去年武漢大水，正信會救護甚力。至是年一月，凡成立災童識字小學十所，收容災童二千五百人。

大師在普陀，指導成立南海佛學苑。出瑩照（前寺住持）、寬道（全山知眾）之議，以柏林教理院學生寬融主持之，以後實未能有所建樹。

滬戰將作，圓瑛以轉道之約來廈門。時閩院負責人大醒、芝峰，在閩數年，閩僧殆以不滿其處理寺務，不滿其學院之少閩籍學僧，不滿其主持縣佛教會，乃漸多隔礙。圓瑛來，乃引入於鬥諍之途，至夏而轉烈。

九日，日本導演之滿洲國成立，

十三日，普陀山僧眾，公議奉禪那庵為大師休憩處；大師為易名「太虛蘭若」。

十八日，大師痛心於中日民族之自殘，作「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」。列論戰則必致兩敗，和則得相助之益。結論所說，以今思之，誠不勝慘痛之感：『余為中日國民與東亞黃種共免禍害計，為全世界人類咸享福利計，敢本我佛「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」之大無畏精神，不惜受全國人民之所忿惡，大聲疾呼，將繫鈴解鈴之議（即先恢復九一八以前狀態）陳之日本當局，孫中山先生對於中日之遺策（大亞洲主義）獻之中日國民。如得中日大仁大智之士，察擇施行，則余雖萬死亦忻樂焉！否則，「不歸美，即歸俄」，恐中日非復東亞之主人矣』！

四月

五日，大師作「評印順共不共研究」，時駐錫杭州之靈隱。時國府遷都在洛陽，戴季陶等發起興修白馬寺。

是月，正信周刊出版於漢口。六月

十二日，大師於南京中國佛學會，開講圓覺經；胡法智記，成「圓覺經略釋」。法會期間，丁超五、蔣作賓、彭養光、趙翊邦、李子寬、李亞軍、高爾登等，均先後來訪。

二十日，法會圓滿。大師作「佛教紀元論」。專采錫蘭說，以爲：『中華民國二十一年，佛教曆二五五六年』。雖所推差失一年，然取意則有可參考者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抵漢口，駐錫佛教正信會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於正信會，開示「學佛之簡明標準」，李慧空與周慧毓記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過江回武院，時駐軍交涉且去。

三十日，大師挈佛學院員生，遊珞珈山，參觀武漢大學。

七月

一日，大師赴漢口佛教正信會之歡迎會。翌日，大師於正信會，開講「佛說十善業道經」，四日圓滿。葦舫與清虛記，成「佛說十善業道經講要」。

八日，武昌政法學各界，歡宴大師於抱冰堂。大師即景爲題，講「清涼世界」。

是日，大師應武昌正信會請，講「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」，葦舫與清虛記，成「講要」。

十七日，大師偕李了空赴廬山度暑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以李協和、許俊仁、張治中、何敘甫、蔣仲雅、劉一公等發起暑期講演會，就大林寺開講「佛學講要」三日，克全記。

是月，大師議於大林寺建層樓，作大殿法堂（大林寺募修大殿法堂序）。遊廬山大漢陽峰。是年夏戴傳賢、李濟琛、朱慶瀾、孫洪伊等，發起就北平雍和宮，修建金光明道場。大師作「論時事新報所謂經咒救國」。

八月

三日（「七月二日」），天臺宗耆宿諦老卒，年七十五。

某日，回漢口，偕李了空乘飛機去重慶。

二十日，重慶北碚縉雲山，創辦世界佛學苑漢藏教理院，正式開學。大師主持開學典禮，以「澹寧明敏」爲院訓，岫廬記。賦詩二律，一云：『溫泉闢幽徑，斜上縉雲山。巖谷喧飛瀑，松杉展笑顏。漢經融藏典，教理叩禪關。佛地無餘障，人天

自往還』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致書留藏學僧法尊，著回川主持。蓋以漢院教職，時唯超一、滿智、遍能、岫廬、慧松諸人，未足以副漢藏教理之實。

九月

大師過重慶。三日，於重慶反省院（佛學組），講「人性之分析與修證」，慧松記。大師約其義為一偈：『一反自性成真佛，三省吾身學古人。悟得本空好勤拂，永令明鏡絕纖塵』。

某日，再講「佛學與宗教哲學及科學哲學」於反省院；又講「人欲之分析與治理」於求知俱樂部，皆慧松記。

大師回武漢。二十三日，應武昌文化公學約，講「如何建立國民的新道德」，大師以為：中國國民所最需要之道德，為儉樸、勤勞、誠信、為公。而人類道德之原理，為『一、眾緣主伴之互成；二、唯識因果之相續』。

二十五日，世苑圖書館開幕。大師世界佛學苑之運動，總苑地址，去夏始確定於南京佛國寺。適以長江流域之大水，繼以九一八、一二八之事變，因緣乖舛（德國衛禮賢亦卒），進行不易。是夏，武院駐軍撤去，大師即進行圖書館之籌備；至是始告成立。到孔庚、方耀庭（本仁）、夏斗寅、王森甫、羅奉僧等。院董會改推方本仁為院董長。圖書館成立研究部，分編輯、考校二室。研究員有談玄、塵空、葦舫、本光等；其後陸續來者，有力定、守志、印順等。館務由法舫主持，凡六年。大師留武昌期間，講「賢首學與天臺學比較研究」，法舫記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於正信會作「臨別開示」，即登輪東下。

是月，「寺廟興辦慈善事業實施辦法」公布。十月八日（「重九」），大師應奉化蔣公延請，住持雪竇寺，行進院禮。瑩照、寬融、玉慧觀，均上山觀禮。以克全為監院，後改以又信任之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赴廈門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於閩院開示：「現代僧教育的危亡與佛教的前途」，燈霞記（文）。極力抨擊士大夫式的法師養成，勉學僧以：『現代學僧所要學的，不是學個講經的儀式，必須要學能實行佛法，建立佛教，昌明佛法，而養成能夠勤苦勞動的體格，和清苦淡泊的生活』。

十一月

十二日，大師應新青年會之請，講「新青年與救國之新道德」（與前「如何建立國

民的新道德」同)，芝峰記。後引起丘斌存、丘非山等之批評，有芝峰等與之論戰。

其間，大師應廈大教授所組文哲學會之約，講「法相唯識學概論」，虞德元（佛心）記。本論，昔年初講於世界佛教居士林，未竟而中止。雖粗陳大綱，未必即能折世學而張唯識之法幢；然概敘要義，頗有條理。綱目爲：

- 一 法相唯識論之略釋
- 二 法相唯識學之由起
 - 甲 出發於究真之要求者
 - 乙 出發於存善之要求者
- 三 法相唯識學之成立
 - 甲 其餘唯心論不成立之故
 - 乙 法相唯識論能成立之故
 - 1 獨頭意識與同時意識——虛實問題
 - 2 同時意識與第八識變——象質問題
 - 3 自識所變與他識共變——自共問題
 - 4 第八識見與第七識見——自他問題
 - 5 八心王法與諸心所法——總別問題
 - 6 能緣二分與所緣三分——心境問題
 - 7 第八識種與前七識現——因果問題
 - 8 第八識現與一切法種——存滅問題
 - 9 一切法種與一切法現——同異問題
 - 10 前六識業與八六識報——生死問題
 - 11 諸法無性與諸法自性——空有問題
 - 12 唯識法相與唯識法性——真幻問題
 - 13 染唯識界與淨唯識界——凡聖問題
 - 14 淨唯識行與淨唯識果——修證問題
- 四 法相唯識學之利益

是論，王恩洋、張化聲、唐大圓、彥明、梅光羲、羅燦、密林、法尊、胡妙觀、黃懺華等爲之序。十二月一日，大師於閩院，講「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後的建設」，守志記。乃綜合年來對於佛法之條貫統攝，及對於改進佛教之主張而論之。

三日，大師辭退南普陀寺住持，由常惺繼任，舉行交接禮。時大師連任六年將滿，而負責主持之大醒、芝峰，以年來煩累於無謂糾紛，不願再留，乃議推常惺繼任。

九日，以潮汕緇素推澄泓爲代表來廈門歡迎，大師乃偕會泉南行，守志爲侍錄。

十日晨，抵汕頭，智證、周覺空等來迎。赴六邑會館之歡迎會，大師講「存心與擇法」。晚，大師至商會，開講心經，凡三日。其間，有丁滄波、馬傑三等來訪。

十三日，大師等至潮州，駐錫開元寺。晚，講心經大意。

十四日，上午，出席歡迎會，大師講「佛法與救國」。晚，略講十善業道經大意。

十五日，大師為開元寺念佛會，講「阿彌陀佛經講要」。又應第四中學之請，蒞校講「佛學的色法與物」。是日，大師訪唐大顛之叩齒庵。

十六日，大師等還汕頭。晚於商會講阿彌陀經大意。翌日，離汕還廈門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於閩院，開講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」，勝濟、窺諦、東初、燈霞、雪生等合記，成「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講記」。大師譽此經為「法備五乘，義周十宗」，頗為推重。

二十五日，廈門各界來受皈依，因發起慈宗學會。如慈宗要藏敘云：『轉逢長老，自小雪峰攜古銅彌勒菩薩像至，乃就兜率陀院，設慈宗壇以奉之。民二十一、二十二之交，旦夕禪誦其中，皈依者浸多，有慈宗學會之設』。

是年冬曾琦過廈門訪大師，以世出世法不易會通者三事（世法不能無執著，不能無愛憎，不能無殺戮）相詢（无名「世出世法之融會」）。時擁護班禪者，有用回兵攻入西藏之議。畢朋寺僧羅桑年札等發「血淚書」，表示反對。大師乃作「讀西藏比丘血淚書告中央政府及國民」，以平息班禪達賴間之爭端為善法。

一九三三（民國二十二年），四十五歲

一月

一日，慶祝元旦，大師開示（慶祝元旦）。

時熊十力出新唯識論，學出歐陽竟無而大反歐陽竟無之唯識。大師許其『不失為真如宗之屬，以其提撕向上，主反求實證相應，鞭辟入裏，切近宗門』。但其「推尊大易，傅合儒言」；『不用聖比量以排除非量的凡情直覺，而反引凡情直覺以排除聖比量，又適成顛倒』！因於去年底，作「略評新唯識論」，舉大乘三宗義以通攝之。適內院劉定權之「破新唯識論」至，九日，大師讀而復附識數語於後：『作略評新唯識論旬有餘日，獲閱劉君定權之破新唯識論，破之固當矣。歐陽居士序之，深致慨熊君十力之毀棄聖言量。然履霜堅冰至，其由來者漸。夫起信與楞嚴等，殆為中國佛教唐以來相承之最高聖言，居士雖未獲融會貫通，而判為引小入大之不了義說，猶未失為方便。乃其門人王君等，撥而外之，居士陰許而不呵止。殊不知即此便開毀棄聖言之漸！迫令千百年來相承起信、楞嚴學者，亦敢為遮撥法相唯識。仿佛中論，依傍禪宗，爰有瞽僧狂士，攻訐窺基護法而侵及世親無著。今劉君猶曰：「除起信論偽書外」；居士亦未揀除。徒責熊君之棄聖言，所謂有知人之智而無自知之明歟』！

十二日，戴季陶等請班禪於寶華山主持藥師法會，會眾有發（十二）願文。

十八日，大師輯「慈宗要藏」竣，爲之敘。

「臘」，大師應廈門大學心理學會之約，講「夢」，虞德元記。

時芝峰離閩，大師命去武院編海潮音。

二月

一日，大師講「學佛先從人做起」於思明縣佛教會，燈霞記。

十一日，支那內學院交來「佛誕紀元論刊定書」，對大師「佛教紀元論」，有所指摘。大師作「復內學院書」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返滬。三月十二日，大師於上海永生無線電臺，廣播「佛法大意」。

十九日，大師於雪竇寺開講「出生菩提心經」。開題後，由寶忍代講。大師擬以雪竇寺爲世苑禪觀林，草禪觀林大綱。然主持無人，迄未能如法進行。

大師讀「教育部爲中國佛教會佛教學苑組織大綱復內政部咨」，歎爲「民國以來政府對於佛教第一有意義有價值之公文」，乃爲「論教育部爲辦僧學事復內政部咨」。於中國佛教會之主持者，『不知僧教育，又不知國家教育制度』，胡擬「佛教學苑組織大綱」，爲政府責爲：『妨礙國家教育制度之統一』；『不識大體』，致其無限之感慨。是年春，呂萬來山，大師偕之遊四明山心，歷訪雪竇諸勝。夏初（四月二十頃），大師至寧波，展禮受經故居之永豐寺。四月二十九日，錫蘭佛教之復興運動者達磨波羅卒。五月五日，大師在滬，作「現代佛教週刊之路向」，以示大醒。現代僧伽，自二十一年改爲現代佛教月刊，失其初創之特色。是年四月，大醒至潮州，改辦「現代佛教週刊」，大師乃勉以：『辦爲週刊，應益注重改善僧制之運動，而尙論佛教之時事，收懲惡勸善之效，開撥亂反正之路；建立現代僧伽以住持現代佛教，庶幾其有希望耳』！

六日，大師於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，開講「八大人覺經」，八日圓滿。

七日，大師於永生無線電臺，播講「佛教與護國」。時日人佔榆關，侵熱河，國難日深。大師信眾之普仁（余乃仁）、普勇、普德，商諸大師，擬創組「青年佛教護國團」。大師乃電「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」。主部分從軍抗暴；部分則助捐、及組救護隊、慰禱隊、運輸隊等。

十二日，大師抵南京，駐錫（萬壽寺）中國佛學會。

十三日，大師訪隨甘地絕食而絕食之譚雲山。翌日，致電甘地，勸其進食。時甘地（八日起）於獄中，爲賤民階級實行絕食三星期。

十四日，大師於中國佛學會，開講三十唯識論。來會參聽，有黃攻素、張大千、汪培齡、范本忠、張仲如、姚雨平、周仲良、謝健、黃懺華等百餘人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作常熟之遊，歷遊破山、寶巖、三峰諸勝；約六月二日返。六月七日（「五月半」），寧波佛教會所落成。禮請大師於佛教會講三十唯識論，凡七日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抵漢口。翌日，大師於佛教正信會，開講「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皈依三寶品」。葦舫與紹奘合記，成「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皈依三寶品講錄」。

二十九日，法會圓滿。大師偕方本仁、鍾益亭等，參觀孤兒院。

三十日，大師巡觀八敬學院，院為今春新創，大師為題名者。七月四日，大師移住武昌世苑圖書館。

是年春夏，同師日本權田雷斧之曼殊揭諦與王弘願，對居士是否可以傳法灌頂，大起爭論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在廬山。偕戴季陶遊含鄱嶺、望南山之勝。戴氏有於此建佛刹之願。初抵谷口，濃霧迷漫。忽而開朗，四山形勢，一覽無餘。欲行，則雲從天下，依然滿谷，戴氏歎為佛力。

三十日，大師就大林寺，開講金剛般若經；戴季陶、蔣作賓、張默君等均至。是日發題，論佛法大意——「因緣所生法義」，葦舫記。適大林寺開白蓮華一枝。後戴氏來講，續放一枝，戴氏以詩紀其瑞：『初見白蓮為師發，繼來再見白蓮開。南山重霧隨聲散，應有神龍運巨材』！八月一日，玉慧觀為暴徒殞擊殞命，年四十二。慧觀於大師事業，多所臂助，壯年早歿，大師悼之。

六日，大林寺歡迎戴季陶，并開講演會。戴講藥師七佛法會會眾所發十二大願；大師講「倒果覺之下化起因行之上求」，源輝與黃暄初合記。

十三日，金剛法會圓滿，再開演講會。適王揖唐來廬山，因參與講演。大師是日講「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」。

是夏山居，多與趙敬謀、許公武等唱和。七日，張文白（治中）招集花徑分韻，大師得恨字：『花開花謝異欣厭，春到春歸紛願恨。豈知萬化總乘時，榮悴總是天行健』！

黃凌霜（中央大學社會系主任）休夏大林寺，讀大師真現實論——以唯生的中國哲學，唯物的西洋哲學，唯識的印度哲學為類，因為大師言及：陳立夫近在中央政治學校講唯生論，頗近大師之說。故分韻一絕，約大易「生生」之義以為說。九月二日，大師再度至武漢。

二十四日，大師於世苑圖書館，為館員講「世界佛學苑之世界佛法系統觀」，葦舫記。

時漢藏教理院，以滿智煩動，不孚眾望，群為不安，大師勉任為院務主任，俾安其心。迨滿智離職去，大師因命遍能主教務，常恩主事務，漸歸平靜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遊九峰。

海潮音自九期起，改由大醒於漢口編輯。芝峰還寧波。十月一日，大師應漢口律師公會、佛教正信會、紅十字會請，於漢口市總商會，講「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」，談玄、葦舫記；三日圓滿。

國慶日，東還。

是年，李梅石從大師出家，字以德澹（尼）（呂九成致編者書）。十一月十八日（「十月一日」），大師應杭州靈隱寺（彌勒佛開光）之請，開講「彌勒上生經」。

二十四日，法會圓滿。上午應之江大學之約，往講「宗教構成之元素」，何惟聰記。晚應青年會約，為各界說法。

大師在杭期間，遊三生石、六和塔諸勝。故友王芝如來訪，大師偕之往吊許鐵巖墓：『越州故友王芝如，得得雲林訪我居。忽憶鐵巖許烈士，玉泉亭畔一長嘯』！

二十六日，大師經杭甬道返奉化雪竇山。十二月，大師指導雪山植樹，紀以詩：『溪風習習水淙淙，曳杖飄然過伏龍。寺內曾栽司令柏，橋邊待補翰林松。翠光迎納山曠暖，寒色飛侵瀑雪濃。老樹不刪成古趣，且將新植課寒冬』。

十七日，西藏達賴喇嘛卒。大師作「達賴逝矣西藏將奈何」。是年秋冬，大師多論時小品，如「論大學教授救國宣言」；「世運之轉機」；「內政部今頗注意宗教」；「甘地運動的成敗關係世界文化」；「告暹羅國民」；「怎樣平世界兩個不平」。

世苑圖書館，以王慧力等之籌措，成立研究預習班。學生有智藏、儼然、明智、雨曇等。

潮州以大師蒞臨弘法，緣起嶺東佛學院，寄塵主持之；是秋開學。閩院以閩變（學院駐軍）而引起學潮。閩院自十七年大醒、芝峰主持以來，內部尚稱安定，唯以對外糾紛為苦。自常惺本夏實際主持以來（知非、會覺等先後任教務），不滿於大醒、芝峰，思調和於新舊及本地外江之間。唯本人不常在閩，隔礙亦不易卒除，而學院內部，則學潮年必二三發。迄二十五年，常惺退住持，閩院陷於半停頓，抗戰軍興始停止。

一九三四（民國二十三年），四十六歲

一月三日，大師應鎮海團橋鎮永寧寺請，講「八大人覺經」，張聖慧記，成「八大人覺經講記」。芝峰、守志自金仙寺來預法會。

五日晨，大師因便，偕芝峰等遊慈北鳴鶴場金仙寺。寺主亦幻（武院學生），就寺開歡迎大會，大師講「由諸行無常求合理的進步」。晚，再講「怎樣赴龍華三會」。均守志記。

七日，大師偕亦幻、芝峰等，遊五磊靈山寺，晤（亦幻之法和尚）靜安，論及昔年佛教弘誓會事，並以延慶寺之衰落不堪為可惜。大師語靜安、亦幻、芝峰，勉以再興延慶。

八日，靜安、亦幻去寧波，進行延慶寺事；大師偕芝峰遊慈谿普濟寺。翌日，大師重遊汶溪之西方寺，兼遊淨圓寺。

十一日，大師蒞寧波，參加延慶寺之交替禮。由靜安任住持，亦幻、芝峰於中主持之。寺中駐兵，大師商諸奉化俞氏，乃得遣出，延慶重見清淨。

大師回雪竇寺度舊年。

去年，初以曼殊揭諦與王弘願爭；次海潮音出密宗專號，責難王弘願；王弘願乃特出專刊以反駁。大師作「王師愈爭潮中的閒話」以再破之。二月十四日（「甲戌元旦」），大師於雪竇寺講「彌勒上生經」。四月三日，大師在杭州，戴季陶來訪。

九日，大師由滬抵南京，與班禪面商佛事。晚與黃懺華談及，知近人於佛法多諸疑難（內院對「時輪金剛」密法多有批評）。翌日，大師乃於中國佛學會，講「佛法建立在果證上」。

十四日（「三月初一日」），大師於延慶寺，開講「妙法蓮華經」，「懸論」四日而畢，守志記。本文則付根慧與芝峰共講之。

時戴季陶、湯鑄新、陳元白等，籌備於杭州靈隱寺，請班禪重開「時輪金剛法會」（去年開於北平）。藏密流行，教內教外人士，頗多憂神鬼迷信之禍國，多諸疑諍。法會徵文於大師，大師乃就法華經義，作「鬥諍堅固中略論金剛法會」。極說『一切教法，莫不建立在佛果智證境上』。香拔拉國與南天鐵塔所流出之密法，決不能以無史實可稽而斥之。

時大師作有「梵網經與千鉢經抉隱」，以證密典亦古譯舊傳。又作「佛法一味論之十宗片面觀」，除素所讚仰之禪宗外，特讚密宗之殊勝曰：『然真空門妙極於禪宗，而假相門妙極於密宗。故行證之妙門，獨以此二為崇。蓋天臺、華嚴，著重於玄妙的描寫，致行證反成無力也』！

二十日，大師遊橫溪金峨寺。五月，大師抵杭州，參加時輪金剛法會。十八日圓滿攝影，大師預會（靈隱寺懸相片）。時大師從班禪受金剛阿闍黎灌頂，執弟子禮。專事弘揚「人生佛教」之大師，乃應機而學「融攝魔梵」之密咒，識與不識，多為驚奇。然就大師一切皆為方便，無事不可適應之心境觀之，則亦無足驚奇。其後，大師作「答客問」以自解：『數年來，與班禪大師晤談多次，彼此相知漸深。春間，得超一師為譯語，談論益暢，讚余為漢地弘揚佛法第一人。惜言文隔礙，不能互相研究。因答：余亦極欲研究西藏佛教特勝之密咒。當謂非灌頂傳授不可。余於佛祖古制，非萬不獲已，不肯違背。因謂：如能授以總灌頂，俾可自在研究諸咒部者，當從大師授之。亟蒙喜允，為專授金剛阿闍黎大灌頂法。此余為得研習一切咒法之自在，從受灌頂之意義及經過也』。

時上海報章，舉發一部分佛徒，將去日本參加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。二十六日申報，標為：『全係太虛之徒，與日人勾結而成』；有『太虛首先表示態度，可領數十人赴會』之說。輿論譁然，大師乃登報否認。事緣留日學僧墨禪，函約國內緇素赴會；而藤井草宣、神田慧雲等亦活動甚力。間有少數意存兩可，語涉模稜，墨禪輒以載諸日本報章。事為內院所舉發，傳說中之代表團團長常惺等，均紛紛否認。事出有因，特未至決定階段。至於大師，是年故無意東行。大師乃作「論第二次汎太平洋佛教青年會」，深以列有滿州國為礙。六月五日（「四月二十四日」）。大師應阿育王寺寺主源龍請，開講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，守志記，成「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記」。

大師於東方淨土，頗有善巧之解釋，以為釋迦『將濟生之事，付與東方藥師；度死之事，付與西方彌陀』。於素重死鬼之佛教，特揭「資養現實人生之佛教」，可謂善巧方便矣！

法會中，美人梅立德專誠來訪。戴季陶以「藥師七佛壇城圖」貽贈，大師題而藏諸雪竇寺。

「端午」（十六日）前，法尊自西藏歸，來謁大師於阿育王寺；大師命從速入川主持漢藏院。先時，漢院以遍能處事未善，教員傅戒（巨贊）、熊東明（並與大師有關而又從內院學）即藉生事端，擬改漢院為內院第二院。幸院護何北衡，不為所惑，得以無事。迨法尊入川，先後得葦舫、塵空相助，漢院始入小康之局。

二十七日（「五月十六日」），藥師法會圓滿。

七月五日，錫蘭摩訶菩提會秘書法理性海，來訪大師於上海雪竇分院。

十四日，大師抵廬山。是日，漢口王慧力（森甫）卒。武漢昔年之護法居士，北伐以來，或死或散，多半又歸於密；大師武漢法化得以賡續推行，慧力之力為多。大師於廬山得其噩耗，悼之以詩：『去今兩夏廬山上，兩度驚看噩電來。滬玉（慧觀）漢王（慧力）相繼逝，化生願各在蓮臺』！

世苑圖書館預科，是秋即以經費困難而停頓。自此，大師之在家信徒，鮮有能予以經濟之有力援助者。

二十七日，大師於大林寺開講「孝經」，以「從慈悲爲本方便爲門以明孝經大旨」發題，法舫記。八月二日圓滿。

三十日，大師爲張化聲之「化聲集」作序。張化聲初夏自湖南來武院，轉來大林寺謁大師。時化聲已轉佛而入道，有「且待五年」，以仙學問世之豪語。大師不以爲嫌而勉之，蓋：『衛藏喇嘛……祕傳之所蘊，在乎炁功，與道家之命功，有異曲同工之妙！殆欲界中修習禪定之前方便歟』！惜乎未滿五年，化聲已仙去！

是年夏，蔣委員長在廬山，發起新生活運動，舊道德論復活，新儒家由此抬頭。

八月十二日，大林寺舉行暑期講習會，到馬秀芳、李協和、王一亭、梁趙懋華、閻寶琛、蕭一山、韓立如、朱鐸民，及德人博爾士滿等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自廬山抵漢口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於武昌正信會，開講善生經，塵空記，成「善生經講錄」；

二十七日圓滿。

時大醒於武院編潮音，大師書數語勉之：『治學如樸學者，辦事如職事僧，講經師以宏法，禪和子以持身』。

九月五日，大師爲世苑圖書館員生，講「世苑圖書館之修學方針」，智藏記。大師類攝佛法爲六系——五三共法系，小大律藏系，法相唯識系，般若中觀系，中國臺賢禪淨系，印華日藏密法系。

八日，大師參加漢口正信會舉行之王慧力追悼會。

十五日，大師於漢陽正信會講心經。

十九日，大師應湖北省教育院約，講「中國文化與復興農村」。

二十日，大師於湖北第一模範監獄，講「由人至成佛之路」，塵空記。又講「佛教美術與佛教」於美術學校，葦舫記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應唐大圓請，講「唯生哲學」於東方文化研究院，塵空記。大師結論謂：『唯物論是淺的唯生論，唯識論是深的唯生論。苟善知唯生之義，則一切學術皆可作唯生論之參考，以成其唯生哲學』。

二十二日（「秋節前一日」），大師偕李了空、李慧空、法舫等遊（李了空故鄉）應城。大師於應城，講有「佛法根本義與時局之關係」，法舫記。
二十五日（「後二日」）回漢口。

二十四日，歐洲第一屆佛教大會在倫敦開會（前二年來中國受戒之照空領導）。納粹黨人有接受佛教之表示，引起爭辯；大師爲作「歐洲佛教大會的論證」以通之。

時陳立夫「唯生論」問世，大師讀之，作「唯生論書後」。大師本以中國文化爲「唯生」者，與陳說有所不同：『其一、（陳）以中國爲唯心的精神文明，與西洋之唯物的物質文明對立；雖可使中山先生唯生論，增高綜合東西之價值，以唯生論兼包近代西洋的物質文明。然文明之分爲物質的精神的，原不過比較上有其特勝之方面，而實無絕對之區別。察中國之文化，於物質方面，固不及近代西洋之發達；但於精神方面，亦未逮古印度之深遠。故不如用歷來許多人對於世界文化之三分法，以唯心的歸之印度，而以原來是綜合心物之唯生論位置中國。推中山先生爲繼承唯生的中國文化，融攝唯物的、唯心的文化，而充實之、發皇之、光大之，以成現代中國文化或世界新文化者，尤較爲平實而有力。蓋大學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，雖有完備之綱目，而考其內容，代表中國正統文化之儒道，其較優詳者祇在修齊治平。格物致知之須藉西洋物質研究爲補充，而誠意正心可引印度佛學修養爲資助，實爲最契理契機之辦法！此具攝持格致誠正爲修齊治平之精蘊，亦唯物唯心爲兩面而唯生爲總體之旨也』。『其二、唯生論殊不宜有「元子」之概念與名稱。蓋以原子律說明萬有之生起，雖爲古代印度及希臘所同有，不僅爲近代的西洋學說；然此實爲唯物論物質分析之所限極，由分子析到原子，再由原子析到電子，皆不越物質之質點，故爲形數之可測量，而得以「極微」、「最小」、或「無窮小」等，以小大形之。然近起而未成立之能子說，已非屬質點而不可以小大形之；何況唯生論之元，可從分析至無窮小以求之，且名之以「子」哉！蓋一拘小形，即落於形而下，是唯物而不成唯生唯識矣！故不如用「生元」（或生繭）之一名：區別孫文學說上之生元，爲通俗的生物之生元；而另以唯生論上之生元，爲哲學的萬有之生元。證明此唯生論的生元，無窮小亦無窮大，非小大可形而遍爲小大形；前無始而後無終，非前後時而可爲前後時，則庶其近於易之太極。而太極無極無不極，則無極一名亦蛇足也』！

二十七日，大師離漢口返滬（大醒「空過日記」）。十月六日，大師講「應注意蒙藏間文化和國防」於××學校，法周記。

十六日（「重九」），大師在南京。偕詩友於雞鳴寺豁蒙樓登高，分韻賦詩（詩存）。

十九日，大師遊丹徒，以會音寺開戒，禮請開示。大師略示瑜伽菩薩戒綱要，作「同戒錄序」。大師過鎮江，應省佛教會請，講「佛法無邊」於紅卍字會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於浙東麗水南明山仁壽寺，講「八大人覺經」。詩存「麗水之遊十絕」，遊跡次第可見。「秋盡」，回雪竇山。玉皇（卻非）來訪（詩存）。十一月七日，大師於奉化中塔寺，講彌勒上生經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（「冬至」），胡瑞霖

（妙觀）應大師招，來遊雪竇。

二十六日，蔣委員長來山晤談。是冬，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畢。大師一再囑譯「咒道次第」，俾窺藏密之組織。

一九三五（民國二十四年）四十七歲

一月十二日（「臘八」），大師爲瑛老作「重刻地藏經序於雪山」（文）。時有勸大師於雪竇寺開戒者，因作「論傳戒」以謝之：『今戒種斷而僧命亡矣。續命之方，其惟有集有志住持三寶之曾受苾芻戒者三二十人，清淨和合，閱十年持淨苾芻戒律，然後再開壇爲人受苾芻戒』。

大師赴漢口，有「赴漢皋舟次」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四十六初度。將二十年來所留髭鬚，一齊剃卻，殆有感體力漸衰，勉自振作爲青年歟！大師剃鬚紀之：『此身四十六初度，母難空添德慧無。且幸猶存真面目，莫教孤負好頭顱！不因剃髮除煩惱，那更留鬚表丈夫！此日刮磨重淨盡，露堂堂地證真吾』。

是年海刊，復由法舫編輯。十五週年紀念，大師作「十五年來海潮音之總檢閱」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於世苑作「答或問」，多涉及密宗問題。「龍猛受南天鐵塔金剛薩埵灌頂爲密宗開祖之推論」，亦是時作。二月十一日，大師作「閱儒佛會勘隨筆」。以『比來尊孔崇儒，成一時風尚；此文以禪攝儒，實應機妙品』！

二十六日，墨禪等爲中日佛學會事，發表「敬告全國佛教民眾及全國同胞」。署名者，「釋談玄、釋墨禪、阮紫陽、呂大椿、黃輝邦、蔡吉堂、高觀如」。

大師以病，返上海療治，感衰老劇增。四月（「三月」），大師偕沈仲鈞、黃清渠遊天臺山。

六日（「清明」），華東基督教教育代表團來遊雪竇山，以「中國佛教趨勢」，「中國佛教教育方針」，「中日佛教關係」，「佛教對基督教之關係」，「中國佛教對於世界之貢獻」爲問，大師一一答之，性定記）。

是春，十教授發表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」。大師以爲應稱「現代中國文化建設」。蓋一言本位，易落宋儒窠臼。

時大師召芝峰講「楞伽經」於漢口正信會，頗望能留武漢，與法舫等同弘法化。經期畢，芝峰返甬。大醒嘗謂：『中國佛教，只要有十個有爲的僧伽能真誠合作，就有辦法』。達居等以詢大師，『大師頗有不勝感慨之意；對於這問題，好像很不願意多所發表』。

法尊譯出菩提道次第廣論，將以印行，大師序之。於斯論不沒自宗，不離餘法，而巧能安立一切言教皆趣修證，譽謂：『從天竺性相各判三時，以至華日諸宗之判攝時教，皆遜此論獨具之優點』！

十日，佛教日報創刊，大師在滬，作「發刊辭」。去年，大超（曾任中國佛學會幹事）與鄧慧載，承大師意，於上海市民報，編「佛教特刊」。迨停頓，大師乃促組成佛教日報。大師為社長，范古農任總編輯，鄧慧載主其事（後改胡厚甫主持）。

十四日，日本好村春宣及留學僧墨禪等，為成立中日佛學會事，來訪大師於雪竇分院（致歐陽竟無書）。大師與好村晤談：『問：中日佛教學會，擬推中日會長各一人。日本方面，於高楠、鈴木二博士孰為宜？而中國方面，法師能擔任否？』

答：高楠博士編印大正藏新修藏，主譯南傳巴利文藏，中國佛學者知之較多。聞今夏有常惺法師等將遊日本，屆時可就詢之。余以事繁，庶未遑參預！

問：中國僧人近已漸有赴日留學者，日本僧人亦有可來中國留學之寺院否？且用費如何？

答：中國僧赴日留學，經費頗為不易！中國今某某等寺，皆附設有佛學院，設為國家所許，而日僧能遵照中國僧生活習慣者，則就某某寺等佛學院，無須納費。

問：擬請法師赴日講演，不知有暇否？今夏鈴木博士將重遊中國，廬山暑期佛學會邀講演否？

答：鈴木博士若遊廬山之便，在大林寺講演期間，當邀講演。

問：大醒、芝峰、法舫等，今夏能赴日考察否？

答：或者能之。

問：南傳巴利文藏經，已譯成日文，中國最好能轉譯之！

答：武昌世界佛學苑圖書館中，有暹羅某親王所贈巴利文藏經，並已訂購南傳藏。若得一精於此學之日本學者相助，當於館中選華文之所無者譯之』

二十日，大師以錫蘭僧納囉達約，再由甬來滬。翌日，納囉達偕鄭銘榕，訪大師於雪竇分院，鄭銘榕譯語，商南京世苑籌設巴利文學院，及於京組比丘僧團——律儀院。

時以中日佛學會事，引起甚大紛爭。支那內學院熊東明，作「闢中日佛教學會」；定公（巨贊化名）作「為中日佛教學會告國人書」。於大師及其門下，指為勾結日人，為害國族。而墨禪則作「誠支那內學院」；談玄以「中國佛教調查團」名義，作「支那內學院之鬼蜮」。謂內院心存嫉忌，意圖染指庚款。佛教日報為「披露關於中日佛教學會之論辯」，不作左右袒；一般報章，間有不滿大師者，大師因（二十二日）作「告日本佛教大眾」：『去年日本青年佛徒，聯合沿太平洋各國青年佛徒，開泛太平洋佛教青年會。自憑片面希望，於報紙宣傳，可邀中國太虛之友生』

出席，致太虛為嫉害者乘間攻毀，全國報紙流言四起，竟令辯不勝辯。乃今年三月初，申報轉載貴國報紙，又云：『以日華佛教學會為中心，於太虛所辦世界佛學苑，作有力之聲援』。雖貴國佛徒或原出於好意，然初未與太虛商洽而有所承認，遽作此片面之宣傳，又徒引起貪嫉者對於太虛為挾嫌之詆謗。此非與中日兩國之佛教，有百損而無一益者耶？『於上海一二八時，太虛曾布「因遼滬事件為中日策安危」一文，告日本佛教大眾：『雖中日兩民族，不應相扼以俱盡，當謀互助以共存』。然謂：『若非還我東北，恢復中國疆土政治之完整，則中國對於日本民族之感情，末由好轉，而盼日本之佛教徒力促日本國民之覺醒』。太虛持此宗旨，迄今猶昔。故特此再告日本佛教大眾：誠能力促日本朝野，入於回復中日民族感情之正軌，則中日佛教自可共圖發揚。設枝枝節節，作空言無實之引誘，必致徒勞無功。尤冀對於太虛，勿再播無據之空氣，以益深中日佛徒之障隔』！中日佛教學會，由墨禪、談玄等與日人聯合組織。時中日國交，內則已趨險惡，外則敦睦邦交。大師唯以適應與否為是非，故於中日佛教學會，並不以為是而起圖之；少數留日弟子之起而組織，亦未嘗以為非而誠之使絕。內院與大師積不相能，一則以陰謀禍國為口實，一則以嫉忌為言，要皆意氣用事耳！然以內院之攻錯，泛太平洋會未出席，中日佛教學會未成立（於中國），則未始毀之而適以成之也。後以紛爭不已，五月九日，大師致書歐陽竟無，望其一察其門下所為。

二十四日，大師往法租界第二特區監獄說法，講「人生苦痛之根本解除」，郁祖倫記。二十六日，龍華開戒，大師應請一往開示：「持戒與龍華道場」。

五月七日，大師在雪竇。作「中日遼滬戰事雙方戰死者供養塔銘并序」。日本伊藤原宗為塔，因蔣（作賓）公使來乞序，乃作此以應之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於南京中國佛學會，講優婆塞戒經，羅普悟（曜青）記，成「優婆塞戒經講錄」。法會為戴季陶、居覺生、王用賓、焦易堂、彭養光、褚民誼、謝健、仇鰲等發起者。

發題日，大師論及「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」，為一極有價值之自白：『甲、非研究佛書之學者……將佛法當學問來研究者，並世雖不乏其人，而本人則讀書每觀大略，不事記誦，不求甚解，但資為自修化他之具。故在吾之志願趣向上，不在成為學者。其所有著作，亦皆為振興佛教，弘濟人群之方便耳！』乙、不為專承一宗之徒裔：在佛法中，自古即有開承一宗者。…至今皆有專承之人，系統甚嚴，而各自弘揚其本宗之教義。至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，以為由佛之無上遍正覺所證明之法界性相，為度眾生應機設教，則法有多門；故法本一味而方便門則無量無邊。……所以本人觀察佛法之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及大乘不共法，原為一貫。在教理解釋上，教法弘揚上，隨宜施設，不專承一宗以自拘礙。』丙、無求即時成佛之貪心：佛法原不拘限以現身此世為立足點，乃普為法界一切眾生而發心。……發心修行，應不為空間時間所限，宜普遍平等，超出一切時空而涉及一切時空。於佛法如此理解信行，即能自悟悟他，精進無息，再無庸拘定要即此身成佛，蓋成佛亦不過自悟悟他而已！菩薩行滿，佛陀果成；但勤耕耘，自能收穫，何藉刻期企求！若有拘求，

心量自狹，將不免為虛榮心所驅使；為滿足此虛榮心而去著相貪求，則反增煩悶，難得自在。佛法為接引一類好夸大之眾生，亦嘗施設「立地成佛」、「即身成佛」等假名，而本人則不因此假名而引起希求即身成佛之貪心。『丁、為學菩薩發心而修行者：……本人係以凡夫之人，得聞佛法，信受奉行。……願以凡夫之身學菩薩發心修行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。蓋真發菩提心已，歷十信而登初住，由此經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修菩薩行，則為集福智資糧之菩薩。今人每多稍具信行，便爾心高氣傲，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分』。

是月，大醒去日本考察佛教。六月十三日，大師講「佛法的做人道理」於江蘇第一監獄，羅曜青記。

十五日，大師在中央廣播電臺，廣播「佛學為世界和平要素」。其後補充為「提供談文化建設者幾條佛學」。時「文化建設」月刊編行，世人每以文化建設為言，大師乃為一論。雖所論簡略，實包含大師「現實論」、「自由論」等要義：『一、徹底的因果論與現實論：佛法的法，即指一切事事物物，莫非是因果性的。……宇宙現象，莫非因果，不索其因求其果於宇宙現象之外。其一一現象，莫非無始終無邊中，而為因果鐵則之所範持，顯見為莫非是歷史性和聯繫性的；亦可謂是徹底的客觀論、唯物論、機械論、命定論、必然論的。然即其中任何一現實事物，莫不可為未來事物的開始，亦莫不皆是過去事物的終結；莫不皆是現存事物之邊際，亦莫不可為現存餘事的中心。……只從現實存在事物而推闡因果，即可從現實存在事物而把握因果。在人言人，即可從即終即始即中即邊的吾人身心之活動，轉變無始終無邊中的宇宙一切事物因果，而為現實活力之所支配，顯見為莫非是剎那性和獨立性的；亦可謂是徹底的主觀論、唯心論、意志論、無定論、自由論的。由因果論故，法無自性，諸法無我；由現實論故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』二、徹底的平等論與差別論：一切事事物物，……莫非是因果性的，同時又莫非現實性的。故隨拈一法，皆為法界；隨一事物，皆全宇宙。絕無可為獨待的、絕對的、最先的、最後的非果之因或非因之果——如一神教所謂的神，唯心哲學所謂的心，唯物哲學所謂之物。故為最徹底的平等論，亦即是無神論、無元論，或一如無變異論。然就每一事物現實而望其餘一一事物現實，彼此宛然，自他宛然，先後宛然，勝劣宛然；則其程度之累差與形性之別異，又不可以俚指計，則又為無數之差別。……而人類身心世界，則為最完具此差別諸法，而最能轉動此差別諸法者。由此，依人心於平等差別諸法之覺不覺，或不覺而創造諸退化業，因而受墮畜等諸劣果，集成苦世界；或覺而創造諸進化行，因而致升天與羅漢、辟支、菩薩、佛陀諸勝果，集成樂世界。而人生世界之意義和價值，即在能走上進化之階程而不再退墮流落。菩薩佛及其淨妙樂土，即為人格及人世界進化之階段與最高成果。由此，故又為人神論、心元論，或進化有階向論。』三、徹底的社會論與個人論：佛陀證明一切法皆緣所成，任舉一事物，……就其轉輾能作關係之緣的，則無限極。……故隨一事物，皆是宇宙性的。就人切近言之，即可謂隨一個人皆是社會性的。……然此一事物是宇宙眾緣成的，而於一般的眾緣，別成要泛違順差異；且緣成此一事物而非其餘事物，這由其一切生緣中有其特殊因種故。再之，此一個人是社會眾緣成的，亦於一般的眾緣，別成親疏利害差異；且緣成此一個人而非其餘個人，這由在生緣中各有其自然

個人故。一切法緣生空義中，必明一一法種子因義，乃可全明一切法仗因托緣而生成的實相。人生本來是社會的義中，亦必明各是自然個人，乃可全明社會作成人而人亦作成社會之實相。……由此，資本主義文化核心之個人主義，雖有所偏執，不免今後之崩潰，亦未嘗不握得一分的真際，故能造成近代燦爛的文化。集產或共產主義文化核心之社會主義，雖亦能把握得一分的真際，可有造成將來文化的傾向。然亦以偏執，在進行中已窒礙難行。……要之，有見於子無見於群，有見於群無見於子，皆側傾一邊，致分爲兩個階段，鬥爭莫決。若應用佛說因緣生法，因故社會必生起於個人，緣故個人必長成於社會。復次，離緣則因不成因，個人是社會之個人；無社會以外之個人，則個人主義的資本文化可融解於社會。離因則緣不成緣，社會是個人之社會；無個人以外之社會，則社會主義之集產或共產文化可引生於個人。如是，乃能不破壞近代的文化而入將來的文化。『四、徹底的無常論與恆常論：佛說諸有爲法的無常，不但根身的活死與世界的成壞，尤在色心等一切皆剎那生滅而引續不斷，演化無盡。辯證法的以矛盾的「對立又統一，統一又對立」說明變化，……不如佛說有爲諸行種現無始而生滅不住，雖至佛果，不斷常與無盡常亦剎那生滅之徹底。然徹底無常又如何徹底恆如？則由有爲法因緣所生，起唯緣起，滅唯緣滅，一切皆無自性。……無自性實性遍一切無常法中常恆如是，所以當處無常而當處恆如，非由常如起無常復歸常如，乃於無常而即恆如。達無常性實性常如如故，……則於矛盾對立即見矛盾消解，不待階級鬥爭而階級俄已融化』。『五、……上所論，乃爲佛法建設現代文化之意義。而對於建設現代中國文化，更有何特殊之要點？一、因佛法傳存中國者最爲完備；二、因佛法在中國將二千年，與中國歷史文化禮俗習尚早皆滲透，而尤普遍深入多數庶民心理中，成爲國民的精神要素。但於佛教文獻，中國人民心理中所蘊藏的大乘精義，大多尙待人掘發闡揚出來，流貫到一般思想信仰行爲上去，乃能內之化合漢藏蒙滿諸族，外之聯合東南亞強弱小諸族。以二千餘年之佛教教化關係，成亞洲東南各民族大聯合，協力將大乘佛教文化，宣達到亞洲西北以及歐美非澳，融攝近代的個人主義文化、將來的社會主義文化，造成全世界人類的中正和平圓滿文化。中國於佛教文化，有可因藉之便利，有待發揚之需要，有能化合聯合佛教民族復興之關係，有可融攝創造世界新文化之希望，這是今日作建設中國文化運動的人所特須注意的』！

二十三日，優婆塞戒經法會圓滿。法會期間，諸筱甫以誌公塔爲陣亡將士委員會所掘毀，來謁大師陳述其事，其後乃得以重建。

大師牙痛，初損齒一枚。七月三日，大師應上海集雲精舍張孝行等歡迎，講「佛學的簡明意義」，張慧圓記。

九日，嘉興鐘鏡、范古農來滬歡迎，大師偕之往嘉興。翌日，講「楞嚴大意」於楞嚴寺，吳印若記，十二日圓滿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以避暑抵莫干山，黃膺白、張靜江、吳蘊初、施省之、沈仲鈞等，發起假公益會，請大師講佛學三日。八月六日，大師復就張靜江公館，開講佛學。九月八日，大師應無錫佛學會請，於佛學會開講「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發菩提心品」，性定記，經期凡六日。

十二日，大師度「中秋」於鼇頭渚廣福寺。大師遊無錫惠泉等諸勝；又遊宜興善卷子、庚桑楚二洞，受儲南強之招待。又作銅官、石礪之遊，悉紀以詩。

十月十日，大師訪章太炎於蘇州。

十八日，大師於上海雪竇分院，應朱世華、朱世萱請，講「地藏菩薩本願經」凡七日，智定記。大師逐日作佛七開示，黃清渠記。

十九日，大師以納囉達公然聲言「中國無僧伽」，乃特約晤談。譯語者趙樸初、徐和卿，慧松記。其談話略云：

『師：中國原有僧律之成立。時至今日，遵行律之僧伽較少耳。然說「中國無僧伽」，將中國僧伽全體否認，殊非合理。吾今與師討論之重心點，即在此。中國今日無依律儀之僧團——誦戒、發露、懺悔，如師所言之「烏巴薩陀」而已。但我們傳授戒律之歷史，極廣榮且豐富。自曹魏嘉平年，已有曇摩迦羅——法時阿羅漢，來洛陽舉行開壇傳戒，此為吾國正式受戒之始，乃信而可考者也。為中國比丘尼受戒，且專派人到印度迎二十位比丘尼來中國傳戒，在途中死了幾位。今各律寺傳戒之儀式，仍有極隆重者，猶見昔日之系統傳承未紊，此其一。中國今日個人持清淨比丘戒者，如過午不食等，仍大有人在，不過服裝與錫蘭不同耳。此其二。故吾極盼勿僅以中國無僧團行其「烏巴薩陀」，而遂謂中國無僧伽，中國無比丘。……余昔年曾著「整理僧伽制度論」，即有重興中國僧伽律制之計劃。今欲派人求學錫蘭，蓋為參考補充而已。先實習錫蘭僧眾之生活，試驗有何種困難，而後實地重新振興固有之僧律。……據上說，在中國已受比丘戒者，在錫蘭應即允許參加比丘集團』。

『納：如師所言，真正之僧伽，僅能在中國古代有之，今日仍有缺。吾所言真正之僧伽，授戒師二十人須全清淨者。錫蘭今日之僧伽，已非往日之僧伽系統，其故即由往日之僧伽腐敗，故捨其舊而另從其相近之緬甸去承接。……貴國與吾錫蘭往日僧伽之情形相同，亦盼取同樣之方針振興之耳』！

『師：印度之律亦分數派，乃程度上參差，非性質上之有異。佛滅百年後之比丘，亦遠遜於佛在世時之比丘，故不可過於苛求』！

『納：比丘有多種，師比丘，吾亦比丘。使雖有明確傳承之系統，但因直接從其受戒之僧不淨，則此前雖有淨僧，即作為過去而不存在論』。

『師：因吾國有僧伽而後言整理，否則直云向錫蘭接續過來，另外重行建立中國之僧伽矣。吾所言，欲師知吾國非無比丘僧伽，乃至現在仍有。……印度史上整理僧律之事，亦有數次，故就中國僧伽亦自可整理』。

『納：個人以為有差別，如蘇州靈岩山僧，雖較中國他處僧嚴淨，但不能以之參加錫蘭僧伽之律儀』。

『師：在印度往日，亦有諸部派之別。傳來中國者，亦有多派。中國持律僧不能參加錫蘭持律僧，亦僅如此部僧不能與彼部僧同住耳』。

二十七日，大師應丹陽海會寺請，啓講「佛遺教經」，凡三日；力定記，成「佛遺教經講要」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講「人生進善之階段」於正則女中，胡夢蝶記。

三十日，大師抵鎮江，赴太平寺（佛教會）之歡迎會。翌日，大師於中國佛學會鎮江分會，講「佛法僧義」，凡三日。明性與湧泉合記，成「佛法僧義廣論」。

三十日，鎮江召開江蘇省會執監委員及各縣代表聯席會議，兼歡迎大師。以是年圓滄主持之中佛會，廢除省佛會，改三級制為兩級制，改常務委員制為理事長制，以便直接控制縣會。大為諸方不滿，投訴內政部及中央黨部，醞釀中佛會重組運動。適大師在鎮，因出席講「中佛會實有健全組織之必要」。

時中國佛教會，為徵求會員問題徵文，大師乃發布「中國佛教會兩大問題」，對會章為根本之建議（文）。十一月三日，大師在鎮江伯先公園民教館，開講八識規矩頌，六日圓滿。

十日，大師在滬。以法尊將入藏，擬請其師安東來漢院，大師乃致函安東，付法尊往迎。

十九日，大師以閩粵緇素之敦請，登輪南下，竺摩（守志）為侍錄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抵廈門南普陀寺，常惺等來歡迎。翌日，應中國佛學會閩南分會（蔡契誠、虞佛心等）請，就廈大旅舍天臺，講「佛學會與實現佛化」。時閩院學潮時發，教者學者均有其責，大師為講「師生應如何愛護學院」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於廈門中山公園通俗教育社，講「佛教與現代中國」。

是月，孫馨遠被刺於北平佛教居士林，靳智證（雲鵬）疑及懺悔之無從。大師乃發明本性空而業報不爽之義，引申以誡日本，作「覺乎否乎可以覺矣」！

三十日晨，大師偕竺摩、蘇慧純抵香港，駐錫利園香港佛學分會。當日赴東蓮覺苑之歡迎會，大師講「優婆夷教育與佛化家庭」。

十二月一日，應香港各界之歡迎——主持者陳靜濤、王學仁。大師於利園講「從香港的感想說到香港的佛教」，竺摩與陳慧濤（靜濤）記。

七日，大師就居士林，開講彌勒上生經。十日，續講八識規矩頌。

其間，遊荃灣東普陀，大埔墟大光園及菩提場，大師均有開示。

十四日，大師偕竺摩、陳靜濤去廣州，駐錫六榕寺廣州佛教會。

按：弘法記作十五日到。

十五日，大師於廣州民眾教育館，受佛教界聯合歡迎，到鐵禪、江孔殷、謝英伯、江穎叔、李因如等。大師講「禪宗六祖與國民黨總理」，陳靜濤譯語。

十六日，大師應虛雲之邀，去韶關南華寺，瞻禮六祖遺身——時南華寺開戒。

十八日，大師為南華大眾開示：「讚揚六祖以祝南華之復興」。

十九日，還抵廣州。大師應中山大學哲學系之約，往講「佛教與中國文化」。晚，應明德學社社長陳維周之歡宴，同席有陳濟棠、張之英、張君勱等。

二十日，大師訪蕭佛成。以時悲觀、等慈等四人所組暹羅留學團，奉大師為導師，放洋經粵，故為請於暹羅予以方便。

時大師在廣州，日應勤勤大學（教務長陳定謨）約，往講三十唯識論。晚於高浩文、李因如等主持之居士林，講心經。二十五日，大師以老友金芝軒（昔與易哭庵同來白雲山）自澳門來訪，因偕鐵禪、江穎叔等，登白雲山，訪雙溪等故跡。下山憩能仁寺，次金芝軒韻：『別白雲山廿四年，萬峰重見接青天。依稀跡認雙溪舊，變幻多端古刹前。俗化混言歸大道，靈源孰悟到真禪！能仁共向深稽首，待看當空月朗然』！

二十八日晨，大師偕鐵禪遊羅浮山，官橋探梅。

三十日，大師於居士林開講彌勒下生經，竺摩記，成「彌勒下生經講要」。時海潮音擬出「中國佛教建設號」。乃於是晚，纂輯近講舊作，成「建設現代中國佛教談」。

卅一日，在明德學社開講唯識，顏居士譯。

先後應各方邀請而有所講說者尚多，如於復旦中學講「佛學之人生道德」；於居士林講「清信士女之學佛以完成正信為要素」；於廣州佛學會講「佛學會應注重於學」；於廣州覺苑講「覺苑應為修七覺之苑」；於菩提林講「如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不退」。是年，大敬卒於湖南。

一九三六（民國二十五年）四十八歲

一月一日，彌勒下生經法會圓滿。

九日，大師還香港。

十三日，大師離港抵汕頭。翌日，各界假（汕頭庵埠）龍溪中學歡迎，大師講「由三種所依顯念佛勝義」。大師抵海澄，講「構成佛教之要素」於佛教會。

十八日，大師於潮州開元寺，講「從信心上修學戒定慧學」。

大師還汕頭，講「彌勒下生成佛經」。

十九日（「二十五」）晚，拉特維亞僧人帝釋鳴及其徒慶喜，謁大師於汕頭佛教會，諮問佛法，王進祥譯記。

二十四日（「除夕」），大師還抵上海，駐錫雪竇分院中國佛學會上海市分會，講「佛學即慧學」，張慧圓記。

大師還雪山（致法尊書十五）。三月一日，大師於佛學會上海市分會——佛慈藥廠樓上，開講八識規矩頌。

八日，錫蘭留學團（慧松、法周等）宣誓，大師為作證明。

十日，大師於閩北觀音寺——士老之小廟，講普門品，凡三日。四月七日（「三月十六」），大師於雪竇山寺，開講彌勒上下生經，約一月。今存「彌勒菩薩上生經開題」，「兜率淨土與十方淨土之比觀」，智定記。是春，漢口羅奉僧卒。

大師作「按勞分配之哲學問題」，後以此代王恩洋人生哲學序。五月十六日，大師由雪山來滬。去京，還滬，赴杭州，殆為中國佛教會之改組而有所商洽。時江蘇、湖南、安徽、雲南、四川等七省，通電抨擊中佛會；省分會之恢復，已不可免。黃健六、屈文六等，不忍圓瑛退出總會，擬推印光為理事長，唱「全體合作」之說，請王茂如、常惺為之斡旋。

大師從卻非聞昱山病逝花塢。痛宗門失師匠，因偕訪其塔，悼之以詩：『太白同膺戒，汶溪共閱經。補陀雙鬢白，般若一燈青。願語方期踐，風鈴忽已停。平生幾知友，揮淚向林垌』！

二十五日，大師應上海丙子息災法會請，為講彌陀經

三日，燈霞記，成「佛說阿彌陀經講要」。

某日，大悲、屈文六，陪同圓瑛來訪大師於雪竇分院，以共舉佛教會事為說。

三十日，大師抵常州——武進。翌日，應佛學分會（諸廣成、何汝霖主持）請，開講唯識三十論，六月六日。圓滿，燈霞記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作「論僧尼應參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」。歐陽竟無致書陳立夫以反對之，以爲『僧徒居必蘭若，行必頭陀』；『參預世事，違反佛制』。歐陽治佛書三十年，偏宗深究，宜其得之專而失之通！六月二日，大師於天寧寺學戒堂開示。

時中國佛教會事，圓瑛、屈文六等未有誠意，擬召開少數人大會以爲文飾。

大師乃（五日）致書屈文六，告以合作之原則：『比來屢接清言，深感尊重三寶、調融四眾之誠願，實爲復興中國佛教之精神要素。蓋今後佛教之建立，須託命於四眾有秩序之和合組織；不和合不能有秩序，無秩序亦不能成和合。民十八以來之佛教會，殆因缺秩序（！）而致欠和合歟』！『夫服膺無我，方爲佛子。況圓瑛法師與虛三十餘年之友誼，在人自無所間。然惟論佛教會之事，就目前爲寧息紛爭計，曾面告應速作容納各方修改會章提議之表示。嗣晤常惺、大悲、寬道諸師，亦談及針病得穴之點。今偶閱最近之聯席會議錄，知第八屆大會已定十月上半月舉行，則至遲亦相距三個月零耳。又閱所報告去年以後徵求會員之總數，僅得一萬零二百餘人。……縱能集此數個市縣之數十名代表，亦寧足開成號稱「中華全國佛教徒組織之中國佛教會之全國佛教徒代表大會」耶？且報告中，雖云已組織成六省分辦事處，然據傳聞，則湖南、四川、福建諸省，皆在與原設省佛教會爭執中。凡是癥結之所成，設不於事前速謀周洽之法，恐雖開會，亦無成效』。『爲此，純以希望爲好之善意，提議將第八屆大會代表之選出，定爲：原未有省佛會，或已取銷省佛會，且曾依新章改組之各市縣佛教會，則依新章選舉。在原有省佛會未取銷，且多數縣佛會亦未改組之省分，於茲新章未遍照行及將議修改之期內，得仍依舊章，由各省會選代表出席大會。如此，庶不捨棄原有組織之（遍於十六七省）諸省縣佛教會以自殘其肢體，且亦爲容納爭議而解息糾紛之一道』。『並議定：代表大會，須選出代表超過當然代表三分之二以上，方得開會。又增主席團爲七人，由常務理事、理事、監事中各推一人，選出代表中推舉四人；原理事長（圓瑛）不加入主席團——例如民二十蔣主席之於國民大會：大會祕書處亦臨時改組之，以示大公無私之意。

『據是及前談各點，若能即開一常會決議施行，則當進擬修改會章之提案，以爲健全其機構之圖。不然，則認茲事尙渺合作之坦途，惟有對於公等表示其敬佩而已』！

八日（「四月十九日」），大師蒞城內中山紀念堂，講「革命當從革心起」，燈霞記。即日去鎮江，直上焦山，宿華嚴閣。

十日，大師由焦山回鎮江，訪仁山，商中佛會事，即日去南京，連日歷訪京中政要。

十三日，大師於中國佛學會，講「發菩提心品」；十六日圓滿。

時中央黨部民眾訓練部，發表「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」，以徵求眾議，希望團結。蓋以各省反對中佛會，民訓部張處長廷灝，得陸心梵之勸發，乃採大師意見，

擬訂會章，以佛教會為專屬僧尼之組織（大師本意，此應稱「佛教僧寺會」）。責成中佛會作健全之改組。

十七日，大師離京去漢口。泊安慶舟次，大師作「對於中央民訓部修訂中國佛教會章程草案之商榷」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於漢口佛教正信會，開講彌勒下生成佛經，凡三日。

大師去廬山。二十九日，大師作「文化與民族及人類的存亡關係」。七月十七日，大師序法尊近譯克主之「密宗道次第略論」。時日本各大學，請許大使世英為介，歡迎大師東渡講學，大師卻之。

時訓練總監部，令各地僧侶，編入壯丁隊受軍訓。大師乃電二中全会；並函訓練總監部杜（心如）教育處長，轉呈唐（生智）總監：請一律改僧尼為救護隊訓練，以符佛教宗旨。嗣得杜氏覆函，得以四項變通辦法辦理。

大師在山，約李協和、蔣雨岩、邵元沖、張默君、法舫等，作暑期講演。

八月

五日，大師於大林寺，開講往生淨土論，九日圓滿；雨曇記，成「往生淨土論講要」。

十七日，大師於九江能仁寺，再講往生淨土論，凡三日。

十八日，大師至江西第二監獄說法——「因果」，劉蕃滋記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還抵南京。

二十三日，民訓部責成中佛會，在毘盧寺召開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，約大師出席，期達到合作。會議時，大師與圓瑛頗有辨詰。議決：由大師與圓瑛各介紹一百名代表，呈部圈定半數，作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之代表。

二十四日，張廷灝處長，特約晤大師於毘盧寺，徵詢對於中佛會之意見。以所言未周悉，乃作「對於佛教會之觀念」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於中國佛學會，開講佛說大乘稻芊經，二十九日圓滿。道屏記，成「佛說大乘稻芊經講記」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作「世界和平運動的羅斯福」。

九月

九日，大師於上海三昧寺（寺主寬道），開講普門品，十三日圓滿。寬道發心月助

百元爲倡，於世苑圖書館辦研究班，約芝峰主持之（芝峰其後未去），世苑研究班因得再度開辦。其後得學生福善、茗山數人。

民訓部之責成改組，圓瑛等極爲不願。乃陽奉陰違，運動段祺瑞。一則由段致書時在廣州之蔣委員長，段宏綱（段祺瑞之姪）、屈文六飛廣州謁蔣面遞。由蔣電陳立夫，著令緩辦。再則由上海名流（屈文六、聞蘭亭等）致函時在巴黎之戴季陶；戴電中央黨部，勿過問佛教。於是圓滄、屈文六、黃健六等，在上海辦事處集議，變更前在南京理監事聯席會議之議決案，置民訓部過去之指令於不問。此中佛會之改組運動，即如此而歸於烏有。其後召集會議，修訂之章程，（中秋日）仍由段宏綱去鎮江，面交周佛海（民訓部長）。然爲政府所擱置，至二十八年始擴改批下。李子寬「從國民革命的黨政軍上來觀察佛教」，即略示其說：『少數分子，以不便把持操縱，暗中運動段合肥，用不合法之手段，向當局建議，致將該案擱起』。

人海燈「段祺瑞死前之佛教工作」，其內容即如此。時大師在滬，得悉鬼蜮伎倆，知無成功之望，乃於二十日，發表「關於佛教之談話」：『設因少數任意推翻議案，中央黨部主管機關之出席指導監督者，亦不加追究，則於議決案既無效力，余亦藉此可卸除責任』。中佛會改組運動之挫折，足以見國民政府之視法令爲何事？大師返甬，遊鎮海之瑞嚴寺，寧波之天童寺。回雪竇。

十月

九日，大師於雪竇寺，開講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。

二十九日（「九望」），大師於雪竇妙高臺觀月。是日，在山設藥師法會，祝蔣委員長五秩之慶。

三十日，大師抵甬，於寧波白衣寺（寺主密迦）講普門品。

十一月

六日，大師應杭州靈隱寺請，開講仁王護國般若經。法會期間，又應祖山寺請，講心經三日。

時日本佛教徒，有以大師爲露骨宣揚抗日，加以指責者。

大師抵滬。中國佛學會上海分會（三昧寺），邀常惺講「現代中國佛教」。大師有感，乃講「聽中國佛教之後」。十二月三日，大師以過聖嚴、胡聖輪禮請，養痾無錫之龜頭渚。值西安事變，大師通電全國佛徒，聯合或各別祈禱，祝蔣委員長安全。

一九三七（民國二十六年），四十九歲

一月

二十八日，大師在上海市佛學會。鑒於世界和平之危機，而中日間以積怨不易輕言和合，乃作「佛教平和國際的提議」。

三十日，大師度四十八初度於無錫鼇頭渚。二月，大師移住秦效魯之佚園。秦效魯、徐潤培等相率歸依；過聖嚴等時隨左右。大師為眾講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；徐潤培專輪供大師往遊雪浪山。

十日（「除夕」），大師開始修彌勒靜七過舊年。

十八日，大師回滬。三月一日（或作二日），大師與王一亭等，與日本清水、小笠原等，會商國際和平親善於西本願寺。晚，聚餐於覺林，決設籌備處於集仁醫院。先由克乃生、胡厚甫、清水，譯大師「佛教平和國際的提議」為英法德諸文。大師國際和平運動之動機，如「史料」云：『太虛法師頃因鑒於國際之危機日迫，而自負有數千年之歷史，東洋文化之一大背景的佛教，以阻於國境關係，致使彼此佛徒應行之切實握手提攜，未能圓滿進行，深以為憾。故如能先在上海，聯合各國佛教徒，以佛教之根本和平旨趣，謀親善之工作，為開始適當之會合，作推誠無猜之意見交換，尤為時代所殷望』。

中國佛教會，以班禪請定釋尊紀念日（佛誕），諮詢各方意見。大師主以五月月圓日為紀念日，而降生、成佛等日期仍舊。印老則以西藏喇嘛之紊亂中國佛法，堅予反對，有「願蹈東海」之憤語。

大師回雪竇。清明前數日，偕張漢卿（時居雪竇寺附近）遊徐晷巖，自亭下乘竹筏至沙地。

大師時讀秦斯「現代物理學之新宇宙觀」，善其「認識波」說，作「新物理學與唯識論」。後復作「唯物論沒落中之哀鳴」以助之。「中國文化之佛教因素」，亦此時作。大師分中國文化為五：周秦子學，漢唐文學，漢清經學，隋唐佛學，宋明理學。

時美人密耳本，因華美協進社之介，函大師為「世界宗教」撰文。

五月

六日，暹羅昭坤訶薩，函大師諮問佛曆。

十八日，（香汎圓滿之次日），大師應上海佛學會請，就靜安寺講經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應寧波東鄉梅墟靜宗寺（寺主班雲）請，講金剛經。三日後，由式

昌代座（海十八、七「現代佛教史料」）。六月二十日，大師抵蕪湖。翌日，就廣濟寺講心經，凡三日。

大師由蕪湖至巢縣，由巢縣至合肥，由合肥至無為，所至均留講一二日。遊蹤所至，均紀以詩。七月三日，大師抵廬山。林主席、吳忠信、戴季陶、蔣雨岩等先後來訪。

時芝峰編人海燈。與會覺、亦幻諸人，假「天聲」名，作「新佛教人物的檢討」，於大師深致不滿。

七日，蘆溝橋事變發生。國難教難，日深一日，大師悲慨無似。「廬山住茆即事」云：『心海騰宿浪，風雨逼孤燈。卅載知憂世，廿年勵救僧。終看魔有勇，忍說佛無能！擲筆三興歎，仰天一撫膺』。

十六日（「誦」），大師電「告全日本佛教徒眾」。又電「告全國佛徒」：『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，我等均應本佛慈悲：一、懇切修持佛法，以祈禱侵略國止息兇暴，克保人類和平。二、於政府統一指揮之下，準備奮勇護國。三、練習後防工作，如救護傷兵，收容難民，掩埋死亡，灌輸民眾防空防毒等戰時常識諸項。各各隨宜盡力為要』！

是夏，大師應崔唯吾約，作「三十年來之中國佛教」。

十七日，大師於大林寺講「解深密經成所作事品」，法會甚盛，戴季陶、朱慶瀾、饒鳳璜、周百朋、張善孖、許止淨等均來會。智定、茗山、大蓮合記，成「解深密經如來成所作事品講錄」。二十四日，法會圓滿；劉鳳威、黃肇基等受皈依。

張善孖繪「虎」以贈大師。迨法會圓滿，甘霖充沛，乃加繪「雲龍」以誌慶。

德國柏林大學哲學博士李華德，擬譯肇論，以疑義來訪大師。

八月

十三日，上海戰事起，中日入於全面戰爭之局。

十六日，大師抵漢口。

二十三日，大師為世苑員生，講「新與融貫」，福善記。大師特談「新」義，明示其本人之所謂新，與芝峰、亦幻等異趣。大師論新曰：『佛教中心的新；即是以佛教為中心，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。……若不能以佛教為中心，但樹起契機標幟，而奔趨時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藝的新，則他們的新，已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，而必然的會流到反俗叛教中去！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』！『中國佛教（華文）本位的新：是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為根據，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上，去吸收採擇各時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長，以成為復興中國民族

中的中國新佛教。……本人所謂中國佛教本位的新，不同一般人傾倒於西化，麻醉於日本，推翻千百年中國佛教的所謂新。亦不同有些人，憑個已研究的一點心得，批評中國從來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，而要據佛法的律制以從新設立的新」！

二十五日，大師應重慶縉素之請，偕法尊乘民風輪進川。

按：「勝利歸來話佛教」（塵空記）云：『此時，（漢藏教理院）有兩班學生畢業，要我主持，於是就到了四川』。當大師未返首都，中國佛教整委會，編有「太虛大師略傳」，亦謂前往主持畢業；且謂「乘機飛川」。可想見此出塵空等杜撰，非大師自作此門面語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抵渝。王曉西、費孟餘、孔葆滋、定九、嚴定、塵空、本光、雪松、悅西等來迎。大師以詩「示渝州縉素」，有調和顯密之意：『身空莫即方成佛，佛本無成始即身。顯密閑名今謝矣，不從明鏡更添塵』！九月二日，大師上縉雲山。

大師為漢藏教理院員生，初講「佛理要略」，次講「漢藏教理融會談」，「大乘法門之三種異門表」，並碧松記。

大師遊北碚；於北碚三峽實驗區，講「新中國建設與新佛教」，碧松記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偕塵空、密嚴抵重慶，駐錫長安寺佛學社。

二十四日，行營賀主任國光，以車迎大師至行營，商漢藏聯絡及川康邊區開發事。何（建設）廳長北衡來訪，與談漢院事，兼論火葬問題。其後因作「論火葬與國民之福利」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於佛學社開講大乘伽耶山頂經，十月三日圓滿。塵空記，成「大乘伽耶山頂經講記」。

十月

五日，大師偕台源、法尊遊南泉。

八日，大師偕台源、法尊等，由重慶抵北溫泉。大師小住（溫泉）罄室，稍資休養。

十一月

一日，李子寬來謁大師於縉雲山。翌日，偕遊北泉、北碚。

十八日，漢口正信會成立救護隊。

二十日，國府宣言西移渝都，長期抗戰。時法尊新譯「現觀莊嚴論」，「辦法法性論」，大師為作「現觀莊嚴論序」，「慈氏五論頌合刊序」。

十二月

一日，班禪卒於青海之玉樹。

四日，南京棄守。是冬

漢院學生受防護訓練。特訓開始，大師以「復興佛教僧侶應受軍訓」為訓。

大師作「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」，其結論云：『我的失敗，固然也由於反對方面障礙力的深廣，而本身的弱點，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，啓導雖巧而統率無能，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！然我終自信，我的理論和啓導，確有特長，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，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制度。』我失敗弱點的由來，出於個人的性情氣質固多，而由境遇使然亦非少。例如第一期，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熱情；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講學辦學的風氣；第三期以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佛教會。大抵皆出於偶然倖致，未經過熟謀深慮，勞力苦行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的態度，輕易散漫，不能堅牢強毅，抱持固執。『我現今雖盡力於所志所行，然早衰的身心，只可隨緣消舊業，再不能有何新貢獻。後起的人（隱指芝峰、亦幻），應知我的弱點及弱點的由來而自矯自勉。勿徒盼望我而苛責我！則我對於佛教的理論和啓導，或猶不失其相當作用，以我的失敗為來者的成功之母』！

大師以身說法，彌見婆心之切！大師之心境，一切無非方便，當機活用，過而不留，此其所以「偶然」，所以「隨緣應付」，不克「抱持固執」歟！

「華譯馬鳴菩薩所著書述要」，「華譯龍樹菩薩所著書述要」，「華譯提婆菩薩所著書述要」，應此時作。

大師應重慶佛學社請，再來重慶，講辨中邊論，碧松記，成「辨中邊論頌釋」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與謝健，假佛學社，召開中國佛學會臨時理事會議；到許崇灝、周仲良、陶冶公、歐陽浚明、廖維勳、陳澤普、甯達蘊等。議決：佛學會遷渝，借設會所於長安寺，函聘王曉西為常駐幹事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聯合重慶佛學界，設宴歡迎舊國府來渝之佛學界同人。到鄒魯、朱慶瀾、呂超、周仲良、王允恭、王右瑜、朱福南、歐陽德三、陶冶公、王新民等。

三十一日，大師往國民政府，回訪呂參軍長、陳主計長。繼由呂參軍長，導大師晉謁主席（主席二十五日上縉雲山，大師未在）；論及漢藏文化應互譯互資。

一九三八（民國二十七年），五十歲

一月

十九日（「臘月十八日」），大師四十八歲滿，說偈迴向外祖母及母氏。『墮世年復年，忽滿四十八。眾苦方沸煎，遍救懷明達！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。人成佛即成，是名真現實。』

一、一九，即人成佛真現實論者太虛』。

是日，大師偕張茂芹、王邵深等，參觀江北貧兒院。

二十日，法舫自武昌來，謁大師於佛學社。時世苑研究班，法舫已先期解散。由葦舫留守世苑，兼編海潮音。

二月

八日，大師作「即人成佛的真現實論」。是日，約晤路透社記者史密李斯廉。

留渝期間，戴季陶以靈山法會圖持贈大師。三月八日至十日，中央以追薦班禪，設漢經壇於漢藏教理院，大師主壇。中央派戴季陶來山主薦。

戴季陶與大師談及：『希望我（大師）能在一個名山勝刹，從實踐訓練上，養成將來復興中國佛教的根本僧材』。大師「菩薩學處」之理想，由此引發提出。

大師講「中國的僧教育應怎樣」於漢院，心月記。大師以戴季陶主謹嚴實證，衛挺生主通俗適時，乃提示十年來之佛教教育主張。然大師謂：『余以身力衰朽，已不能實際上去做準備功夫，或領導模範的人』。『關於本人，也要大家明白認清！養成「住持中國佛教僧寶的僧教育」，

不過是我的一種計劃，機緣上、事實上，我不能去做施設此種僧教育的主持人或領導人。而且，我是個沒有受過僧教育的人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是你們——教的人及學的人不能仿效的。仿效我的人，決定要畫虎不成反類犬，這是我的警告』。

大師以不世之資，外適時宜而內有所本；其理想之僧教育，固始終未能實現其少分。學者徒見其形跡，起而宗仰之，倣學之，不畫虎成犬者幾希！世之或毀或譽，與大師何與？

四月

大師因顧次長毓秀來漢院，轉商諸陳部長立夫，得其允予補助經費，於漢院成立編譯處。

是年春大師開始於漢院講「真現實論宗體論」之「現變實事」，法舫記。後回山續講由學僧筆記。但出「現實之理」——「現變實事」，「現事實性」，「現性實覺」，「現覺實變」；而現實之行、之果、之教，未及講出為憾！

時政府頒「抗戰建國綱領」，大師作「日僞亦覺悟否」以示擁護。

五月二日 大師抵渝，駐錫佛學社，主持中國佛學會事宜。

大師應佛學社請，講辦法法性論，塵空、陳濟博記，游隆淨編，成「辦法法性論講記」。

十五日，中國佛學會召開會員大會，大師出席主持，連任為理事長。六月四日，大師以成都佛學社禮請弘法，乘機抵成都。昌圓、悅西、劉肇乾、謝子厚、牛次封、費爾樸等來迎，駐錫文殊院。

五日，大師於十方堂講「現在需要的僧教育」，仁寬記。

七日，大師於文殊院開講「大乘伽耶山頂經」，約二十圓滿。

十二日上午，應佛學社請，於少城公園，講「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」，游隆淨記。午後，應法國駐川交涉署交涉員貝珊之約，赴交涉署晤談。

二十一日，應華西大學約，往講「中國需耶教與歐美需佛教」，游隆淨記。講畢，關於最初因與自由意志，與朱光潛略有問答。某日，大師於成都無線電臺，廣播「佛教徒如何雪恥」。大師在蓉，晤章嘉。時以京滬淪陷，中佛會負責人，未能隨國府及時西移。乃相與商決：成立「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」於重慶羅漢寺。並發出通電，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徒：『敬啓者：倭寇侵凌，國民淪陷。並傳聞利用崇儒信佛名義，組東亞佛教會，致滬杭京平之佛教會理監事，間有被迫參預者。而名義上代表全國佛徒之「中國佛教會」，近亦陷於嫌疑之地（見新聞報，有中國佛教會恢復辦公消息），殊使全國佛教徒同受污辱。其實，在太虛等播居重慶，章嘉等移住成都，固同隨國府為抗倭而努力。今為絕狡計而正視聽，特設「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」於重慶羅漢寺。惟冀中國佛教會歷屆理監事之散居各方者，及川黔滇粵閩贛蘇皖鄂湘豫陝甘青等省佛教會，率各縣佛教會，先由通訊一致聯合，以進圖增強後方各省佛教徒之組織。並宣布廢止淪陷在京滬之中國佛教會機構，暫與京平滬杭等淪陷區內佛教會等斷絕關係，免為牽累，實所至要！此致中央及各省縣黨政機關，與中國佛教會理監事，各省縣佛教公鑒。中國佛教會理事太虛，監事章嘉等同啓』。

大師致書上海之常惺（中佛會祕書），詢佛教會事，告以內地組織，盼以能來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應田頌堯招，與劉自乾、劉肇乾、立南、樹仙、瑤笙，同遊長松、靈峰諸勝，宿唯仁山莊。

大師等一行，由灌縣遊青城天師洞、上清宮、川主廟。

大師自成都回渝——何北衡以車送。途次自貢市，訪老友陳誦洛，導觀水火井。與繆秋杰等晚宴於釜溪公園。

八月

一日（或二），大師抵渝。

三日，大師以川黔湘鄂各省，響應大師與章嘉通電，乃就羅漢寺召開理監事臨時會議。是日，大師至歌樂山，晤林主席、馬寅初；決於歌樂山小住。九月，喜饒嘉錯偕楊質夫來縉雲山，大師留其小住講學。

初秋，綿綿小雨兼旬，大師於那伽窟作「那伽窟遮眼偶評」。

十月

葦舫移海潮音來重慶；大師作「東南西北的海潮音」。「同情淪陷區佛教徒的呼籲」，亦此時作。

大師聞王一亭卒，作「追念王一亭長者」。王一亭護法不分彼此新舊，未能專於護持大師；然上海名流居士，能稍稍同情大師，且始終不與大師離貳者，唯王一亭一人。

三十日，武漢棄守。十一月

十二日，大師與陳誦洛，假長安寺作詩會，與會者二十人。虞愚（佛心）編之為「戊寅渝州長安錢秋集」；何遂（敘甫）作「錢秋圖」。

二十日（「星期日」），大師於佛學社，講「佛教最重要的一法，與中國急需的一件事」，虞愚記。周枕琴、朱鐸民、譚雲山、郭本道等，均來預法席。大師對民族文化，以為：「演變成新儒家的不能」，「全盤西化的不能」，惟有「確信業報到各自負責」——自力更生。

二十二日，大師設尼眾避難林於江北塔坪寺，是日起香。

二十五日，中國佛學會、中印學會、重慶佛學社，聯合歡迎印度救護隊，及拉卜楞一百零八寺慰勞團；大師主席致辭。大師偕李了空登南泉建文峰。病足旬餘，住南泉仙洞休養。

十二月

六日（「十月望」），陳誦洛、蕭鍾美、林肯盒、白連城，來南泉訪晤（詩存外集）。是秋，大師與詩友時相唱和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應中央政治學校附設蒙藏學校（在南泉）之約，前往講演。

是年冬

，漢院於師子峰建「太虛臺」，虞愚爲記。法尊等久有心建此以爲紀念，非大師意也。『所云建太虛臺，尤不可！或能略爲劉主席、潘院董、何院護，在山作何紀念爲好。……（二十四年）六月十一日』。『紀念臺，如未做勿做，已做易名慈氏。自慚福德涼薄，望勿以名之！……（二十六年）三月十八日』。

一九三九（民國二十八年）五十一歲

一月大師作「佛教的護國與護世」。

九日（「十一月二十日」前一日），大師偕李了空回縉雲山，以將有滇黔之行；一宿還渝。

十四日，常惺卒於上海，年四十三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乘中航機飛貴陽，塵空隨行。駐錫黔明寺。

二十七日（「臘月初八」），貴州省佛會借民眾教育館歡迎。大師講「成佛救世與革命救國」，塵空記。

三十一日，李烈鈞假黔明寺，歡宴大師。席次，張鐵君與大師略談哲學。張以「唯生論的方法論」相贈；大師讀竟，書「唯生論的方法論書後」。二月三日，黔紳徐露園、周伯庸、和紹孔、劉智融等，歡宴大師，為略談「學佛與佛學」。

四日，定於民教館講心經。值敵機肆虐，狂炸筑城，講務因以停止。大師移住東山寺。六日，大師度五十初度於東山寺，李協和、周伯庸、拓魯生等均來祝嘏。是年五十壽誕，各方發起擴大慶祝，重慶、上海、漢口、西安、香港、仰光、暹羅等處，均有慶祝儀式，賀電紛至。大師五十初度詩云：『身世今盈四十九，勞勞役役何為生？願得無上遍正覺，願度無邊苦有情！我今修學菩薩行，我今應正菩薩名。願人稱我以菩薩，不是比丘佛未成』。

十四日，大師挈塵空抵昆明；駐錫翠湖省佛教會；其後，往來翠湖碧雞山間。

十五日，省佛會開會歡迎，到定安、王九齡（竹蛤）、周明齋等。大師講「幾點佛法的要義」，塵空記。

十九日（「己卯元旦」），大師於碧雞山試筆為六言詩：『從來第一義諦，心言都所不及。豈唯觀無所觀，亦復說無可說』！

自後，大師倘佯滇海金碧間，觸境抒發為詩，均為六言。己卯前詩，李了空集為潮音草舍詩存。

是日，大師始寫「己卯日記」。三月二日（「十二」），追念常惺（常惺年來任中國佛教會祕書，與圓滄合作，而大師則始終愛其才識），成一絕（己卯日記）：『識面今廿三載，知心亦十八年。方喜責可君貸，那堪逝占我先』！

四日，應龍主席志舟（雲）約，大師赴省府晤談。

七日（「十七」），大師於西山雲棲寺。開講心經，十一日圓滿；塵空記，成「般

若波羅蜜多心經釋義」。

其間，轉逢、蘇慧純，先於舊年底一度以嫌疑被拘。九日又被拘，事態嚴重，大師多方為之營救。後四月二日始得釋。

十九日，大師移居雲棲寺大悲閣。鄭太朴偕周自新來訪。是日，大師始寫自傳。

二十五日（「五日」），大師應軍醫學校周明齋約，往講「萬有皆因緣所生」，月滄與大慧記。

二十六日（「六日」），大師出席常惺法師追悼會。眾請開示，因拈中論空假中偈
□Á□Љ□□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十九日（「己卯元旦」），大師於碧雞山試筆爲六言詩：『從來第一義諦，心言都所不及。豈唯觀無所觀，亦復說無可說』！

自後，大師倘佯滇海金碧間，觸境抒發爲詩，均爲六言。己卯前詩，李了空集爲潮音草舍詩存。

是日，大師始寫「己卯日記」。三月二日（「十二」），追念常惺（常惺年來任中國佛教會祕書，與圓滄合作，而大師則始終愛其才識），成一絕（己卯日記）：『識面今廿三載，知心亦十八年。方喜責可君貸，那堪逝占我先』！

四日，應龍主席志舟（雲）約，大師赴省府晤談。

七日（「十七」），大師於西山雲棲寺。開講心經，十一日圓滿；塵空記，成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義」。

其間，轉逢、蘇慧純，先於舊年底一度以嫌疑被拘。九日又被拘，事態嚴重，大師多方爲之營救。後四月二日始得釋。

十九日，大師移居雲棲寺大悲閣。鄭太朴偕周自新來訪。是日，大師始寫自傳。

二十五日（「五日」），大師應軍醫學校周明齋約，往講「萬有皆因緣所生」，月滄與大慧記。

二十六日（「六日」），大師出席常惺法師追悼會。眾請開示，因拈中論空假中偈

橢橢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Ь 別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
□□□□
□
□□□□
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^□□К□□□К□К□□□К□□□К□□□К□□□К□ 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,□□□4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□▶□□□▶□□□▶□□□▶□□□▶□□□▶□□□▶□\$□□□□□□□
□j□□□!□□□□□□□貸，那堪逝占我先』！

四日，應龍主席志舟（雲）約，大師赴省府晤談。

七日（「十七」），大師於西山雲棲寺。開講心經，十一日圓滿；塵空記，成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釋義」。

其間，轉逢、蘇慧純，先於舊年底一度以嫌疑被拘。九日又被拘，事態嚴重，大師多方為之營救。後四月二日始得釋。

十九日，大師移居雲棲寺大悲閣。鄭太朴偕周自新來訪。是日，大師始寫自傳。

二十五日（「五日」），大師應軍醫學校周明齋約，往講「萬有皆因緣所生」，月滄與大慧記。

二十六日（「六日」），大師出席常惺法師追悼會。眾請開示，因拈中論空假中偈足山。

十五日（「初三」），陳定謨來昆謁大師。陳以曾養甫發心促成雞足山學院，囑為籌備，因辭去勳勤大學事來昆。

十七日（「初五」），省佛會召開雲棲慈幼院發起人會。是月，海潮音移北碚縉雲寺，由法舫編輯。十月十三日（「初一」），大師以訪問團事，應中宣部約，決定返渝一行。是日，圓澣於上海為日本憲兵所捕，拘送南京，以傳說圓瑛有募款協助政府軍費事。迨十一月九日，始以查無其事開釋。

十五日（「初三」），大師以訪問團事飛渝。中宣部董副部長（顯光）等來迎，駐錫長安寺。大師在渝，出席中央國際宣傳委員會，商決訪問團事宜。二十五日，晉謁蔣委員長。先後晤見孔院長、張岳軍祕書長、陳教育部長、潘公展、曾虛白等。與社會部談及健全佛教會組織及佛會遷渝問題。於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（邵力子、陳真如等主持）歡送會中，大師據佛教立場，提出「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」之說。

二十七日（「十五」），大師偕葦舫飛返昆明。十一月十日晚，大師以訪問團事，招待昆明新聞界。時昆渝各地報章，紛登訪問團消息，備致勉勵而寄以熱望。

十三日，于斌來訪。

十四日，大師（雲南佛教會已移交）偕團員葦舫，譯人（緬甸段）陳定謨，侍者王永良，開始佛教訪問團之遠行。李協和、王占祺等來送行。大師有留別昆明諸友詩。訪問團出國意趣，有皓電：『太虛等頃因國中文化界之啓發，佛學人士之贊助，及各地佛徒之籲請，爰組織成立本團。將赴緬甸、錫蘭、印度、暹羅等處，朝拜佛教諸勝地，訪問各地佛教領袖，藉以聯絡同教之感情，闡揚我佛之法化。并宣示中國民族爲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鬥，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。因此，佛教愈得全國上下人士之信崇，隨新中國之建成，必將有新佛教之興立，堪以奉慰吾全世界真誠信仰佛教之大眾，泊崇拜贊揚東方道德文化者之嚮望！茲者，本團……取道滇緬公路，出發在即，敬布衷誠，佇聞明教！佛教訪問團導師兼團長太虛率全體團員皓』叩。

十七日，大師應大理各界之歡迎於省立中學。下午，過洱海，於海邊晤張君勸，時創民族文化學校於是。

十八日，大師抵雞足山，宿大士閣。翌日，上山至祝聖寺，寺主懷空率眾來迎。連日瞻禮雞山名利。

二十一日，雞山佛教會開會，議決：成立雞足學院籌備處，以石鐘寺爲院址；推大師爲籌備主任，以陳定謨、義周副之。並定陳定謨緬甸歸來，著手籌備（惟以人事未妥，致其事未成）。

二十六日，大師等一行抵保山，參觀白夷廟及武侯祠。

三十日，車過畹町，入緬甸界，抵臘戍。十二月一日，赴臘戍各界歡迎會。大師與主席宇炳那沙美晤談，涉及中緬佛教互相傳弘學習事。

四日，芒市土司方裕之來訪。大師建議發起滇西特區佛教會，教育夷僧，轉化夷人，提高其文化水準，增進其內向之心。甚得方土司贊同。晚應方之歡宴。

六日，大師抵緬京（瓦城），受二千餘緬僧、萬餘中緬印人士之歡迎。歡迎之盛況，大師記之以詩：『下山車似龍歸海，迎塔僧如岫出雲。金地傳承阿育化，瓦城猶見佛儀存』！

駐錫雲南會館。午後，大師往訪僧王達道那，與大師互致慰問。七日，瞻禮朴鴉己（大佛寺）、恩多壘（大光塔）、小彌山。下午，赴□Á□Љ□□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橢橢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別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□

□□□□

□

□□□□

□

一九四〇（民國二十九年）五十二歲

一月一日，大師書「靈石佛心」四字，備立碑於吉桃之佛塔。

三日，大師去觀音亭，參加旅緬華僑佛教婦女促進會成立大會。晚，應印度俱樂部邀講「國際和平」。

八日，大師參觀巴利文學院；學院贈巴利文三藏為紀念。

九日，別中緬友人與信眾，偕團員葦舫、慈航、惟幻，侍者王永良，登輪去印度，與印度宗教哲學者師覺月同舟。譯人陳定謨返滇。

十一日，大師為團員抉擇唯識之種子義。臨晚，抵加爾各答。摩訶菩提會秘書法理性海、國際大學秘書戈雲達、旅印緬甸佛教會長宇地沙、及黃總領事朝琴、中國學院院長譚雲山、各僑團領袖等二百餘人來歡迎。大師率團員，駐錫交通旅社。

十二日晚，赴摩訶菩提會歡迎會，到中印錫英政學界二百餘人，大師演講畢，以鍍金銀塔奉贈菩提會為紀念，上刻『託太虛法師攜存佛教聖地，蔣中正，二八，一一，二六』。

十三日，上午，赴華僑歡迎會——會設明興戲院，黃總領事代表獻旗。晚，赴拉麻克利那總會歡迎會，大師講「國際和平」。

十四日，參觀孟加拉佛教會、緬甸佛廟、印度教廟。下午，赴總領事館茶會。

十五日，法理性海及拉麻克利那教秘書來，陪同參觀拉麻克利那總會之大寺，晤及教主三世。次參觀博物館及耆那教寺。

十六日，出席印度文化協會。大師加入為永久會員。次出席孟加拉佛教歡迎會。印度國民大會領袖波史，以車來歡迎晚餐。波史與大師談，頗感贊助中國有心，而限於政治未獲自由，僅能作同情之表示——印度醫藥救護。是日，波史姪結婚，因導觀禮堂，並為述印度婚俗。

十七日，大師率團員去國際大學，駐錫中國學院。出席國際大學歡迎會，八十高齡之太戈爾，親臨主席（。

十八日，譚雲山陪同參觀。晚，大師於國大講學——四現實觀。

十九日，徐悲鴻為大師素描半身像。譚雲山設茶會歡迎，到太戈爾及各院教授等百餘人。大師以詩贈太戈爾：『佛消梵化一千載，耶繼回侵七百年。冶古陶今鑄新聖，覺源遙溯育王前』。

二十日，大師約國大研究院院長克什梯摩罕沈及某印度哲學教授，與討論有我無我

（靈，神）問題。惟均不欲深論。

二十四日，大師率團員及譚雲山夫婦，抵菩提伽耶。禮金剛塔，於金剛座靜坐，為國難致禱。午後，訪尼連禪河及牧女獻乳糜處。

二十五日晨，大師於「菩提場曉坐觀佛」，有觀佛詩四偈。是日，大師五十歲滿，團員葦舫、慈航，奉經供燈；譚雲山夫婦設齋供，為大師祝壽。

二十六日，參禮靈鷲山，訪七葉窟，浴溫泉。途次以詩勉學者：『覺樹枯榮幾度更，靈山寂寞倘重興。此來不用傷遲暮，佛法宏揚本在僧』！

二十七日，日僧行遼來歡迎。次訪竹林精舍遺址；登雞足峰（或是鷲頭峰）。

二十八日，抵那爛陀，參觀那爛陀遺址，及出土古物。

二十九日晨，抵貝勒納斯，駐錫摩訶菩提會。瞻禮轉法輪塔、五比丘紀念塔。觀阿育王石柱；訪中華寺——寺主德玉。午後，應當地各界及市校之歡迎。

三十日，摩訶菩提會開會歡迎。次赴貝勒納斯國民大會主席普拉卡沙之歡迎會，尼赫魯來會。

三十一日，上午，尼赫魯來訪，與大師晤談。其談話云：

『尼：這次中國不幸，受日本軍閥侵略，可是中印兩國，確在這種惡劣環境下結合。所以，世界上往往壞事情過去，好事情就來了。現在的戰爭，未嘗不是將來幸福的起點！』

師：中國與印度，是世界最古的文明國家。中國近來受強鄰的侵略，這是過去的錯誤所致。但中國現在蔣先生的領導下，正如先生所說，不久即可得到勝利。我這次到印度，見到印度各方面也都在進步。中印兩國聯合，於未來的世界，必大有貢獻！

尼：大師所講是很對的！過去中印兩國的地位降低，這也是自己不對。現在我們不但要重造自己的光榮，同時要對世界和平作最大的貢獻。所以大師這種希望，是很好的！

師：中印兩國對世界的關係，可把全世界的文化分為三種：第一是內心聖潔的修證，第二是人類情誼的調善，第三是對物質力的制御。由此三種發揮出來，就是印度文化，中國文化，西洋文化。中國和印度，曾對世界有過很大的貢獻，不過近代的中印都受了西洋的影響。西洋文化的歧途，是把人當物質一樣，所以世界的危機日深。希望將來不偏一端，物質需要發達，同時精神也要有修養，倫理也要得協調。我從前曾寫過一本自由史觀，即說明上面的這種理由，現在送給尼先生作紀念！

尼：大師剛才所講的三點，都非常重要！印度過去因看不起物質文明，中國也是這樣，致被歐化凌辱。至於歐洲的文明，他們根本不知道人和心，所以把科學的文明，反弄來危害世界。……大師對中印聯合的辦法，想要怎樣？

師：我想尼先生前次到中國，曾觀察到中國正在抗戰建國，爭生存自由獨立。請

指出中國有什麼缺點，我可以轉達中國人民。其次，是由中印學會互相研究，在文化上佛教上先取得聯絡，恢復一千年前的關係！

尼：現在即以中印學會為基礎。再進一步多設分會，並可交換教授，多派團體代表來往。來往一多，可以引起研究的興趣。很想派婦女訪問團赴中國，把婦女對中國的同情，達到中國；同時也學習中國婦女在抗戰中的努力。

師：中國對印度的近代文化，尚不了解，希望把印度近代文化傳到中國，同時把中國的大乘佛法譯還印度，並將現在抗戰建國的精神傳到印度來。

尼：……戰爭是破壞，同時要建設精神物質。把科學放在道德的管制中，這樣才能駕馭得當！

師：這是中國對日本的態度。前當抗戰一年時，中國通過抗戰建國綱領，也特別注重道德。

尼：在重慶時，與蔣先生談過好幾次。蔣先生也曾說：要把中印學會擴大，並擬在加爾各答分設中央通訊社。歐洲現有一種企圖，要聯合起來對付亞洲；所以我們——中印兩國要共同注意！次參加摩訶菩提會對尼赫魯之歡迎會。午後，法理性海陪赴卡西學院歡迎會。參觀印度地圖廟。尼赫魯來，大師與共在十萬群眾之歡迎遊行中，赴摩訶菩提會召開之阿育王紀念大會。大師被推為大會主席，與尼赫魯，均有演說。二月一日，法理性海等，陪同參觀全市。登輪遊覽恆河之勝。次赴印度大學及語言統一學社之歡迎會。

二日，出席通神學會之歡迎會。晚，大師偕團員等去拘尸那，德僧高文達，錫僧達磨揭諦同行。

三日，赴拘尸那途中，沿途受民眾之歡迎，大師記以詩曰：『甘地尼赫魯太虛，聲聲萬歲兆民呼。波羅奈到拘尸那，一路歡騰德不孤』！

抵拘尸那，禮塔及佛臨涅槃像，訪八王分舍利處。

四日，訪尼泊爾境內之佛誕生處嵐毘尼，瞻禮摩耶夫人攀無憂樹誕生的石像，及阿育王石柱。

五日，抵巴倫坡（藩邦）。訪古舍衛城及祇園故址。

六日晨，大師於巴倫坡摩訶拉甲（大王）招待所，為團員說「我的宗教經驗」。訪藩王普拉沙蓄心哈摩訶拉甲。

七日，抵老克諾，參觀一八五六年印度大暴動所破壞之總督府。傍晚，赴當地國民大會之歡迎會。

八日（「庚辰元旦」），抵阿克那，寓鳩哈里家。

九日，參觀太吉馬哈陵墓——世界八大奇蹟之一。大師小不適。晚，扶病赴文學紀念會之歡迎會。

十一日，抵波保爾，受波保爾王之招待。午後，侍臣兼教育部長闊利喜，陪同巡禮舍脂之佛舍利塔。晚，赴闊利喜之茶會。

十二日，應甘地電邀，大師等一行抵瓦而達。翌日，去西恭，晤甘地，甘地於紡紗聲中與大師交談（訪記；訪話）。大師作甘地太戈爾贊：『中國古墨子，印度今甘地。要見活莊周。來會太戈爾。寄語莊墨徒，休徒鑽故紙！好從面對時，證知實如此』！

十四日，赴阿贊達參觀石窟。晚，赴奧蘭格巴得。翌晨，參觀愛羅拉石窟。晚，赴孟買。

十八日，陳副領事陪同參觀孟買市。晚，赴華僑歡迎會。訪問團來印，多得國民大會及摩訶菩提會之招待歡迎，特致書尼赫魯及法理性海，致謝與告別。

二十一日，陳副領事邀遊孟買名勝之愛里耶沙島。晚，別中印友人，登康特羅梭郵船去錫蘭。

二十四日，抵錫蘭科崙坡。首相借鐵拉卡、市長杜拉勝芳均來歡迎，駐錫愛額斯額夫維戒勒拉特曩培雪涉色耳斯勒默之靜室，受愛氏夫婦之供養。晚赴麻里卡坎達最高巴利文學院召集之僧俗歡迎會，來會者萬餘人。

二十五日，佛教大會主席馬拉舍扣喇，以車陪遊，參觀開拉尼亞寺、烏帕利開蘭雅義寺、非的雅蘭開拉僧學院、依什帕塔那寺、阿梭迦拉嗎寺、伐吉拉（金剛）寺。於金剛寺晤納囉達（昔年來華者）之師金剛寺長，寺長以扇杖贈大師。二十六日，赴市長杜拉勝芳之茶會，科崙坡之政要名流咸集。

二十七日，參觀阿難陀學校、吠陀卡女校、摩訶菩提會學校、達磨波羅紀念學校，麻里甘坎達寺之巴利文學院。傍晚，出席全錫蘭佛教徒大會之歡迎會，來會者萬人。次赴華僑歡迎會，首相及市長均來參加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率訪問團訪問錫蘭古代文化中心之阿奴拉達坡拉。希爾達律師陪遊。往米興特爾，瞻禮摩哂陀（阿育王子，初以佛法傳入錫蘭）初來卓錫處。晚，瞻禮印度分來之（二千三百餘年）古菩提樹。訪問團是晚施燈以為供養。

二十九日，希爾達陪往參觀古蹟；伊樹牟尼耶寺之石佛、摩登寺、朗克馬拉塔、美尼沙維耶塔、阿奴瓦維里捺耶塔。午後，赴菩提樹王寺之佛徒歡迎會；復赴市政廳歡迎會。三月一日，大師等返科崙坡，赴比丘大會歡迎會。晚，佛教徒大會主席馬拉舍扣喇，摩訶菩提會拉甲，佛教學校監督金剛智來訪，與大師商中錫佛教聯絡辦法。其談話略為：

『馬：大師一星期要走，我們想辦一永久聯絡的機關！……我們都願意學中國文，中國有人懂得英文，願意來錫蘭教中文，並學巴利文嗎？』

師：最好是出家的僧人來，不過需要供給生活！

金：我們的處所可以住。

師：我回國提議；將來並請一位到中國去教巴利文。……我在貝納勒斯，曾與摩訶菩提會，發起復興印度佛蹟國際委員會；錫蘭佛教徒大會，應代表錫蘭人參加！

馬：我們應共同想辦法。

拉：大師認為中國錫蘭，最好成立怎樣的聯絡團體？

師：這有兩種：一、中錫文化協會，二、世界佛教聯合會。

馬：最好中錫文化協會。 師：文化協會，先要報告中國政府。』

二日，大師率訪問團訪問錫蘭近古文化中心之坎地。參加（錫蘭總督主持）法王學校校舍落成典禮。赴打勒達馬立加華（佛牙寺），瞻禮錫蘭聖物之佛牙。

三日，摩訶菩提會秘書古拉，陪同參訪錫蘭中古文化中心之波羅拿魚瓦。先至阿非奴加爾寺，訪覺音寫定巴利文三藏之遺蹟。次赴鄧不拿石岩寺，參觀石窟。次驅車訪西格利耶石堡。晚，抵波羅拿魚瓦。

四日，卡拉尼牙特財政員，陪往參禮加那維哈耳拉石佛、乳白塔、郎卡鐵拉卡磚殿、側你婉卡磚殿、帕波羅維哈拉等塔。晚，回坎地。

五日，應米塔難陀學校之歡迎。午後，赴馬勒特寺與爾斯拘寺之歡迎會、市政廳歡迎會、佛教徒歡迎會。大師於佛教徒歡迎會，建議緬派與暹派之合一，及每年一度出佛牙以供眾瞻禮。

六日，經赫頓，赴楞伽山，於山頂佛跡處，獻花、祈禱。翌晨，大師為寺僧及保管委員會，略說楞伽大意。晚，返抵科崙坡。

八日，赴佛教婦女會與佛教青年會之聯合歡迎。

九日，拉甲、馬拉拉舍扣喇、阿難陀校長陪遊。經庵把龍古達，受大塔市、市政廳、佛教徒會，金頂寺等多處之歡迎。午後，抵高爾，應市政廳、麻晒陀學校之歡迎。晚抵麻特拉，赴市政廳歡迎會已，宿馬哈滿丁得昆尼外勒寺。

十日。參觀達摩波羅之佛殿，赴羅畝羅學校之歡迎。抵維里加馬，市長等歡迎。赴悉達多學校歡迎會。午後，至庵把龍古達僧王寺參觀。僧王以舍利金塔，託為奉贈蔣總裁。祝中國早得自由。次赴加羅答竦寺歡迎會。次抵盤拉都那市，赴市政廳之歡迎會。至莫拉都市，赴佛教學校歡迎會，參加者且萬人。晚，返科崙坡，受古佛寺提燈歡迎會之歡迎。訪問團在錫蘭之參禮訪問，告一結束。

十一日，譚雲山返印度。從遊印度、錫蘭二月餘，傳譯、聯絡，多得其助。

十四日，馬拉拉舍扣喇陪往參觀阿難陀女校；馬氏為談錫蘭佛教之教育事業情形。

十六日，赴非的雅蘭開拉（智嚴）學校之歡迎會，首相奉贈經書、佛像、衣、鉢。

十七日，納羅達來訪。晚，應華僑之歡迎。

十八日，赴巴利文學院學生會之歡迎會。

二十日，愛陀拉末得尼律師，陪訪法顯洞。大師書「法顯洞」額，交保管會刻石。下午，首相借鐵拉卡來訪。與大師談中錫文化聯絡事。晚，赴金剛寺之歡迎會。

二十一日，赴愛額斯額夫維戒果勒特勒夫婦之茶會，愛夫人獻一精美之銀塔。

二十二日，赴卡羅得拉學校僧寺聯合歡迎會。晚，大師廣播「應破之迷夢與應生之覺悟」。

二十三日，於錫蘭首相等歡送中，登康德華麗輪東行。

二十七日，輪抵星加坡，大師等駐錫龍山寺。遊宴數日。大師以外交部來電，告以暹羅排華，情勢惡化，不宜前往訪問。乃商決中止訪暹，於星洲小事遊化宣傳。四月一日，大師率團員慈航、葦舫等去吉隆坡，宿陳占梅家，晤陳肇琪。

三日，大師率團員，偕惟植、陳肇琪抵檳城，宿觀音寺，於極樂寺晤老友會泉。

七日，返星洲。連日應請演講：於中華佛教會講「在家學佛次第」；中正中學講「菩薩行與新生活運動」；維多利亞紀念堂講「八正道與改善人群生活」；靜芳女學講「佛教與中國女學」。

十一日，以馬六甲歡迎代表來星，大師乃率團員一行，翌日返星洲。

十三日，團員等慈由暹羅來，惟幻則先返香港，訪問團務即於翌日結束，電陳中央國際宣傳委員會。

十九日，大師發「告日本佛教徒書」，勉以自救。

二十一日，檳榔嶼黃領事，以大師演詞涉及王公度事，作不必要之爭論。

二十二日，星洲佛教同人，假龍山寺開歡迎會。訪問團在星，多得信徒黃福美之助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率團員葦舫、等慈，侍者王永良，登輪返國；慈航則留檳榔嶼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等輪抵西貢（訪記）。五月二日，大師等一行，車抵河內。

四日，大師自河內乘歐亞機返昆明，結束五月來之訪問工作，小事休憩。

十八日，雲南省黨部，召集各界代表，舉行茶會，歡迎大師。

二十日，大師應雲南大學之約，出席紀念週，講「出國訪問經過及世界三大文化之調和」，等慈記。

大師在昆期間，籌組（前與方土司談）「滇邊特區佛教會」，由雲南省佛會呈請社會部，俾加強夷民內向，以利抗戰。學僧妙欽、白慧等過昆，謁大師於佛教會，以僧青年之路向及佛教運動為問。大師謂：僧青年深入叢林而施格化，較之別創僧團為便。政教合一，不如分離，而保持僧伽之超然地位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由昆明飛返重慶，歡迎者甚眾。適空襲頻傳，乃趨長生鄉浩屋小住，陳銘樞來訪。

某日，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，中國國民外交協會，中國文化協會，中國佛學會，中印學會等五十餘團體，假中法比瑞同學會，對大師率導之訪問團，作聯合盛大之歡迎。陳銘樞、曾虛白、王芃生、王秉鈞等，盛譽大師訪問團之成功。六月一日，重慶慈雲寺僧侶救護隊（覺通、樂觀主辦）開會歡迎大師，陳銘樞、朱子橋等均來參加。

半月來空襲頻繁。十二日，長安寺佛學社被毀，大師乃回縉雲山。訪問攜回之法物及紀念品，運縉雲山陳列。

十六日，田漢來縉雲山，參觀訪問團之法物，奉詩為贈：『太虛浮海自南洋，帶得如來著武裝。今世更無清淨地，九天飛錫護真光』！

十七日，大師出席漢院紀念週，講「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」，唯賢、演培、達居記。大師訪問南方佛教國之觀感，略見此文。末論「復興中國佛教應實踐今菩薩行」云：『革新中國佛教，要洗除教徒好尚空談的習慣，使理論浸入實驗的民眾化。以現社會的情形和需要來說，今後我國的佛教徒，要從大乘佛教的理論上，向國家民族、世界人類，實際地去體驗修學。這大乘理論的行動，即

所謂新菩薩行。而此菩薩行，要能夠適應今時今地今人的實際需要，故也可名為今菩薩行』。『今菩薩行的實行者，要養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，精博優良的佛學和科學知識，參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。如出家眾可參加文化界、教育界、慈善界等工作；在家眾則政治界、軍事界、實業界、金融界、勞動界、……都去參加，使國家社會民眾都得佛教之益』。『今菩薩行者，集體聯合起來！本著大乘菩薩的菩提心為主因，大慈悲為根本，實踐方便的萬行，發揮救世無畏的精神！……總之，我們想復興中國的佛教，樹立現代的中國佛教，就得實現整興僧寺、服務人群的今菩薩行』！

是夏，漢院第二屆畢業，大師親自主持畢業典禮，講「畢業與休假」，演培與德勇記。七月七日，大師於大公報，發表「精神團結與佛教之調整」，為整理佛教之呼

籲。其希望於社會者：『欲達到邊疆佛徒的真誠內向，內地佛徒的獻身為公，一致精誠團結以成抗建之大業，並引起國際佛徒同情之助，以為共進大同之基點，必須調整國人向來歧視佛教、輕蔑佛教之觀念，使有以徹底改變』。

主張較大城市，至少能保存莊嚴肅淨之一二佛寺；修改教科書詆毀佛教文字；報紙記者與文藝作家，不寫刺傷佛徒心意之文字；修改電影、戲劇、歌曲中之醜詆佛徒部分。其所望於佛教者：『寺庵宜如緬暹唯供教主釋迦牟尼佛，或如錫蘭兼供彌勒菩薩為最善。……經典亦不專以唱誦為事，尤須講習研究，多聞正解，如理實行。……僧團……今後必應停止剃度女尼二十年；並嚴限非高中畢業男子正解正信佛法者，不得剃為僧，以清其源。……對於原有僧尼，嚴密淘汰，不妨以大部分寺庵，改為佛教之救濟所與感化所而收容之，以潔其流』。暑期中，法舫以故離緬雲山，潮音自七期起，由大師審定，付學人編次。

大師於漢院舉辦暑期訓練班三週。約林語堂、王向辰、李了空、何北衡、潘懷素、張純一、陶冶公及漢院諸講師任講席。大師講「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」，演培、妙欽、達居記。其新近進入第四期之改進運動：一、舊（佛教）會之整理，二、大學（以大師主辦之世苑，與摩訶菩提會創議之國際大學，合辦世界佛教大學）之創建，三、新制之改建——「菩薩學處」。大師論菩薩學處云：『要有一個模範道場出現，訓練一班中堅的幹部人才，建立適合今時今地的佛教』。『建立一菩薩學處，位分六級：一、結緣三皈：這是些雖皈依於三寶，對三寶尚無正信和正見的徒眾。二、正信三皈：這都是些知識分子，對佛教已有正當的解了和信仰，由正信而皈依佛教者；年齡學識，約當十九歲以上，及曾受中等教育的程度。三、五戒信眾（五戒上可受短期的八關齋戒，但不另成一階段）。受五戒後，有兩條路線：一條是由五戒後直接發起菩薩心，受菩薩戒，成為在家菩薩。一條是受五戒習八戒後，轉進入出家階段，作沙彌、比丘，受十二年的教育，而成為出家菩薩；這和前說的學僧制有著聯絡的。……四、出家菩薩，自有其集團制度，更有已具德行已具菩薩者，統理菩薩學處。在家菩薩出家菩薩之事業，直稱菩薩行。這是在組織的階位上說』。『從正信三皈到五年出家菩薩的初階，應有幹部人才的訓練，以養成菩薩學處的幹部人材。在家菩薩下至結緣三皈，都可為菩薩學處攝化的大眾。菩薩學處的出家菩薩，要經過十二年戒定慧的修學，或經過在家菩薩二十年而出家。但終身作在家菩薩亦宜，以在實行上，同為六度四攝，即是實行瑜伽戒法』。『六度四攝，是一個綱領。從具體表現上來說，出家的可作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布教等事業。在家的成為有組織的——結緣三皈、正信三皈、乃至五戒居士，在家菩薩，農工商學軍政各部門，都是應該做的工作，領導社會，作利益人群的事業』。『學處內，設立出家菩薩養成所，經過沙彌二年、比丘十年的時間。在學僧的過程中，更設出家菩薩訓練班，使能涉俗利生。另設在家菩薩訓練班。……三皈至五戒間，則有信眾訓練班。在總組織則有佛教會；幹部人才都可作佛教會的發動機』。

大師以信眾及僧眾，為銜接之一貫修學程序，為建僧之晚年定論。自「僧伽制度論」之八十萬，而「僧制今論」二十萬，「建僧大綱」四萬而二萬，今欲縮小而得「一道場」以創行，彌見建僧之不易！

大師於漢院訓練班，續講「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」，心月與演培記。特詳於第三期之判攝，萌芽於民國十二、三年，發展於歐美弘化歸來；訪問歸來，完成其對於佛法判攝之最後定論。其要目為：

甲 教之佛本及三期三系

小行大隱期——大主小從期——大行小隱密主顯從期

巴利文系——漢文系——藏文系

乙 理之實際及三級三宗

五乘共法——三乘共法——大乘法

法性空慧宗——法相唯識宗——法界圓覺宗

丙 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

行之三依三趣，此時始暢朗說之：

『一、依聲聞乘行果趣發大乘心的正法時期：如來出世的本懷，是欲說出自悟自證的實相法門。……到法華會上，才把這本懷說出來：……「汝等所行，是菩薩道」。從這點意義上說：由佛世時乃至正法的千年，是在依修證成的聲聞行果，而向於發起大乘心——即菩薩行果或佛的行果。聲聞行果，乃佛住世時當機廣說。我們看佛經，可以見到很多比丘得證聖果的記載。……佛滅度後，……證得聲聞果者，在教史上亦歷歷可見』。

『二、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：在印度進入第二千年的佛法，正是傳於西藏的密法。中國則是……淨土宗……如密宗在先修成天色身的幻身成化身佛；淨土宗如兜率淨土即天國之一，西方等攝受凡夫淨土亦等於天國。依這天國身、天國土，直趣於所欲獲得的大乘佛果，這是密淨的特點。……所以像法期間，是依天乘行果而趣佛果』。

『三、依人乘行果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……到了這時候，末法方開始。……依聲聞行果，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；依天乘行果，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。不惟不是方便，而反成為障礙了。所以在今日的情形，所向的應在進趣大乘行。而所依的，既非初期的聲聞行果，亦非二期的天乘行果，而確定是在人乘行果，以實行我所說的人生佛教原理』。

是月，中央政府領導者，留意佛教，召見蔣作賓與李子寬，詢以健全組織佛教之方案。中央社會部，提出整理中國佛教會意見書，徵求政府及佛教界之意見。

大師「精誠團結與佛教調整」，呼籲於前；二十日，四川省佛教會通電，號召擁戴大師領導組織中國佛教會於重慶，得湘、滇、陝省佛教會之響應。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之產生，大有呼之欲出之勢。九月二十三日，以定九、法舫來縉雲山，大師召集佛法座談會，對「在近代思想趨勢下，佛教能不能存在」，作集體之研討。

時大師以在錫蘭商及之派教師宣揚大乘，派學僧修學巴利文佛教，請得教育部認可協助，以世界佛學苑名義，派法舫（初擬派惟幻）白慧、達居，於是月底成行。

十月九日（「重九」），大師集山中緇素（陳真如、楊舒武、陶冶公、李子寬、虞愚等）能詩者，同躋縉雲山之獅子峰，作登高詩會；陶冶公編次爲縉雲登高集。

二十日，大師集漢院教職員，開座談會，作關於「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」之研討。

是秋，大師於漢院續講「真現實論」宗體論之現事實性、現性實覺，學僧記，陸續刊諸海潮音。

香港以陳靜濤之勸發，信眾禮請大師爲華南佛學院院長。後以人事關係，未得實現。十一月，十八師幹團分次來縉雲山，大師均略爲開示。

二十五日，滇邊特區佛教會事，得政府核准協助；大師派等慈前往芒市，就地推進。十二月二日（「十一月初四」），淨土宗耆德印老，卒於蘇州靈巖山，年八十。是年冬，中宣部聘大師爲文化運動委員會委員。

一九四一（民國三十年，）五十三歲

一月一日

，大師於漢院慶祝元旦，講「慶祝勝利年的新的慶祝意義」。

六日，緬甸記者團來華，訪大師於縉雲山。大師聯合漢藏教理院、中國佛學會等五團體。於縉雲山開會歡迎。

十日，大師指導發起「太虛大師學生會」，集籌備員法尊等面致訓詞，福善、周觀仁記：『為我的學生，要從四方面去學：

- 一、 修行：這中間，包括聞思修慧，由聽講、研究、靜坐、思惟，以至於根據六度四攝之原則，表現於行為上者都屬之。
- 二、 講學：如法會講經，或學院授課，乃至著書立說，翻譯流通等皆是。
- 三、 用人：一件較大的事，不是那一個人可以成功的，必須和合各種不同才能的人。所以要有團體的組織，並要有領導的人善能用人，最重要的能自知知人。
- 四、 辦事：佛教的事，亦有多方面的，如學院僧寺等，往往與政府社會發生種種關係。若遇疑難的事，要有判斷力；困難的事，要有忍耐力。觀察於法於眾有益的事，務須任勞任怨去處理應付，不可畏縮。如於法於眾無益者，勿為虛榮私利，和人爭持不捨！

『以上四事，各人宜時時對自己反省，對他人觀察，於上四事中，長於那種或短於那種，互採其長以補其短。切不可以己之長而憍人！亦尊重他人長處，勿生嫉忌！對他人之短處，要原諒而不輕視；自己短處，要自勵而不放鬆，可以改正補充。以此種精神為和合同事之準則，則機緣一到，將來許多佛教的大事，當可必成。』
『在我的意境上，向來是以全國乃至世界人類佛教為對象，攝受的人非常廣泛；覺得無論什麼人，都有他的用處的。……如有些學生還了俗，甚或跑到異教中去，只要對我或對佛教的信仰，沒有完全破壞，也可借他將佛教輸送到異教裏去，達到佛教細胞深入社會各階層之最高目標。所以，只要能集中的信仰精神攝持力，不管親疏近遠，在有秩序的系統組織下，以整個世界人類和佛教為對象，方能人盡其才，才盡其用。好將此意，從組織學生會而貫達到我的各個學生』！

當時所說之會員資格，返俗者與入異教者而外，更有「去陝北者」一項。時國共關係日見惡化，乃囑福善刪去。蓋以大師之意境，即夜叉羅刹亦有其用處。學生會組織，大師約學約行而分別為核心、幹部等層次。惟以戰亂影響，進行又復中止。

十一日，大師去渝，推動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事。設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預備處」於南岸獅子山慈雲寺，大師因多駐錫其處。

十三日，佛教之慈善家朱子橋卒於西安。

十五日，大師五二初度，緇素集重慶羅漢寺祝壽。

二十六日（「除夕」），大師於華岩寺度舊年。二月一日，唐大圓卒於湖南之寶慶。

二日，東方文化協會，函舉大師為名譽理事。

十五日，大師為出錢勞軍運動，於中央廣播電臺，作「出錢勞軍與布施」之呼籲。三月，西安康寄遙，商承大師，擬辦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於西安大興善寺。

大師籌備中國佛教會整委會事，一以內政部意在提產（充新縣制經費），不願與社會部相協調；一以屈文六從中反對，致停滯而未能實現。

其間，大師應中華大學陳叔澄校長約，蒞校講「菩薩的政治」，范鴻元記。

四月，大師病兩臂麻木酸痛，於月底回縉雲山靜養。

五月五日，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成立。

六月二十一日，大師作「時論摘評」。「閱竟無居士近刊」，亦是時作。

是月，大師於漢院講「諸法有無自性問題」，演培、妙欽、文慧記。漢院比年多弘宗喀巴之中觀無自性說，大師特以唯識之三性義，成立中國佛學之有自性論。如云：

『從這圓中性去研究，我們可以發現到臺賢禪淨佛教的兩個特點：一、在理趣上，從即有真空，即空妙有的圓中性，闡明一一法莫不是一切法的「法界全體性」，本來圓滿，無欠無餘。……二、在行門上，從統一切法的現前一念心，成為「攝歸自性心」。所以在用功修行時，都從現前一念心為著手處』。七月，大師作「抗戰四年來之佛教」，以紀念七七而勉諸佛徒。是年暑期，三民主義青年團重慶青年夏令營，舉辦於北溫泉。大師以張治中（主任）之徵求，選派漢院學僧參加。是後，年有參預。

八月底，大師應重慶（朝野舉辦）華嚴法會之請，蒞會說法。講「建立人間的永久和平」，福善記。時值溽暑，大師不日回山。

九月，漢院秋季開學，大師以「文武群己事器一致之教育」為訓，心月記。是秋，大師於漢院續講「真現實論」宗體論之「現覺實變」、「四現實輪」。

十一月十日，大師以政府無誠意，中佛整委會成立無期，乃通告將「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」，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預備處」結束。十二月八日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是年冬，貴州高峰山，奉獻大師以辦菩薩學處。大師命止安先往接收籌備。惟以山鄉阻隔，治安不良，人事難集，未能積極實現。「菩薩學處簡章」，即此時擬訂。

是年，大師作「改進藏族經濟政治教育之路線」。

一九四二（民國三十一年）五十四歲

一月二日，王恩洋來縉雲山，大師集眾為座談會，與為「佛教對於將來人類之任務」之商榷。王氏以佛法之任務為人類之眼（正確知見）、眉（德行尊嚴），大師同情其佛徒之高尚超越性，惟嫌其過於消極。

是月，大師作「教旗頌」，為漢院員生講之：

青				
白				
黃				
黑	黃	白	青	紅

『若問佛法何所指？三藏教詮五乘理。有情修學從何始？三皈五戒為基址。出世要依三法印，五分法蘊證清淨。大乘行果更難思，歷三僧祇五位居。性相無量探精要，三性五法為綱要。三諦真俗中善巧，法華五重玄義妙。大方廣佛華嚴經，三觀五教宣圓音。三身五智佛果證，淨密禪宗俱攝盡。願令佛法僧三寶，速遍五洲常祈禱』！

六日，大師抵重慶。大師應重慶佛學社請，講「佛學A B C」於錢業公會。二月一日受皈依。

二月

十五日，大師度「壬午元旦」於華岩寺。是日為國家總動員會 文化界宣傳週之宗教日，大師特電各省縣佛會。其間，大師往歌樂山、山洞，訪晤林主席、居覺生、孔德成等。

三月八日，中國文化協會舉行緬甸日，大師於國際廣播大廈，對緬甸佛徒廣播「海廿三、五——六」。

十七日，中國文化協會舉行印度日，大師於國際電臺廣播「中印之回溯與前瞻」。時大師體健未復，仍事醫藥。適獅子山慈雲寺有佛教中醫慈濟院之發起，而佛慈藥廠主馮明政來渝籌設渝廠，均由大師指導協助成立，為留重慶多日，始返山靜養。

六月八日，大師於縉雲山序「菩提道次第略論」。述大勇往行，以告求學藏文佛教者。

十一日，大師「呈行政院維護寺僧」。動機為：『頃年為藉徵警糧，或藉辦鄉鎮中心小學等，拘逐僧人，佔提寺產，黔湘暨川東各縣，紛懇援救者已百數十起』。

大師擬辦法五項，務使於僧得安，於教得整，於國家民族得益。其辦法云：『一、請令社會內政兩部，督導中國佛教會暨各省市縣佛教會，依照現行佛教會章程，限半年內務組織完善。二、請令內政部，責成中國佛教會暨各省市縣佛教會，限一年內分別將各省市縣寺庵僧尼財產額數，明確登記呈報。三、請令內政部，責成中國

佛教會暨各省市縣佛教會，按照所登記寺僧產額，以寺產十分之二辦僧學，十分之二辦慈善等。限二年內，以所辦成績呈報稽考。四、如各省市縣佛教僧寺，能如期組織登記及辦理僧學公益者——例如國民小學等，三十年度佔奪者概還原狀；三十一年度起，再有侵擾者，依法懲處。五、各省市縣佛教會及僧寺，不能組織登記及辦理僧學公益者，得由各省市縣政府，呈內政部，督導中國佛教會議處之。其後，行政院批准內政部修改之辦法五項，與大師原意全異。潮音編者（福善）不知，誤題為「行政院批准維護佛教整理財產辦法」，引起外間不少誤會（。大師再呈行政院，未得批答。

十八日，大師以『在全國痼疾通病下，當先去私戒懶，纔能趕上人程；從佛教機關團體中，實習為公服勞，方可養成僧格』一聯，為漢院畢業生訓詞，正果記。

七月一日，大師作「抗戰五周年之新意義」，載時事新報七七特刊。

十五日，大師寓北碚，讀馮友蘭「貞元三書」，作「簡評」。謂新理學之理氣並重，低於程朱，更遠不及陸王。

是夏，大師於漢院，講「為支那堪布翻案」，以糾正藏僧及蔽於西藏佛教者對於中國禪宗之歧視，心月記。

馮玉祥寓縉雲山，大師時與晤談，馮氏有「見縉雲山僧眾學習藏文乃有感」：『西藏關係重，藏文宜先通。革命四十載，邊疆成化外。外人得侵凌，國權遭損害。政府應力助，訓練好人才！已派往藏者，生活須善待。邊疆事大振，外人無可奈』！

郭沫若來山訪晤大師，有詩和贈。『內充真體似寒泉，淡淡情懷話舊緣。長憶縉雲山下路，堂堂羅漢石驚天』！

八月，大師以福善可造，而僑矜不馴，不相得於友生，乃命離縉雲山，去重慶編海潮音。九月二十四日（「中秋」），大師於觀月亭待月「詩存續集」。十月十三日，一代藝人律宗耆德弘一卒於泉州。

二十七日，印順寄「印度之佛教」初章來請序，大師因撰「議印度之佛教」，為大師印度佛教史之概觀：『第一期之佛教，應曰「佛陀為本之聲聞解脫」，庶於後行之大乘有其本根。第二期可曰「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」，但應歷佛滅至馬鳴前約五百餘年，內更分小節。第三期應束三四期曰「佛陀傾向之菩薩分流」，此中可分四小節：一、佛陀行果讚仰而揭出眾生淨因之真常唯心論，此於六百年頃，法華、涅槃、般若、華嚴等漸興，及馬鳴諸論代表之。二、對治外小執障而盛揚摩訶般若之性空幻有論，此於七百年頃，龍樹、提婆諸論代表之。三、依據法性空義而補充小大有義之有為唯識論，此於九百年頃，無著、世親諸論代表之。四、空有劇烈爭辯而小大宗見各持之漸傾密行論，此於千餘年頃，清辨、月稱、安慧、護法諸論代表之：則驗之向傳印華佛史無不符合之大乘時代也。第四期可曰「如來為本之佛梵一體」，則承前厭倦苦諍而傾向外內、大小、空有融合持行之趨勢，龍智等密咒盛

行，在佛滅千二百年起，奄奄五、六百年，內更可分小節；則適當我國唐開元前以至宋元時是也。『基佛之淳樸，握持馬鳴、龍樹、無著之一貫大乘，前融采聲聞分流，而後攝擇宗見各持與如來一體；亦即依流傳在中國者，攝持錫蘭傳者及擇取西藏傳者，成一批評而綜合而陶鑄之新體系，庶其為著述印度佛教史之目標歟』！

是年下學期，大師講「法性空慧學概論」於漢藏教理院，心月、融海、妙欽合記。又講四教儀，了參、光宗記其懸論，成「天臺四教儀與中國佛學」。大師學本中國佛學，而近二十年來，佛學院每偏重唯識，而四川又多重中觀及密宗。是年後，大師乃多講中國之佛學。十二月，南華寺虛雲以主持法會之便，來訪大師於縉雲山，大師殷殷以共舉佛教為望。惜虛雲為左右播惑（顯明、張子廉），於淨虛空中橫生枝節。時林主席等發起「護國息災大悲法會道場」四十九日（十二月九日始，明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），戴傳賢為法會會長，迎南華虛雲主持之，法會甚盛。

一九四三（民國三十二年）五十四歲

一月，大師在重慶，於錢業公會講經。

十三日，陪都擴大舉行釋迦世尊成佛紀念大會，由大師及虛雲分別開示，盛況空前。

十四日，大師與馮玉祥、于斌、白崇禧發起中國宗教徒聯誼會，舉行發起人會。

是月，海潮音由福善移往成都大慈寺編發。

二十二日（「臘月十五」），大師應榮昌縑素請，車抵榮昌，駐錫寶城寺（寺主嚴定）。

二十四日（「十九日」），大師應榮昌各界歡迎，就縣廟講「中國文化及佛教於戰後歐洲民族之關係」，永遠記。二月，大師度舊年於寶城寺。十日，回重慶。

大師於羅漢寺，逢星期六及星期日，公開答問。

二十七日，唯識學者歐陽竟無，卒於江津之內學院。大師輓之云：『勝軍論後有斯文，公已追蹤先覺；石埭門中空上座，我尤孤掌增哀』！是月，大師於金劍山（漢院屬寺）創設大雄中學，籌備經年，至此始正式開。大師任董事長，以吳子詒為校長。大師書數語以贈學生：『求學之道，要求學成為一個知識、德行、能力都完備的人。在社會中為一能自力能互助（之）份子；在國族為一能工作能貢獻（之）國民；在世界中為一能承先能啓後（之）世人；推至其極，則如釋迦牟尼佛在宇宙中為一能遍覺能普救之大雄。大雄者，大英雄也；先從社會中在國族中做起』！

大師初擬辦一含有政治意味之學校，因介紹識（連謀有關之）吳子詒，惟幻、葦舫參預其事。後其事未能實現，乃改辦中學。三月二十一日，大師以張道藩以「我們

需要的文藝政策」相詢，乃作「對於文藝政策之管見」。時「欲以恢復宋儒傳統，襲取應用（西洋哲學）為範疇」之新儒家，日見囂張；多師理學餘緒而排斥佛法。大師故斥謂：『設一言固有文化，即隨瞽儒淺見，籠統的以接受韓歐程朱一流為恢復；而不知韓歐膚見無識之偏狹，與程朱陰盜陽憎之欺偽，其狹偽實為中國文化千年來漸陷低弱之主因。則恢復固有文化，反成加三民主義以拘蔽，使不能有所擇取於盛唐雄大宏遠之全個民族文化也』！

大師同時作「中國民間之教化何在」，後且數數論及此。實則新儒家也者，既不與一般民間思想相關，復不為新進思想所取，僅為御用文化耳！

二十二日，大師於重慶獅子山，跋國際大學教授吳曉鈴說「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」。

某日（「癸未仲春」），大師偕定九、李子寬，往遊涪陵普陀山之紹宗寺（詩存續集；詩存外集；海廿四、四「一月佛教」）。五月九日（「立夏後三日」），戴季陶（孝園）為康寂園（寄遙）、楊叔吉洗塵。席間，推大師為紀一詩（海廿四、八「一月佛教」）：『孝悌人之本，寂光佛所歸，一園賓主序，林外日依依』。

二十二日，中國宗教徒聯誼會成立。大師任常務委員（佛、回、天主、基督各一人），以衛立民為總幹事。是會之任務，為「擁護抗戰建國，尊重信仰自由，提高精神修養，勵行社會服務，促進世界和平」五項。

大師留渝期間，廣播「佛教與國民外交」。「佛教之中國民族英雄史」，「閱為性空者辨」，均是時作。

月底，大師回縉雲山。七月二十七日，大師以大雄中學立案事，在重慶。八月一日，林主席卒於渝。後蔣中正繼任。夏季，大師應張治中、康澤之約，赴夏令營講「佛教哲學與青年修養」。

是年夏秋間，大師撰「中國今後之文化」（大公報九月十九日）；「聯合國戰勝後之平和世界」；「人群政制與佛教僧制」（時代精神）。又講「佛教徒應參與中國和世界的新文化建設」，了參記。於文化政治，多所論及。論平和世界，原則為：『世界人類之利益為第一；國家民族之利益為第二；個人家屬之利益為第三』。

時滇緬路中斷，西藏之對國府，日見頑梗。中央有武力解決之意，大師乃作「西藏問題之適當解決」。八月三十日，大師作「再議印度之佛教」，為漢院學生講之（中國佛學）。「印度之佛教」，於真常唯心論——即大師所贊之「法界圓覺宗」，頗有微辭。以大乘之發展，為性空、唯識而後真常唯心論，與大師之先真常而後性空、唯識相反，因再為評議。十月四日，大師「閱入中論記」脫稿。月稱之入中論，法尊於三十年譯出，大師曾為刪潤。是論高揚中論空義而專破唯識；大師不忍唯識之被破，乃明唯識而一一反難之。評入中論為：「功過互見而瑜不掩瑕」。

七日（「重九」），大師與黃懺華、陶冶公、陳耕石，在縉雲山聯句。

十日，國慶，大師於漢院講「各人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」，光宗記。大師謂：求學時，『要警策自己，適應環境，利用環境去充實自己』。作事時，『要透視現實，確定理想，根據理想去改造現實』。

是年下學期，大師於漢院講「中國佛學」，性覺、光宗等記，為大師對於中國佛學——中國獨創之佛學，作一縱貫之敘述，講經一載。大綱為：

- 一 佛學大綱
- 二 中國佛學之特質在禪
 - 一 依教修心禪
 - 二 悟心成佛禪
 - 三 超佛祖師憚
 - 四 越祖分燈禪
 - 五 宋元明清禪
- 三 禪觀行演為臺賢教
- 四 禪臺賢流歸淨土行
 - 一 依教律修禪之淨
 - 二 尊教律別禪之淨
 - 三 透教律融禪之淨
 - 四 奪禪超教律之淨
- 五 中國佛學之重建

時大師又講賢首五教儀，了參記其懸論，名「聽講五教儀拾零」。

是年秋冬，大師所作小品，多以「感」為題，如「雜憶和雜感」；「閱東方雜誌漫感」；「偶閱理想與文化的隨感」；「感愚昧之害他自害」；「談中印佛教之偶感」。十一月，大師應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社會研究室之約，往講「中國之佛教」，天慧記。

大師自復旦轉金劍山，視察大雄中學，及塔坪寺民眾學校。詩云：『金劍創開新氣象，塔坪還保古風規。一般淨化人間世，縉嶺雲深是總持』。

大師於大雄中學，以「勤儉誠公」為校訓，略為開示，塵空記。

大師抵渝。時以內政部頒布八月間修正之「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」，『既由縣市政府主組委員會征收興辦；又於各僧寺每年收益在五萬元以上者，即須征收百分之五十（以今之物價論，則五萬元纔為數五人最低生活費耳）；復全由縣市主組委員會征收，不惟非自行興辦，且殆無過問之權』：致各地佛教陷於紛亂。大師乃召集中國佛學會理監事聯席會議，發出虞電，呼籲反對：『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，宜仍居監督指導地位，責令各省佛教會，聯合恢復中國佛教會，并健全市縣佛教會，自組「佛教自組興辦公益委員會」，集辦應辦公益，以符教產辦教務之旨。要之，如認佛教為中華民國不可容存而欲毀滅之者，應明白宣布其理由。如認佛教

爲約法憲章所容許自由信仰宗教之一，佛教徒亦爲中華民國國民，……則於類似天主教等教產之僅存佛教教產，固應同享法律之保護』。

乃內政部主管司科，不允取消，竟謂此由參考大師前年「呈行政院文」意而訂。大師乃迫得於翌年一月二日，致書蔣主席，作悲憤之陳辭，略謂：『與太虛前呈行政院之文意，適成北轍南轅之苗馳：一係健全僧寺整興佛教，一係掠奪寺產毀滅佛教，誠有霄壤天淵之別』。『本年內政部所修訂辦法，則由縣市政府鄉鎮保甲爲刀俎而寺僧爲魚肉，可立致全國佛教於摧殘者也。而整興僧寺發揚佛教，以利益國家民族及世界人類，爲太虛第一生命。太虛對於中國文化，世界學術之貢獻非淺，而抗戰在國民一分子之佛教徒立場上，……對於抗建之努力，亦不爲少。乃未蒙中樞之佛教主管司科，及一分省縣中鄉保當局之諒察，時有摧奪僧寺，危亡佛教，以斬絕（太虛）第一生命之舉動，則太虛固無負於國人，而國人實有負於太虛也』！

『如荷矜察，而令由主管官署貫徹施行，則太虛自當在佛教徒立場上，倍加努力以贊襄復興中國民族之盛業。不然，則決不能坐視寺僧摧剝、佛教危亡，而再靦顏苟活於斯世也』！書上，得停止實行。十二月一日，大師應西南緇素之請，飛抵桂林，道安、李濟琛（任潮）等來迎A駐錫月芽山。

三日，李濟琛假佛教會設席歡迎，黃旭初、蘇希洵等均來會。

四日，大師於廣西省佛教會，公開講演「中國之佛教」（與復旦所講者同）。連日暢遊名勝，均紀以詩。

六日，大師偕湖南歡迎代表聞又、越培元，專車抵衡陽。老友空也，學生茗山等來迎，駐錫花藥山。

八日，大師應衡陽佛教居士林請，就社會服務處，講「佛教與中國文化及世界和平」。大師偕空也、越培元等，經培元寺抵南嶽。十四日（「十八日」），衡山佛教會及南嶽各界，於祝聖寺開會歡迎。大師講「佛法大意」，澄源記。

大師暢遊南嶽名勝，所至均紀以詩。且於水簾洞工校，講「工業文明之佛教」；石頭塔商校，講「緣起性空義」等。

大師與趙市長等返衡陽。翌日，大師被公舉爲花藥山住持，大師以茗山任監院；茗山「痛哭老人」）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抵耒陽，駐錫金錢山寺。二十三（或作四）日，應耒陽民教館請。於民眾劇場講「佛教與人生」，明真記。大師留耒期間，指導省佛會，集黨政軍代表，決議組織「湖南僧侶救護隊」。

二十七日，衡陽杜局長來花藥山，禮請大師赴粵漢路大禮堂說法。大師講「佛法原理與做人」，聞又、澄源合記。

三十日，大師抵歧山仁瑞寺（海廿五、三「大師弘化行蹤」）。

是年，圓澗春在無錫、南京，秋去天津、北平、保定，於淪陷區大轉法輪，受朝野尊敬（葉性禮「圓澗老法師事略」）。漢藏教理院，建大講堂及圖書館，法尊辛勤獨至（漢藏教理院重建大講堂功德碑）。

呂碧城卒於香港。遺囑以在美所有遺產，在太虛大師指導下，用於譯經事業（陳靜濤為編者說）。

一九四四「民國三十三年」，五十六歲

一月三日，大師任歧山寺住持。

九日，大師於衡陽社會服務處，開講心經。

大師還抵桂林。十七日，於佛教會開講「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」，一週而畢。

二十五日（「甲申元旦」），大師以詩「書感」：『五夜陣風獅子吼，四鄰鞭爆海潮音。大聲沸湧新年瑞，交織人天祝瑞心』！

「獅子吼」，巨贊前年創辦之刊物也。巨贊和之：『入佛常懷援引德，榕城今又值雷音。魔強法弱澆風急，整頓僧規仰勝心』！『獨秀峰孤灑水澗，山門何幸滿清音！獅弦豈入時人調，大地沈沈春有心』。

巨贊初欲從大師為弟子，大師介紹令從老友玉皇出家；「援引德」者即此。大師還重慶。去湘桂前，大師號召各省佛教代表，來集陪都，除呼籲取銷「寺廟興辦公益慈善事業實施辦法」，且呼籲組成中國佛教會。

迨西南歸來，中佛會之組立，迄未實現。則以政府中內政部意在提產；而部分信佛者，如戴季陶、屈文六之流，復多方阻撓其間。外摧內腐，致不易成功。二月十三日，大師為王普照序「舍利佛塔秘行鈔」於渝。三月十五日，大師訪教育部長陳立夫，商漢院員生緩役事，得其允可。大師訪軍政部長，以全國僧侶免役以事救護工作為請。

是日，大師作「轉移風氣運動的原則」，主：『一、以今融古成民族文化思潮；二、以中融外成國際文化思潮；三、以義融利成道德文化思潮；四、以雅融俗成進步文化思潮』。

大師應中央文化委員會約，講「佛學與文化」，程心勉記。大師回縉雲山。四月，海潮音移衡陽花藥寺編發。當大師抵衡時，以孫爾昌、越培元之請求與贊助，乃移衡。五月十四日，顧一樵次長陪印度大學校長羅達克利西那，來訪大師於縉雲山。大師集合全院歡迎，贈之以詩：『自昔佛曾華貫注，乃今儒與梵交流。人間共感相爭苦，永締和平祝此遊』！六月（「甲申五月」），司法行政部彭養光、陳觀聖等，迎大師至部，講「佛法之內容及佛學理論之研究」。大師偕彭養光，於高根岩觀瀑。

十二日，行政院指令軍政部，准免漢僧服常備兵役。此由清定（黃埔軍校生，新從澄一出家）及吳致誠，以四川省佛教會及重慶市佛教會名義請求而成。大師於三月中，疊訪軍政部，後感免役為難，乃作「叢林、學院免役，小廟服役」之呈請。大師呈上（中間擱置而取回），適清定等要求成功。緣斯引起川僧一時之誤會。七月

十五日，大師復美國紐約宗教聯合會姜摩西書。

時衡陽陷敵，福善奉海潮音移貴陽黔明寺編發。八月八日，大雨新涼。大師以陳銘樞、黃懺華、潘懷素、張劍峰等來山，召開座談會，以「佛法能否改善現實社會」為題。陳銘樞仍不改內院——比丘行必頭陀，住必蘭若——之僻論。

九日，大師患輕中風。緇素聞者，咸為大師體健關心。在山養疴數月，始告康復。屈文六來山探病，時症已大減。屈語大師以『萬緣放下』。大師笑謂：『吾幾曾提起』！蓋大師不以體健為慮，惟以未能組整佛教為憾。九月，國立燉煌藝術研究所，函聘大師為設計委員。

是秋，大師病前編集「人生佛教」目次，囑妙欽集理為學僧講之。其「代序及「人生佛教之層次」，則秋季開學，大師勉於病中講出。

時以楊嘉駱之引發，塵空奉大師命，檢讀大師著述，初有編纂全書之議。初冬，蔣主席來遊縉雲山，經國、緯國從行，與大師晤談。

大師去重慶，駐錫「太寓」（是夏新建）。

獨山淪陷，海潮音乃移來重慶太寓編發。年來轉輾移徙，備歷艱困，福善終得稱其所職！福善雖不如大師內有悟入，而風度頗類大師青年時代，大師亦以是器之。

一九四五「民國三十四年）五十七歲

一月二十日，國際宗教聯合研究會成立，大師蒞會演說。

大師應國民外交協會請，致電羅斯福。二月十三日（「乙酉元旦」），大師試筆：『戰火延燒十五年，人間阿鼻苦熬煎。木雞喔喔一聲叫，已到昇平慶祝前』。是春，西安（大興善寺）巴利三藏院成立開學，大師任院長。五月二十二日，大師出席宗教徒聯誼會二週年紀念。作「中國宗教徒聯誼會贊詞」。

二十九日，大師初回縉雲山，集漢院教職員，開談話會，指導分西藏佛學、印度佛學、中國佛學、現代佛學四組，各別研究而期協調溝通。六月二十四日，盧作孚與何北衡，陪英美大使來縉雲山參觀，與大師晤談。七月四日，大師以德國投降，乃作「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」，勸其慨然無條件投降。由福善代為廣播。

五日，大師發自傳舊稿，刪補重抄。

時邵力子、沈鈞儒等，發起創辦「文化研究院」，敦請大師為名譽董事（。八月十日，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，中國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。

大師作「告世界佛教徒」，俾有所貢獻於永久和平。略謂：『亞東南各民族，尤

當以佛教加強其聯合。以聯合的力量來共同努力發揚佛教，以對世界永久和平作非常有力的貢獻』！ 『中日佛教徒，尤應密切聯合。一方面肅清魔鬼們遺留的毒素；一方面發揚最徹底自由平等博愛民主精神的大乘佛教文化，努力於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』！

時經法舫與錫蘭摩訶菩提會會長金剛智洽定，由大師以世苑苑長名義，與之交換教授一人，互派學生一人。

九月，大師推法尊任漢藏教理院院長，俾專職守。十四日，大師離八年來常住之縉雲山。

十五日，大師於北溫泉，舉行佛教文物展覽會。其後又在重慶、漢口展覽，保存於武昌世苑圖書館。

十八日，大師抵重慶，駐錫太寓。

是月，大師抵重慶中國佛學會，講「原子能與神通」，程心勉記。

時收復區縉素，紛紛函電向大師致敬，並乞領導。蘇聯與美國之擴展政策，日趨強化，大師乃作「因果昭然縱惡者可以止矣」。其中有云：『乃今國際間，猶有恃勢橫行，肆力侵掠。得意忘形中，不知不覺中，步上希特勒之後塵者，抑何迷倒之甚耶？其速警覺，回心向善』！十二月一日，漢藏教理譯場正式成立。初，法尊迎喇嘛東本格西來川。得劉文輝、格桑澤仁、牛次封贊助，成立譯場於縉雲山之石華寺。大師任場主，東本任譯主。由法尊初譯大毘婆沙論（二百卷）為藏文。然大師初意，乃主先譯大智度論者。

二日，大師應英人蒲樂道請；為序所著「今日之中國佛教」。

十七日，內政與社會部訓令，「依法組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」。委員為：太虛、章嘉、虛雲、圓瑛、昌圓、全朗、李子寬、屈文六、黃慶瀾。並指定太虛、章嘉、李子寬為常務。大師因作「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之誕生」。

是月，大師命葦舫赴武漢，設法恢復世苑圖書館。時福善離職赴京滬，海潮音二十七卷，乃移漢口，由葦舫編。

是年冬，大剛卒於拉薩。

比年，袁煥仙以禪風聳動川西，集其語為維摩精舍叢書。或以貽大師，大師略評數語，有「擲付侍者」，「兩樣畜生」，「一般假名」，「一場敗闕」諸語。蓋惡其狂囂，輕而勿與。致引起其徒輩林梅坡、寒涵等之老羞成怒，跳跟狂呼！

一九四六（民國三十五年）五十八歲

一月一日，大師受國府勝利勳章。

是日，掃蕩報改和平日報，大師贈以詩：『十年掃蕩妖氛盡，一旦和平慶到來！猶有和平暗礁在，迅行掃蕩勿遲回』！

蓋時國共傾向和談，而前途未可樂觀。

十日，國民政府，承美國意旨，與共產黨及民主同盟等代表，開始政治協商會議。時政治趨勢，中國必需一番改革。大師深覺僧伽應配合政治之革命運動，有組黨之意。而智識青年僧伽，大師尤望其與革命行動相配合，乃作「知識青年僧的出路」：

『中國的國家社會，深深地陷在貪官惡吏、土豪劣紳的操縱中。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施設，勢將成爲貪惡土劣的假民權民生政治。且無論何黨何派起而當政，亦必仍爲貪惡土劣的政治。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爲朝野各政黨，雖都有相當好的政策，和少數正潔的人才，但是從鄉村以至都市，充滿著土劣貪惡。任何實際的政治，非通過了貪惡土劣不能施行；及至通過了貪惡土劣，任何的主義政策，在實施中，都成了操縱於土劣貪惡的假政治』。『所以若要中國能夠好起來，無論如何，要由無黨無派各黨各派的公正的知識分子、產業分子，聯合教導資助著貧苦勞動工農。共同意識著警覺著土劣貪惡的毒害，自身困死餓死也不肯變爲土劣貪惡。並專以土劣貪惡爲革命的對象，堅毅強勁地、巧妙婉委地，漸漸根治盡絕附於國民背上的土劣貪惡癰疽。然後當政的民權民生主義的政治，才能實際施行，才能走上現代國家社會的大路』。『由此，知識青年僧，不用對腐惡的寺僧和國人，歎羨或驚怖！須知這都是在貪惡土劣操縱下使然。只要認清了土劣貪惡的革命對象，加入公正的知識分子、產業分子、和貧苦勞農聯合陣線，勇猛前進，則以無家室之私的青年知識僧，無疑在公正知識中，可爲最公正最強毅的知識分子。待土劣貪惡一經肅清，現代佛教也隨著現代國家社會而湧現』！

按：大師僧伽從事政治運動之動議，當昔共產黨、青年黨、民社黨發表聲明，獲得國民政府承認之際。胡子笏五臺來信，亦以此爲言。大師約少數人集議於重慶，惟信眾中，如李子寬、陶冶公等，多屬國民黨，自不欲退出而別樹一幟（此非二十八年，即三十年春夏事）。勝利後，大師離渝頃，曾宴各黨派有關人物。談次，大師論及佛教需有一政治性組織，以代表佛教立場，維護佛教利益。來會者，均不甚深識其意，而以今有中國佛教會，此後當無問題答之。

比年來，政黨漸見活動，大師之友生，亦遍及各黨派及無黨派者（佛教不要組政黨）。國民黨人而外，如張君勱、曾琦、邵力子、李濟琛、馮玉祥、陳銘樞等，均多聯絡。且與中蘇文化協會張西曼，數商結伴訪蘇聯佛學界。蓋大師本大乘泛應精神，惟期佛法得以遍入各方，祛滯釋蔽，於融和進步中，日進世界於大同爲鵠。

十三日，以蔣主席令吳文官長（鼎昌）致函垂詢，大師乃復吳文官長書。

是月，大師命又信奉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及中國佛學會文件回京。二月二日（「丙戌元旦」），時協商會議宣告成功，大師乃「試筆」以誌慶：『初日披呈春節瑞，宿雲斂作夏時霖。世經喪亂人思痛，國慶昇平民定心。和氣致祥成協議，安生樂業戒相侵！怨魔盡化慈悲佛，仁壽同登任運駸』！三月七日（「二月初四日」），圓瑛於上海圓明講堂患中風。歷二月餘始康復。

二十日，大師由重慶飛漢口，駐錫佛教正信會。受武漢縑素盛大之歡迎，於漢口正信會講維摩詰經。時世苑圖書館，日兵去而國軍又來；院舍圯落。眾以不忍大師傷心，阻之未過江一行。

大師所派錫蘭留學僧光宗、了參成行。

二十八日，大師附江安輪抵南京，駐錫毘盧寺——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。

三十日，大師假毘盧寺招待記者，報告整理佛教計劃。『一、政府應本宗教平等、信仰自由之原則，切實保護僧寺及公產。二、著手計劃僧尼普受教育，及興辦農場等。三、辦理服務社會及創辦公共慈善事業。四、佛教會將登記僧寺信徒，使成爲有系統組織。五、佛教徒有政治興趣者，可參加政治（並舉國外教黨情形爲例）。六、佛教徒應全力宣揚教義，化導人心，改進社會，促進和平』。

是日，南京各界，於毘盧寺舉行盛大歡迎會。大師講「勝利歸來話佛教」，塵空記。五月六日，大師由京抵滬，駐錫靜安寺（監院密迦）。是日，上海佛教界，假靜安寺歡迎。

七日，於靜安寺接見記者。論及政治，擔心於國共局部衝突之嚴重，不滿於政府收復區之措施。

上海淪陷期間，有（盛普慧施資）「普慧大藏經」之編纂。其時，工作陷於停滯。大師爲改名「民國重修大藏經」而序之。後「七月九日」爲作「中華民國大藏經編纂綱領」。大師應上海佛教界請，講「佛說彌勒大成佛經」於玉佛寺，松月記其懸論。

時福善任玉佛寺監院，大師因多駐錫玉佛寺直指軒。

留滬期間，大師訪老友圓滄於圓明講堂，探問其病。六月三日，大師攜福善至杭州，駐錫靈隱寺（寺主弘妙），晤老友玉皇（覺群一）。「宿聽濤軒」詩云：『一換西潮劫後痕，十年重宿聽濤軒。小康民族大同世，次第冷然入夢魂』。

四日，（「端午」），大師泛舟西湖。

九日，杭州佛教界，假靈隱寺歡迎。大師略示「佛法要義」，程淨保記。留杭半月，

返滬。七月八日，中國佛教整委會舉辦之僧材訓練班，於鎮江焦山開學，芝峰主持其事。

十日，錫蘭來華傳教及留學之索麻、開明德、潘那西哈三比丘抵上海。滯留不進，於上海安居。

十五日，大師於上海籌辦之覺群週報創刊。大師為社長，以福善主編務。大師成立覺群社，本意為佛教之政治組織。惟以僧伽參政，多滋異議，乃創「問政不干治」之說；『問政而不干治——覺群社』。『在家出家少壯佛徒，聒余創導組織者，不下十餘人。問詢長老緇素，則緘默持重，大多不以為可。余亦遲遲不決』。『然超政，遇政府與社會摧教，易遭破滅；從政，亦易隨政府而倒；二者利弊各關。況今中國，無論在政府社會，尚無在家佛徒集團，足以擁護佛教，則僧伽處此，殊堪考慮！今以多人對此問題的研討，余遂不得不加以深思熟慮，而於孫中山先生所說政權治權，得一解決，曰：「問政而不干治」。『孫先生謂：政是眾人之事，治是管理，政治是眾人之事之管理。又政權是人民有權，議定政法；治權是政府有能，治理國民。僧伽不得不是眾人之事中的眾人，所以於眾人中的本人或同人的事，不得不問。要想問問眾人之事，講講其所感之禍害痛苦，所求之福利安樂，不得不參加社會的地方的國家的合法集議眾人之事的會所。所以對於有關之民眾社團，及鄉區自治會議，縣參議會，省參議會，國民代表大會，均應參加一分子，為本人同人全民眾人議論除苦得樂之辦法。但所參預的，以此各種議事場所為止，亦即人民政權機關為止；而執行五權治權的中央和地方機關，概不干求參預。換言之，只參加選舉被選為議員，決不干求作官，運動作官將——文官武將等』。『中國現階段的中國僧伽，對於今所提出的「議政而不干治」，願皆透澈了解，切實踐行』！

此惟限以僧伽。以中國僧伽量之少，質之低，於政治素鮮注意，其難以有為，蓋在意中。其後，覺群週報，仍等於一般通俗之佛學刊物，知議政亦不易！

時李子寬，承大師意，創立佛教文化社於首都，大師任董事長。以流通佛典，尤以流通大師作品，編印「太虛大師全書」為宗旨。

二十八日，上海虹口西竺寺，創立中國佛教醫院，大師任董事長。八月六日，大師抵鎮江，去焦山。八日，大師主持僧材訓練班結業典禮，以「存在、僧、僧羯磨」為訓。塵空記。

十一日，鎮江佛教界，假金山寺歡迎。大師講「人生的佛教」，茗山與覺先記。

時世苑圖書館駐軍離去，得正信會協助，葦舫為之修葺。下學期招研究生數人。

二十五日，上海市佛教青年會開成立會，大師出席指導。九月一日，大師致函慈航。先是，焦山東初為福善所動，發表改革僧裝之議。焦山僧伽訓練班結業頃，大師特製一新僧裝，寄贈芝峰。慈航贊同黃色袈裟，因致函大師責難，有退出「新僧」之憤語；大師乃痛責之。

二十一日，大師以「關於寺廟問題」，致函申報。時上海市政府（張曉崧主謀），欲強佔寺院以作機關學校，引起僧眾請願。

是月，大師發表「集團的惡止善行」，作道德重建之呼籲。

十月，大師抵南京，駐錫（普照寺）中國佛學會，講出生菩提心經。

十七日，大師於南京臥佛寺新創之大雄中學，不慎失火；主事務者竟不知所往。善後事宜，大師之精神物質，均大受損失！十一月十六日，中國佛學會召開代表大會。

二十五日，大師作「由經濟理論說到僧寺經濟建設」。

是年冬，佛教文化社發行「太虛大師全書」預約；大師約北平楊星森來編校推行。

初以中國宗教聯誼會于斌之推薦，經蔣主席同意，圈定大師為國民大會代表。以陳立夫力持異議，致其事中變。時京滬報章，多傳大師組黨及出席國大之說；鑒於政府歧視擁有廣大信徒之佛教，大師殊深悒悒！蔣主席與大師之友誼，久為近侍集團所礙，日以疏遠。二十餘年來，佛教為拘於理學窠臼之中國本位文化者，憑藉美國路線之基督福音者所扼抑，處境日艱。大師於國民政府領導者，於執政之初，未能高瞻遠矚，求中日之協和，謀以東方文化，復興全亞民族，招來東方文化、亞洲民族之大苦難，每不勝其感慨！十二月七日，大師於首都監獄說法：「佛是我們的善友」，隆信記。

九日，大師返滬。

二十五日，應寧屬緇素邀請，至寧波，駐錫觀宗寺。

三十日，「臘八」，寧屬六邑佛教會，於觀宗寺開會歡迎。大師講「世出世間善法 唵陀南頌」，無言（芝峰）記。頌曰：『緣起無實，相續互關，如理行事，濟眾勤勇』。

大師移錫延慶寺，大醒、亦幻、芝峰，隨侍左右。

一九四七（民國三十六年）五十九歲

一月三日，大師偕芝峰等去溪口，回一別十年之雪竇寺。留三宿，不勝廢興之感。「重歸雪竇」詩云：『妙高欣已舊觀復，飛雪依然寒色侵。寺破亭空古碑在，十年陳夢劫灰尋』！

時雪竇寺住持職，大師已於夏季交與大醒。

大師去天童、育王訪舊。與芝峰度舊年於阿育王寺。閒讀史達林傳，於共產黨員應具之體力、智力、意志力，予以同情之感云：『看完這一段話，真同看到瑜伽師地論察驗菩薩種姓應具的六度善根一樣，令人肅然起敬地，感覺著如遇到了菩薩；但缺少一些慈悲仁愛』！二月二日（「丁酉元旦」），大師於延慶寺開講「菩薩學處」，凡三日，為大師最後說法。無言記，成「菩薩學處講錄」。

大師新春試筆，作「中國應努力世界文化」。

六日，大師至慈谿普濟寺。

大師留甬期間，禮煢老，解常佩玉玦，親為煢老懸於胸前，有訣別之兆。又作詩「奉煢老」，為大師最後詩篇：『吃虧自己便宜人，矍鑠精神七四身。勤樸一生禪誦力，脫然蕭灑出凡塵』！

錫蘭僧索麻等，不守信約，藉口滬地天寒，去香港過冬。一月六日，即離華返錫。徒耗香港、上海、西安等信施，且有不利中國佛教之傳說。大師因擬「致摩訶菩提會書」，囑葦舫以世苑秘書名義，由法舫轉交。原書云：『法舫來函，亦忘了原約（以彼等為來華傳教者），措此錯誤言詞。今可以世界佛學苑秘書葦舫名義，正復一函與哥倫布摩訶菩提會。』一、原訂約雙方，為「哥倫布摩訶菩提會」與「西安世界佛學苑巴利三藏院」。雙方交換各二僧，華赴錫二僧，以學巴利佛教為主，兼傳華文佛教；錫來華二僧，以學華文佛教為主，兼傳巴利佛教。各期五年。二、雙方未達目的地前，及離目的地後，來回一切費用，皆由自備，到後，由訂約雙方，互供膳宿，并供每月三十羅比備用。三、事前曾警告，應由加飛重慶轉飛西安，不可走海道。乃回信：經海道所增困難，及一僧之費用，概由自任，故只可聽之。四、索麻等抵滬，為備供膳宿處一星期，便即赴陝（上海並無世界佛學苑機構）。後以索麻等要求在上海安居三月，另籌備宿處及食費，約耗萬餘羅比（由上海佛教團體及信徒籌付）。然索麻等只熱心傳巴利佛教，對於學習華文佛教，無表示求學。五、當安居初，西安已派善歸比丘來接待。至安居將終，索麻等決表示返港過冬，善歸始返西安。為修住處及種種籌備歡迎，與專員往返，結果不去；不惟大失人望，且空耗經費不貲矣！六、決返香港，係出索麻等自意。然苑長仍囑香港信徒予以資助，並約春暖再至西安。後因索麻又怕西安寒冷，及疑地方不安等，重慶、峨眉、漢口，及寧波之延慶寺、雪竇山等，亦均表示可歡迎前去。乃索麻等突然來信，於一月六日，乘船經新加坡而返錫矣。今詳告索麻比丘來華離華之經過于貴會者，非欲責以他事，但欲貴會明了種種違約行動，全出索麻等三比丘，而敝苑之西安巴利院，不

僅忠實履約，且曾為種種額外之招待也』。

大師組黨未成，梵波（塵空）作「關於佛徒組黨問題」，謂大師「立於超然地位，從未向任何人作任何活動之表示」。「他本人卻無任何活動和領袖的企圖」，殊與大師態度不合。大師作「佛教不要組政黨」，對大師政治活動之態度，表示最為明確。大師以為：『極力表揚我的清高，與我捨身為佛教、為大眾的態度，卻不盡相同』。大師之意境，使佛教有組黨必要，且需其出而領導者，則自當捨身捨心以圖之。今雖無組黨可能，因緣未具，仍望以覺群社為其聯絡。

時大師有論時事小品數則，如「呼籲美蘇英倡導和平」，「國內和平的前途瞻望與中間調解」，「救西洋之亂即救世界之亂」。

十七日，大師得福善病訊，於寒雪中自甬來滬，駐錫玉佛寺直指軒。福善於二十日不治去世，大師深慟之，作「慟福善」。不獨惜其人，且為上海佛教之開展惜也。三月五日，大師於上海玉佛寺，召開中國佛教整委會第七次常務會議。時整理大致就緒，議決於五月二十七日起，開全國會員代表大會七日。

十二日，大師為玉佛寺退居震華封龕，書「封龕法語」，為大師最後遺墨。略謂：
『為震華法師封龕 太虛老人 』諸法剎那生，諸法剎那滅，剎那生滅中，無生亦無滅。……卅六年三月十二日在玉佛寺般若丈室』。

大師說法且竟，忽中風舊疾復發。京滬杭甬間弟子，聞訊來集，多方醫護。而大師殆以化緣周畢，竟以十七日下午一時一刻，於玉佛寺直指軒安詳捨報。時玉佛寺主葦一；出家弟子大醒、亦幻、塵空、燈霞、月耀、松月、演培；在家弟子李子寬、謝健、沈仲鈞、衛立民、楊樹梅、過聖嚴、胡聖輪；侍者楊承多等侍側，助念彌勒聖號，祝上生兜率，再來人間。

十九日為大師行封龕禮，老友善因親來主持。參加典禮者，寺院及佛教團體外，到當地黨政機關代表，及馬占山、湯鑄新、黃金榮等，凡三千餘人。中宣部攝影場，及中外日報記者，競為攝影報道，。

治喪期間，重慶法尊，武昌葦舫，西安超一，開封淨嚴，杭州會覺、巨贊、宏妙（大師徒孫）、印順、妙欽、續明，南京曇鉢，鎮江雪煩、茗山，常州明智等，均先後來集。弟子集議對於大師志業之推進。議決：重慶世苑漢藏教理院，由法尊主持；武昌世苑圖書館，由葦舫主持；海潮音由塵空主編；大師色身舍利塔，建於奉化雪竇山，各地得分請舍利建紀念塔；大師法身舍利，由印順負責編纂；大師遺物，概移存武昌紀念。時政要、名流、海內外佛教縑素，電唁哀輓，備極哀榮！四月八日，舉行大師荼毘典禮。自玉佛寺趨海潮寺（寺主心緣），參加恭送荼毘行列者，長達里餘。是日，仍由善因主持說法舉火。

十日晨，法尊等於海潮寺拾取靈骨，得舍利三百餘顆，紫色、白色、水晶色均有。而心臟不壞，滿綴舍利，足徵大師願力之宏。

十四日，大醒、亦幻、淨嚴、塵空等，恭奉大師舍利靈骨至雪竇。翌晨，抵寧波，縉素集迎致祭。專車入雪竇山，安供法堂。五月二十日，印順、續明、楊星森等，開始於雪竇寺圓覺軒，編纂「太虛大師全書」。其緣起及編目云：『佛法為東方文化重鎮，影響我國文化特深，此固盡人皆知之；然能闡微抉祕，暢佛本懷以適應現代人生需求者，惟於太虛大師見之！大師本弘教淑世之悲願，以革新僧制，淨化人生，鼓鑄世界性之文化為鵠。故其論學也，佛法則大小乘性相顯密，融貫抉擇，導歸於即人成佛之行。世學則舉古今中外之說，或予或奪而指正以中道。其論事也，於教制則首重建僧；於世諦則主正義、道和平；憂時護國，論列尤多。大師之文，或汪洋恣肆，或體系精嚴；乃至詩詠題序，無不雋逸超脫，妙語天然！然此悉由大師之深得佛法，稱性而談，未嘗有意為文，有意講說，蓋不欲以學者自居也。文字般若，未可以世論視之！平日所有撰說，或單行流通，或見諸報章雜誌，時日不居，深恐散佚。為佛法計，為中國文化計，全書之編纂自不容緩。同人等擬編印全書，奉此以為大師壽。舉凡部別宏綱，編纂凡例，悉遵大師指示以為則。且將編印矣，不圖世相無常，大師竟忽遽示寂也！昔雙林息化，賴王舍結集，乃得色相雖邈而法身常在。則是本書之編纂流通，彌足顯大師永壽之徵矣！全書都七百萬言，勒為四藏二十編，次第印行。若此勝舉，吾文化先進，佛教耆德，當必將樂予指導以贊助其成矣！

法藏——一、佛法總學； 二、五乘共學； 三、三乘共學； 四、大乘通學；

五、法性空。慧學——六、法相唯識學； 七、法界圓覺學。

制藏——八、律釋； 九、制議； 一〇、學行。

論藏——一一、宗依論； 一二、宗體論； 一三、宗用論； 一四、支論。

雜藏——一五、時論； 一六、書評； 一七、酬對； 一八、演講； 一九、文叢；

二〇、詩存』

二十五日（「四月六日」），中國佛教會整理委員會，中國佛學會，暨南京市佛教會，假毘盧寺，舉行全國性之追悼會。到國府委員章嘉、國府各部會代表，及全國各省市代表等千餘人。會場滿懸哀輓詩聯，有蔣主席「潮音永亮」等五千餘件。其餘各地追悼會，遍於全國，以重慶漢藏教理院，漢口佛教正信會，最極隆重。國際若印度新德里召開之泛亞洲會議，臨時舉行追悼會；摩訶菩提會建「太虛圖書室」為紀念等，並見大師德化之溥！

二十六日，首都毘盧寺，舉行「中國佛教會勝利後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」。中國佛教會務，經大師一年來領導，得以正式成立。方期整建不遠，其如政局復陷動亂，功敗垂成，緬懷大師，孰不愴慟！六月六日，政府頒褒揚大師令：『國民政府令 三十六年六月六日 『釋太虛，精研哲理，志行清超！生平周歷國內外，闡揚教義，願力頗宏！抗戰期間，組織僧眾救護隊，隨軍服務；護國之忱，尤堪嘉尚！茲聞逝世，良深軫惜！應予明令褒揚以彰忠哲。此令』！